

文 學 叢 刊

金 鑾 子

李 廣 田

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



子 鑾 金

田 廣 李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定價四元三角

金子

李廣田著

發行

吳文林

發行

文化生活出版社

上海重慶路
漢口交通路
一二四號
八一五號

印刷

文化生活出版社

巴金主編

文學叢刊

第八集

共十卷

金蠶子	小人小事	山谷	嬰	春草	清明時節	伍子胥	古屋
李廣田	巴金	劉北汜	梅林	靳以	張天翼	馮至	王西彥
短篇	短篇	短篇	短篇	中篇	中篇	中篇	長篇
詩四十首	行吟的歌	大馬戲團	南德的暮秋	心字	落帆集	切夢刀	星雨集
杜運燮	方敬	師陀	蕭乾	盧劍波	唐弢	李健吾	陳敬容
詩歌	詩歌	戲劇	報告	散文	散文	散文	散文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目次

金罈子·····	一
沒有名字的人們·····	八
冬景·····	一九
活在謊話裏的人們·····	三五
小靈魂·····	五一
吃石頭的人·····	六一
水的裁判·····	七二
沒有太陽的早晨·····	八三
木馬·····	一〇〇

追隨者……………一一七

廢墟中……………一三五

歡喜團……………一六二

子午橋……………一七八

後記……………二〇八

金鏝子

老頭子死後不久，老婆子也死了。於是村人們就紛紛議論：『那隻金鏝子到底怎樣了呢？』

金鏝子，這是多年來一個有趣的話題。村人們都相信：『這兩個老糊塗蟲，一輩子辛辛苦苦，省吃儉用，既無兒，又無女，却把金銀財寶都埋在地裏。』

他們兩夫婦確是辛苦了一世，從年青一直辛苦到老死。

其初，他們用自己的辛苦換得了幾畝薄田，以後，他們便又把自己的血汗都灌注在這幾畝薄田上。他們一同去耕耘，一同去播種。耕種時男的扶犁，女的就代替了一隻母牛。收穫時他們就忙得像兩個螞蟻，他們一株一粒，一草一芥地向家裏搬運。當自己的工作完了，他們便去幫助人家工作，因為他們爲人誠實，工作又極認真，所

以人家都樂意僱用，並肯出較高的工資。到春冬兩閒，無工可作時，他們仍不休息，男的挑一隻糞籃到各處檢糞，女的就負一個篠筐到野外打柴拾草。一年四時，他們永不發懶，也永不浪費。吃粗飯，穿破衣，趕集趕會，却從不見他們的蹤跡。數十年如一日，也無怪人家說他們集下了金銀，又因為他們無兒無女，既不發嫁，又不娶親，就只好把金銀財寶裝在罇子裏，埋在地底下了。但也有好多人並不相信他們有甚麼金罇子，那理由是：白手起家，莊稼人俸糧賦草，買鹽打油，一年忙到頭，也不過僅免於飢寒罷了，哪裏還會有什末積蓄。於是另一種傳說又發生了：那金罇子並非他們日積月累所得，乃是當老頭子於黎明之前到野外檢糞時拾得的，那原是上天對於忠厚老實人的賞賜。當人們以玩笑態度問到他們的金罇子時，他們却無話可說，只是冷冷地笑兩聲便算回答，這樣的回答就更令人莫明其妙，不辨真假。

他們住在堂兄家的一個廢園裏。他們這位堂兄是這一帶有聲望的紳士。這位

紳士家裏有很多高大房屋，有很多膏腴田地，有兒有孫，有車有馬，有錢財，有勢力。當他們的祖父在時，他們兩支還在一個灶上燒飯，到了父親一代起始分居度日時，也還旗鼓相當。但當這個忠厚老實農人的父親去世時，却只給自己的兒子和媳婦留下了貧困和失助。假如這兩夫婦不是一直就托庇在堂兄的簷下，那恐怕就不知將向何處流徙。然而他們居然在這裏住了下來，而且一直住到老死，也並沒有人敢說一聲『不准』。雖然他的姪孫們——就是他那堂兄的兒孫輩——總難免有些閒言淡語，這些年輕人總時常竊竊私語，甚至咬牙詛咒，說道：

『這兩個老不死的，佔着咱們這個園子！不然，一套新的四合瓦房早就造起來了。』

而年輕的女人們更愛說長道短，常常指着自己的孩子們說：

『你們以後不准再到兩個老鬼那邊去。他們吃飯都要關門，彷彿怕人家搶他的飯吃。漫說吃飯，平素就連一個小錢的人情也不肯花在孩子們身上！』

說來這倒是事實。這一對老夫婦平日對待親戚鄰里，都還親親熱熱，和和氣氣，只有對堂兄家一輩年輕男女却極不客氣。自己沒有兒女，眼看着人家兒孫滿堂，兵強馬壯，而自己却孤獨無助，想從他們得到一點幫顧是絕不可能，而另一方面他們却又總是對自己存着什麼覬覦之心似的，因此就對他們懷了一些敵意也就是人之常情。

他們兩家，就在互相敵視中一直過了多年。有時大家相遇，不但互不爲禮，反而白眼相視。老婦人雖然胆怯口訥，却也不能自己地回過頭來自言自語：

「好吧，天殺的盼人家早死，偏偏要活給你看！看你可能把人家從地面上抹了去！」

對方當然更不示弱，而那回敬總不外是：

「不必充大輩，看你死了叫狗啣出去，連你那金銀財寶一齊！」

說這話的年輕人，原是暗懷了無限貪慾的。比之於鄉黨鄰里，他們這些人倒是

更相信那金鑊子的存在。他們想：一旦你們死去，那就好了，那金鑊子就成了我們的。老紳士家裏雖然有萬貫財產，但對於年輕一輩却管束極嚴，除每年分給他們有限的棉花、洋紗、大布等物事外，倉裏的糧食，庫裏的銀錢，都封鎖得風雨不透，年輕男女們從來不得染指，老紳士的夫人早已去世，爲了看守家裏的財產，老紳士還特地娶一個繼室。年輕人們總在想方設法找些私房積蓄，但除了在野外收穫時小有所得外，簡直毫無辦法。這樣，一方面他們在自己家裏便把一切仇恨都集中在那繼娶女人身上，另一方面便把他們那可憐的貪慾寄托在那虛擬的金鑊子上。這成爲他們一個長期的夢想，他們夢想有那麼一個金鑊子被埋在那廢園裏，那鑊子裏滿滿盛着黃金，甚至那鑊子本身在他們夢想中也是真金的，光燦奪目，令人不敢正視。而這麼一個金鑊子却爲那麼一對乾癟了的老吝嗇鬼所把持！

天隨人願，兩個老年人也並沒有活到千年萬歲。其初是老頭子先病倒了，老年

人知道壽限已到，便睡在匠上等死。老婆子也並不求醫訪藥，却只對老頭子說：

『你放放心心地去吧，你去了，我先打發你入土，然後我再去陪你。』

老頭子聽了，心裏有點黯然，問道：

『那麼誰再來打發你呢？』

老婆子說：

『你我都不必擔心，我死了，讓他們隨便怎麼打發都可以。』

無後的悲哀嚙噬着他們的心。他們自然是想到了那些所謂「親人」堂兄家那些年輕男女，但越想到這個，他們就更覺悲哀。他們就只剩了嘆息與沉默。

果然，老頭子死去以後不久，老婆子也陪着去了。老婆子的棺材剛剛擡出去，一對老夫妻睡了一生的土匪就被人發掘開，那目的是爲了要找尋金鐮子，金鐮子是否已經找到，沒有人知道。有人說，發掘的結果却只是在土裏找到一個小鈕扣，雖然也是黃色，却不能斷定是金的或是銅的。也有人說是那發掘的人把金鐮子私自獨

佔了，於是傳說紛紜，甚至說老紳士家從此永無寧日，兄弟鬥毆，妯娌勃谿，都與這金罇子有密切的關係。

沒有名字的人們

『小穀子，小穀子。』

女的站在自家門口，提高了嗓子，呼喚她的丈夫。

於是，也許從村外，也許從鄰家，傳來了那丈夫的應聲：

『來啦，來啦，馬上就來啦。』

聽到了答應，也不再等候，她就回到廚房去安排晚飯。他們的小穀子也許已經在廚房裏哭起來了。

有時，也許夜已很深，她已經打發小穀子睡下了，却依然坐在油燈下作些針線，其實，却只是等待小穀子爹的歸來。等到大門上一陣響，並喊道：

『小穀子，來開門啊！』

她便急忙把針線活計放下，去開了大門，把他迎了回來。

生活雖然十分苦，心情却並不太惡。他們夫婦都是將近三十歲的人，他們的小穀子已經滿了三歲。他們夫婦倆一天到晚都是這樣『小穀子，小穀子』地交相稱呼。但當他或她在直接呼喚他們的孩子時，却只是喊着『穀穀』、『寶寶』或『乖乖』之類的。

從前，就是當小穀子尚未出世的時候，那可真有點別扭，尤其當母親還未去世，而他們又是剛剛結婚的時候；雖然後來別扭慣了，也就不再覺得別扭。

假如妻不在面前，而他又耍吩咐她做什末事情，他就問母親：

『媽媽，她呢？她在哪裏？』

她，自然就是她了，於是母親說：

『她到井台上洗衣裳去了。』

假如妻要問到丈夫，那就是：

「媽媽，他呢？他在哪裏？」

他自然就是他。於是媽媽說：

「他到市上賣草去了。」

而當母親不在面前的時候，而且，以後母親捨開了他們而去世的時候，他們之間的稱呼就是：

「你呀，你來給我劈開這塊木柴好嗎？」女的這樣請求，男的也就同樣地吩咐：

「你呀，你把這個紐子給我再縫兩針吧。」

有時甚至連「你呀你呀」也不用，而只是用了「唉唉」來作爲代替，彷彿他們的名字就叫做「唉唉」似的。

他們從來不用名字稱呼。他們除了在母親懷裏吃奶的時候就叫起來的乳名，並沒有別的名字。

他的乳名叫小年子。他一直被人們這樣呼喚着，直到有了小穀子，人家纔不再

叫他的乳名，而大都叫他『小穀子爹。』

她乳名，叫冬妮子。等她長大起來，連她自己的父母也不再叫她『冬妮子』，而只用鄉下女孩子的通稱：『妮子』。等她出了嫁，在丈夫家裏自然就是『小年子家』，現在，當然就是『小穀子媽』了。

正當田地裏在播種穀子的時候，他們家裏添了小穀子這個生命，而當這個小生命有了『小穀子』一個乳名之後，他們就被人家稱作『小穀子爹』或者『小穀子媽媽』。當他們第一次被人家這樣稱呼時，在他們心裏就有一種特殊的感覺，彷彿他們已經比從前尊貴了一些，又彷彿獲得了一些向所未有的特權似的。

不錯，他們的確是如此。他們有了一種特殊的所有權，他們有了一個『兒子』。兒子，是他們自己血肉生出來的共同體。

他們有幾畝沙田，有幾間茅屋，有一隻小狗，有兩隻母雞，他們還有一些必不可少的日常用慣了的器物。對於這些，他們都有所有權。他們還在辛苦經營，夢想自己

最好也有一頭牛，有一套耕具，甚至一輛車，可是一直却還得不到。然而這些又能算得了什末呢？這些都是身外的東西。如今，超過了這一切，他們却有了『小穀子』。小穀子，纔真是他們自己的，有了他，他們就有了一切。當他們聽到人家親切地喊着『小穀子爹』或『小穀子媽』的時候，他們便不自覺地有着一種喜悅。

小穀子爹的父親——我們應當說是『小穀子爺爺』的，去世很早，小穀子爹的母親——就是小穀子奶奶，臨去世時就一再地對他們夫婦兩個說：

『我惟一的心事，就是要有孫子，千萬莫斬斷了咱們祖上的香烟！』

假如她老人家還活在世上，她不知要喜歡成什末樣子！——他們心裏常常這麼想。

而且小穀子的前程會怎樣呢？小穀子長大起來一定是很結實的，像他們自己一樣；小穀子長大起來一定是很吃苦的，像他們自己一樣；小穀子將來一定是很孝順的，也正像他們自己一樣。是的，很孝順。『小穀子，天亮了，你起來下坡去鋤地吧！』

將來他們會這樣嚴厲地吩咐，因為小穀子是他們自己的。『你說甚麼雜種？難道你還要挨打嗎？』假如小穀子有時不聽從，或者作了什末錯事，他們就會這樣責備，尤其其他，甚至會動手打他，並且打得很厲害，反正小穀子是既不敢反抗，也不敢出聲，因為小穀子乃是他們自己的。

而且，孩子將來也許是很能幹的，因為他們總希望自己的兒子比自己更能幹。孩子將來也許會富裕起來，將來會添置田地，增構房屋，買牛，買馬，買犁耙，買大車，買一切必需的東西。孩子將來要唸書，唸了書說不定會作大官的，『寒門生貴子，』孩子的相貌生得很好，應當說是福相，——當他們吃過晚飯之後，當他們心裏高興的時候，或當他從外面回來向她告訴了甚麼新聞或奇談的時候，他們用了慈祥的眼光望着小穀子那方大的腦殼，和那肥厚的耳輪，他們就會在心裏做這種美夢。到了那個地步，小穀子自然已不是『小穀子』，他們自己自然也該有另一種特別稱呼了。他們甚至把自己心裏所想的都說出口來。他們會說：『喂，穀穀，不要再玩那些髒

泥巴，日後你還要用那隻手去掌印呢。」因為，三歲的小穀子，這時候也許正在用了自己的尿水，在土地上和了一堆濕泥，兩手揉着那泥塊，學着媽媽作豆麵餅的樣子。他們實在想得太多。可是命運所賜給他們的却又未免太少。

有一天——我們就假定是這麼一天吧，——他正在田間工作，他也許正在想着：『小穀子長大起來，就可以給我幫忙了，』他却聽到他的女人在喊他：

『小穀子！小穀子！』

什末事呢？不會有什末事。可是他聽那呼聲有點特別，他就答應了，而且回來了，回到家，看見孩子躺在床上，亂滾着，哭號着，兩隻小手抱着自己的肚子。孩子的母親已經在灶神前燒了香，在虔誠地叩頭禱告。

醫藥之於疾病，該是有些什末用處的吧，可是他們歷來就不會想到這個。他說：『地裏的莊稼要緊。就讓小穀子在床上多睡幾天吧，你最好多給他喝些水。』這樣吩咐了，他依然去田間工作。然而不過幾天，孩子連水也不再入口，終於被

他抱到田野間，埋入一個土堆裏去了。

他們自然很悲痛，作媽媽的還放聲號了幾場，而作爹爹的却似乎並未下淚，他只是沉着臉，不說話，低低地歎息。他們覺得屋子裏太空虛，天地間也太空虛，小穀子把他們的一切都帶走了，而且帶得很遠很遠，只除去一點尙未帶走，那就是『小穀子』這個名兒。

『小穀子，你把大門關起來吧，天已經黑了。』

太陽落下去不久，他就這樣吩咐他的女人，他已很少再到街頭或鄰家去夜談的心緒。

他的女人有時就對他說：

『小穀子，你再添一件夾襖吧，秋風涼了。』

他們還是『小穀子，小穀子』地互相呼喚，只是不再像從前喊得那麼響亮。

最初，當孩子剛剛死去的時候，他們一叫到『小穀子』三個字心裏就難免酸

痛起來，彷彿孩子還活在自己身邊，彷彿甚末地方都有孩子的影子和聲音，尤其是作媽媽的還小心保有着孩子的遺物：在門後邊掛着的是孩子的小鞋，在牆上掛着的是孩子的小帽等等，這些東西上面都好像還附着孩子的靈魂似的，叫人不敢看一眼，也不敢動一指頭。作爹爹的每逢看到田邊上那小小的墳堆便沉默一會兒，眼前就活活地現出孩子的面貌。他真想：你也許會從土堆裏站起來吧？但是時間慢慢過去，一切也都淡漠了。

三年，五年，十年——我們就說是十年吧，——十年過去了，孩子的墳堆早已消平，麥色青青的田地上，再也看不出甚麼地方有一個突起，孩子的模樣也在他們記憶中模糊了。不過那名字——那是誰的名字呢？是孩子的，可是却也是他們的了，他們還是用『小穀子』交相呼喚，親戚，鄰里，也還是『小穀子爹』『小穀子媽』這樣地稱呼他們。

他們當然也還希望有第二個兒子。但各人年紀都已老大起來，也就不再有什

末希望。我們就說他已活到了五十歲，或六十歲吧，漫說開花結果，連果樹的主幹也被摧折了。他倒在病床上，呼着他最後的一口氣，他的肢體已經不能移動，可是他的心裏却極其清明，他看見他死去的父親，母親，還有他的祖父，他似乎還看見他的祖父在向他招手，向他呼喚：『小年子呀，你同我一齊走。』他還看見了他的小穀子，他多年來已想不起他的相貌，如今却看得很明白，他還想起母親臨去時說過的關於祖宗香烟的話，他就喊他的女人道：

『小穀子啊，你看咱們的……』

可是他什末也不能說了。

他死了。他的親戚，鄰人們在議論着他的名字——自然是「大名」，不是「小名」。

有人說他叫×××。可是又有人說：那是當年官家來調查戶口的時候，因為怕官家來捉人或催糧，由莊長造上去的假名，那末他不叫×××。

最後，終於有一個識字的人，——我們應當說他是一個頂有學問的人，——在一個小小白紙牌位上寫下了「某某某之靈位」供在他的靈前。這是他自從降生到這世間來以後，第一次用到了他的「名字」。

冬 景

上午的天空還是晴朗的，到了太陽偏西的時候却又陰暗起來。北風刮得很緊，吹到人們臉上，像許多刀尖在割着刺着。光禿禿的榆樹柳樹，把身軀聳得高高的，用細弱的枝梢描畫着它們頭頂上的雲塊。籬笆牆上殘存的枯葉在風裏瑟瑟戰慄，像無數小巴掌在那裏拍着打着。這些樹枝籬笆隔開了幾個堆積柴薪的園子，和幾片已經收拾得乾乾淨淨的打禾場。從幾道籬笆的後面傳來了陣陣的嘩笑聲。

一個二十歲左右的男子從一座低矮的大門裏衝了出來。這年輕人笑着喘着，急忙向外逃，却還有餘裕回望一下門楣上懸掛的彩綢和新貼的喜聯，他今天穿得十分整潔，一頂半新的尖頂帽上頂了一顆鮮紅的帽結。在這冬日的景色中，看起來與那門楣上的點綴同樣極其顯明。他稍稍延佇了一會，聽到大門裏脚步聲趕來，才

又拔步跑開。

『好小子，哪裏跑？』一個繫藍腰圍的年輕人捉住了他的右臂，一面擰着，一面追問。

他正想用左手去解脫藍腰圍的把持，却猛然又被一個黑頭巾的少年把左臂捉住了。就這樣子，他被兩個朋友挾持着，一面掙扎，一面前進。

『假如我沒有事，我就陪你們吃狗不理大哥的喜酒，可是今天我有事！』

『你有什麼事？』黑頭巾問，『看你今天打扮得這麼乾淨利落，人家不把你錯當了新郎才算怪。』

『新郎！我看今天狗不理大哥可沒個新郎樣子。四十幾歲的人了；從來沒有摸過女人的邊，今回は第一遭，想想今天晚上吧，哈哈……』藍腰圍張了大嘴笑。

『這才叫做夠味兒，』黑頭巾說着，又把一張紅銅色面孔緊望着紅帽結，『反正不會像你小子，當年洞房花燭，夜裏還須新娘婦抱起來撒尿，如今却也糊里糊塗』

弄出大頭兒子來了。』

一陣風捲着沙土吹了過來，把他們響亮的笑聲也吹送得遠遠的。他們互相咒罵一陣，又互相掙扎一陣，可是無論如何那紅帽結的年輕人却總不肯陪他們回去。他們一再追問，才知道他今天必須到杏花村的丈人家裏去接他老婆回來，因為年節已近，不能再讓老婆留在娘家了。他這樣說了，兩個同伴却更發不肯放他。他們一定拉他回去，並說定晚間如何鬧狗不理的新房，並和狗不理大哥開什末樣玩笑。他們以為，狗不理大哥居然娶到一個女人，這真是一件天大的喜事，全村子人都為這件事哄動了，今天吃酒的人擠了滿滿一院子，晚上一定更有熱鬧可看。藍腰圍還說，這個新娘子雖然是從南山裏弄來的，可是倒還地道，雖已是三十幾歲的人了，却還眉目清醒，手脚伶俐，將來一定能幫助狗不理成家立業，說不定還會給他生個一男半女。那黑頭巾却有點不以為然，他說這新娘子是外路寡婦，可也不知道寡過幾次了，從前既不會生小的，將來也難望她下什麼蛋。他們紛紛議論，那紅帽結却並不言

語，只想趁機會從兩人中間逃開。最後他故意表示出不再掙扎的神氣，把兩臂一鬆，兩腳立定，哀哀求告道：

『好兄弟，放了我吧，天晚了。看我回來不方便。』

那黑頭巾本來就要把他放開，可是那藍腰圍却又故意作難，他反而把手中抓緊的那隻右臂也交給黑頭巾，並厲聲道：『捉住，不准放，看我把他捆起來！』他一面說着，一面把腰圍解開。他的衣服是不結紐子的，腰圍解去之後，幾層衣服襟子便都一發脫開，只好讓一陣冷風來侵襲他堅實的胸脯。他正想用那藍色的腰圍去細縛紅帽結的兩手，而且喊着『不准動，不准動』的時候，他的手却忽就鬆了下來，他歛了笑容，重又把腰圍向自己腰間網繫，黑頭巾的手自然也放開了。

『大冷風裏鬧什麼？還不趕快回去幫你狗不理大哥招待客人！』

突然站在面前的是藍腰圍的父親，這裏的村長，而村長後面就是那位新郎狗不理，他是特地去請了村長來坐首席的。他身量矮小而粗碩，穿一件半舊的藍布棉

襖，戴一頂太小的無邊氈帽。他望着三個年青人，不說話，只是呆笑。他額部的皺紋因為勉強的微笑顯得更多更深，他的一雙胆怯的小眼睛裏放着滴滴的亮光。他尾在村長的背後，走進了那結着彩綢的大門。樹枝籬笆上又發出一陣枯葉的怪響。籬笆那邊的大門裏又傳來陣陣的嘩笑。村人們陸續地向那大門裏湧入，人們的臉上都浮着一種不可捉摸的微笑。

除了新娘的房間，和老婦人的房間，所有大大小小破破爛爛的房頂下面都擺了酒席，連屋子外面的簷下，連磨房，甚至連牛欄裏都擺了桌子。如今那牛欄裏已沒有牛。雖然那餵牛的石槽和槽架還在，雖然也還有草料和牛糞的氣息，可是牛是不在了，爲了婚事的費用，狗不理不得不把母牛賣掉。母牛算什末呢？有了女人，就可以代替一頭母牛，而且，將來日子越過越強，難道還不能買回一條母牛？說不定將來還會買驢買馬甚至買大車呢。老母親這樣說，村裏人這樣說，狗不理也就不這樣

辦了。請來的大師傅在廚房裏忙着，鍋盤瓢杓丁丁當當響着，幫忙的人出出進進，酒筵開始了。狗不理拿一把笨重的酒壺，走來走去勸客人們進酒。他臉上還浮着微笑。但是他的微笑中却總有些不甚自在。他彷彿在做夢，他不大相信這些都是事實。他甚至提心吊胆，想道：『我狗不理活了大半生，鬢角已有了白髮，可想不到還有今天，但願天地祖宗保佑，別弄出什末錯兒來！』

真的，在這最熱鬧的場合中，狗不理心裏也還有最那荒涼的一頃刻。從他有記憶以來以至於今的悠長歲月，彷彿又在他心裏打了一閃。他父親去世很早，他母親又是殘廢，父親臨終時最關心的就是兒子的婚姻。可是這心事就一直埋在那一堆黃土裏，變成了墳上的蔓草，變作了墳頭的大樹。這作兒子的從小就辛辛苦苦，耕種收穫，雖然沒有在父親遺產上增添甚麼，可也並沒有減少什麼。這一點，他自信可以對得起先人。他是一個很好的人，他和任何壞人沒有一點兒相仿。若說狗不理是癡的，那不對，他雖然並不十分精靈，却也並不十分糊塗。若說他是醜的，也並不一定對，

一個莊稼漢子終年攪在泥裏土裏；還會怎麼俊俏。若說狗不理太老實，那倒確是事實。他實在太老實了。由於他的早孤，由於他母親的殘廢，他在這村子裏受着種種欺侮也是事實。有人伐他的樹木，有人割他的莊稼，有人到他園子裏去強取柴薪，也有人借了他的母牛去拉車耕地，但並不給母牛一把草料。村子裏修廟造橋時他必須多出力，攤派公款時他必須多出錢，這些也都是常事。但這些究竟不算欺侮也不一定，實在說，這若加在別人身上當然是的，而在狗不理就不見得，因為他太老實，他對於一切事只是一個呆笑，在他心上所引起的反應不過是：『好吧，就這麼辦吧，反正我聽你的。』至於他的婚事，在他想來，那正是命運的安排，他當然是無可如何。這些年來，也並不是沒有人爲他提過婚事，然而結果總是不成，而且每次都是他狗不理吃了大虧，錢也花了，禮也送了，酒食也一再地請過了，而他狗不理所得的不是女人，却只是嬉弄。二十歲過了，三十歲過了，四十歲也過了，這老實人，看看自己無望，而且也不願意再被嬉弄，也就幾乎死了這個心，可是現在，他不是千真萬確地作了新

郎嗎？爲了「傳代」，他的殘廢老母親實已不能再等，無論如何，非給兒子找到女人不行。而狗不理自己也不是不暗暗思想，無論多麼瘠薄的土地，只要埋下一粒種子，就可以發芽生長，困難處只在於如何得到一片生男育女的土地，即便那是多麼貧瘠的土地。如今那紅紙糊着窗子的小房間裏，就正端坐着一個女人，而且那還是相當豐嫩的，雖然他對於這個女人還不十分清楚，他却還不好意思到房間裏去認識一下。當人家遠遠地用一頭驢子把女人馱來時，他只是影影綽綽地認了一下面貌，如今他幾乎再也想像不起來。他看見村子裏許多女人從那小房間的門裏湧出湧進，他意識到那個女人確實存在。他想像那個女人身上穿的是他親手買來的絲綢衣料，那女人頭上帶的是他親手買來的金銀首飾，當然，此外還有聘金，聘禮，這些東西，是他那一頭牛，幾畝地，還有今年田裏打的糧食以及平素的積蓄所換來而又送給了女人那方面的，這些也都極其實在。他像一個夢遊者似的提了酒壺各處巡行，他實在有點迷迷糊糊。當某個角落裏的客人們忽然起了一陣哄笑時，這才把他從

夢裏驚醒過來。原來酒過三巡，客人們準備起來賀喜了。這叫他感到手忙腳亂，不知所措。他趕忙擠到了母親房裏。他的母親正在同他的姑母切切私語。他這位姑母已經多年不曾到這裏來過了，如今爲了侄兒的喜事也居然趕了前來。她的乾癟的臉孔笑得像一個胡桃，她興奮得含了兩眼淚水，她同狗不理把殘廢的老婦人扶起，把她扶到當門來接受村人的拜賀。村長站在衆人前邊，招呼道：『老嫂，恭喜恭喜！』接着就是深深一揖，於是衆人都亂嚷嚷地作起揖來，三揖既畢，大家才又回到筵席上繼續行酒猜枚。院子裏擠得到處是人，喜得個老母親只是點頭幌腦。她如今已經沒有牙齒了，她的嘴唇深深陷下，她的嘴老是蠕動着，她彷彿咀嚼着她的快樂，如同用力咀嚼什麼堅硬的果實。她這個祖傳的庭院，雖然並不十分大，可是平素只有她母子兩個居住，而自己又足不出戶，這院子實在顯得太大，太空闊，就像她們母子生活在這世界上一樣，空闊得摸不着邊際，然而今天這院子却又顯得太小了。老婦人雖然有些聾，但當客人們都放肆地叫嘯起來之後，連她的耳朵裏也轟隆轟隆地響

起來了。

狗不理看看母親重又坐上了土匪，老姑母似乎還有一肚皮私話要同母親講說，他就只好走開。他依然消失在客人們中間，他露出一臉呆笑在忙着送茶送酒，招呼飯菜。客人們酒喝多了，有些人就胡言亂語地取笑起來。

『新郎，你也過來喝一杯。』有人把杯子舉到了面前。

他慌了，不知如何是好。他是一生不沾滴酒的人。他呆笑一會，只好含糊道：

『不成，大爺，這酒辣得很啊！』

於是哄然一聲，整個院子笑起來了。

有些年輕人就趁勢拉他扯他，並七嘴八舌，問東問西，問他新娘子可漂亮，問他今天晚上怎樣睡覺，甚至有人問道：

『狗不理，今番可不會出錯兒了吧？』

於是就有人笑着反駁：

「出錯？除非過了今夜，誰敢說沒有錯兒！」

這自然是玩笑話，可是聽在那老實人心裏，却也發生了一種奇怪影響。他窘得厲害，但也無可如何，就只好呆着一臉笑裝作極忙碌樣子。從這一堆人，又走向那一堆人。他雖然想從這邊躲到那邊，又想從那邊躲到這邊，他的耳朵却躲不開人們的議論。這時，連那坐在首席的村長也高談闊論起來，他說：「某時某地，有個某人，一生挑剔女人，婚姻久無成就，年事漸長，無可如何，終於用大把金銀買到個女人。其初那女人同他親親熱熱，一心一意，他也死心實意愛她痛她，把家中一切交與女人掌管，連祖上田宅文契也放在女人手中，過不多久，那女人却捲攜細軟，逃之遙遙了。」村長說完了，就有人問道：「那麼媒人呢？」「媒人？」村長說：「媒人管成不管破，你奈他何！」又有人接着說道：「逃了倒也罷了，倒起楣來，買二斤鹽也會生蛆，紅瓢黑子，無人敢保，一輩子摸不着女人，摸着了却是個「實心貨」，就是不逃還不是梁山上海軍師無用嗎？」也有人在那裏暗暗探聽狗不理這女人的身價究竟多少，知道底細

的人便在桌子下面把大姆指和食指分開來搖了幾搖，並低聲說：『這個數，衣服首飾還在外。』那聽話人就愕然一怔，說道：『唉呀，往年間，添十畝沙地也儘夠了，如今人價也這般昂貴……』

故事與酒食在廣續進行。冷風吹到人們帶酒的臉上，覺得非常愜意。有人已經喝得大醉，便呼喊連天，叩盤擲杯，什麼地方有人在哇哇地嘔吐，又有人在那裏驚天動地地打噴嚏。等新娘的房間裏也擺出了酒食，並有人說是要請新郎新娘同時進餐的時候，那些出出入入來看新娘的女人們才都退了出去。年輕人們都暫時放下了盃筷，要強拉新郎向新娘房間去，好看他們一對新人作何言語，有何舉動。這期間鬧得最起勁的就是那個藍腰圍和黑頭巾，他們把個老實人鬧得無可如何，甚至連那臉上的呆笑也不見了，這才不再勉強，任他紅着臉溜到上房裏逃難去了。

『狗仔，你可看開些，這樣花些錢也是值得的。』老姑母一面進着飲食，一面望

望狗不理的母親，熱心地向狗不理說：『你可知道千里有緣來相會，無言對面不相逢，從今以後時來運轉，一順百順，來日生兒養孫，才可支持門戶。』

狗不理只是笑着，他看看面前的盤盃，却毫無動用的意思，他簡直一點也不餓，他很瞭解這位老姑母的心情。姑母一生孤獨貧困，老來眼花耳聾，無依無靠，將來一把枯骨不知如何安排，然而這又何嘗不是他自己的命運呢，假如他也沒有一個今日。他的老母親就時常向他談到這些道理。他的母親雖然沒有完全聽清姑母的言語，却完全猜中那些意思，她望望自己兒子，不言語，只是笑，一面淋淋漓漓地吃着喝着。

『你侍奉你娘也算盡了孝心，』老姑母又繼續說着，『從今以後，你也可以歇歇手了，鋪床疊被，弄屎弄尿，推碾搗磨，燒火煮飯，新媳婦年青力壯，手敏腳快，都可幹得，你要好好看承她一些，切莫在那些針頭線絲米粒麵屑上和她計較……』

天色漸漸暗下來了，黑頭巾端來了一支燃着的紅燭，看見狗不理在那裏一心

一意地聽姑母教訓，不說什末，只向他眈眈眼睛，作出一個鬼笑就蹙了出去。院子裏的燈火也漸漸散開了。

老姑母越說越有興致，彷彿今天的喜事是她自己家裏的一般。她看看狗不理只是點頭不言語，就扭過臉來把兩片乾縐的嘴唇對在狗不理母親的耳朵上，作出既艷羨又諂媚的笑臉，說道：

『來日有你享不盡的福氣，準沒錯兒，明天早晨，新媳婦就來給你端尿盆子了，不久過新年，一家喜喜歡歡……』

她一句話還未說完，外邊的客人們就忽然騷動了起來，狗不理怔了一陣，以為是有人喝醉了在互相鬥架，也許是客人就要散去了，稍一靜定，却聽到有人說出一句很可怕的話來，他實在不敢相信他的耳朵，但他又確信那就是黑頭巾的聲音。

事情是這樣的：當黑頭巾擎着一支高大的紅燭要送向新娘房中去時，却發現那屋子裏是空的，他以爲新娘子到後面廁所中方便去了，他存了一種好奇心，在

屋裏東張西望，且有意等待一時以備和新娘子開一個小小玩笑，且既到了掌燈時分，客人們酒食已畢，就應當是鬧新房的時候了，如果趁這時候把新郎也捉了來就最開心不過，他暗暗招呼一下藍腰圍，又另外招呼了幾個年輕伙伴，大家指指點點，說說笑笑，以爲新娘子就要回來了，可是沒有，一直沒有回來，甚至有人到女人可能去的地方也去尋過了，結果渺無影迹，於是那黑頭巾才不能自禁地喊了出來：『新娘子不見了！』

客人們都亂紛紛地離開了座位，狗不理也戰戰兢兢地跑了出來。正當大家還一直鬧攘攘毫無頭緒的頃刻，那個紅帽結的小伙子氣喘喘地跑了進來，他看了院中情形，便已猜透大半，不加思索，他當衆宣言：當他從杏花村回來的時候，看見一個女人騎在一頭高大的黑驢上疾馳而過，在暮色蒼茫中，他驚疑那女人就是狗不理大哥的新娘子。那女人身前似乎還抱了甚麼包裹，那驢子後邊還有一個強壯惡扎漢子，提一條馬棒，在後面緊緊跟隨。他還不會說完，就有一個少年人搶着說，他早就

看見一匹驢子拴在後面的籬垣上，並看見一個男子在那兒鬼鬼祟祟，藏藏躲躲，可是他以為那也是來賀喜吃酒的鄰村客人。

大家都呆了，大眼看小眼，頃刻之間簡直沒有什末聲音，但每人心裏都在暗暗驚道：『又是放鷹的，不滿一日就飛了！』

沒有人理會狗不理是什末情形，沒有人想到有什末方法可以挽救當前的局勢，大家頓時覺得飲食過當，疲倦不堪，要悄悄地溜回去睡覺。也許還有誰在期待村長將主張些什末，吩咐些什末吧，可是村長也早已不在。他醉得不省人事，早已被別人扶了回去。天陰得更暗，風刮得更緊，大朵的雪花開始撒下來了。

上房裏兩個老婦人還在咬着耳朵竊竊私語，那老姑母用了一種既羨慕又諂媚的笑臉對殘廢的老母親說：

『他們大概都鬧新房去了。』

活在謊話裏的人們

含着淚，手心裏緊緊地握着那封信，他從外甥那裏告別了出來。走幾步，又躊躇一陣，他甚至想再去切實向外甥叮囑一番：千萬別把信中的消息告訴長庚的母親，就是鄉里鄰舍中任何人也不要告訴。但他終於不會再回去，因為他完全信託他的外甥，他相信他會記得他的囑咐，不把那消息洩漏。自從自己的兒子出去了，這個外甥便成了他惟一的親信，就連讀一封信，也必須跑了遠路來找外甥讀，因為他讀得又確切，又詳細，而且一字一句講出來，正如長庚的母親所說，『就好像聽那寫信的人對面說話一樣。』他又想，如果長庚在家，他和外甥一樣，也可以自己當門遮戶了，他們兩個的年齡相差不多，都是從小在他眼前長大起來的。但是現在……他再也想不下去了，他迎着冷風，一雙老眼裏落下淚來。他踽踽涼涼地走向回家的道路。

他，六十歲。他的女人，五十五歲。但表面上看來，女人比他顯得更衰，更老，因為她日日夜夜，總在想念着兒子。

他們有幾畝薄田。耕作之餘，還營一個小小生意：賣燒餅。兒子在家的時候，田裏的事情多由兒子管，生意上的事情由兩個老人管。老婦人淘麥，推磨；老頭子合麵，掌爐，並挑擔子去賣。老頭子脾氣剛愎躁急，恨家不富，恨兒子不成人。他希望兒子多作工。最好日夜不休息；又希望兒子少花錢，最好是一個小錢也不用；可是兒子的性情却又恰恰相反。他終日罵兒子，甚至打他，而且無輕無重，摸到扁担，就是扁担，摸到棍子，就是棍子，不論甚麼，儘管打過去，反正兒子不還手。把個兒子逼得沒頭沒路，不知哪裏吹來一陣風，一個奇怪機緣，把個年輕人帶到天外去了。『飛他媽！飛到天邊也不管。』他當時這樣說。他嘴硬，他心裏却暗暗地軟了。田地裏的草荒起來，缸裏的水也不再永久溢滿，連那賣燒餅的生意也受了些連累。何況那個作母親的還在指着

鼻子數量。老頭子有時候工作疲乏了，就難免嘆息一聲！說道：『老了，不中用了！』於是老婦人的責備就擲了過來：『誰叫你長庚趕了出去呢，你這老昏君！』他沒有話講，只訥訥地喊道：『你你你你……』其初兒子一去無音信。過不半載，信來了，兒子說，他已經在那邊有了一個棲憩的巢穴，他很想家，他想賺到大把錢帶回來給老人家。又過了兩年，兒子果然歸來了，他從那個多森林與野獸的邊陲上帶來了一個堅實粗碩的身軀，還有一口奇奇怪怪的語音，把兩個老人喜得瘋狂起來。『那個地方簡直和外洋一樣，風俗人情和中原全不同，太遠了，過山，過水，過大海，坐車，坐船，騎驢，騎馬……太遠了！』可是過不十天半月，老頭子的脾氣又發了，兒子的歸來像一個夢，夢醒了，兒子也不見了。老婦人哭得涕淚縱橫，罵道：『孩子回來，留還怕留不住，你又把他打跑了，你這老昏君！』他還是沒有話講，只是訥訥地喊道：『你你你你！』

兒子第二次出走後又來過信。他又回到了那個多森林與野獸的巢穴。他說他

不久要娶一個女人，並且說，一年兩年，頂多三年，便帶着女人回家，說不定還抱一個孫孫，可是這以後不久，兩個國家的戰爭便爆發起來，連這小小農村中，經過種種傳說，也知道有番邦外國來爭奪中國的江山了。至於兒子的信息，那就根本不敢盼望了。

那遙遠的戰爭，是不是已經結束了呢？從那戰爭的開始到現在，已經又過了多少歲月，他們自然記不清，總覺得極其久遠罷了。然而今天又忽然接到這封信，真是出人意外。當時老婦人興奮得哭起來，她急忙到佛堂裏叨唸一陣，並叩了一陣頭。老頭子莫知所以，他恍恍惚惚覺得那信上的字迹有點不對，他心裏暗暗跳着。此刻他手掌中緊緊握了那封信，從外甥家裏回來，將近自己村舍了，他還記得臨去時她一再囑咐：『快去快去，去叫外甥給唸唸，叫他一字一字唸，一字一字講，你記好，別糊糊塗塗的，回來好講給我聽！』他真願意他的家更遠一些，願意這條路更長一些，但是

他終於來到自己門上了，而且迎面就是長庚的母親。他切一切牙齒，用力趕了幾步，還不忘記偷揩一下眼睛，不等女人開口，他就把那信在空中搖着，強堆了滿臉笑，用了高朗的聲音喊道：

「長庚在信上說，他很好，他發了財，就要娶新媳婦了。」

他抖擻了精神向家裏走，老婦人在後面追，笑着問道：

「怎麼樣？就要成親？」

「是啊，就要成親了。」他倉皇地答，他一點兒也不停留，他急急忙忙到廚房裏去提水桶，拿扁担，他故意使扁担水桶碰得叮叮噹噹響，他把擔子挑起來，一股勁兒向外衝，他此刻彷彿年輕了許多。老婦人追着，問着：

「他可寫了那新媳婦的模樣！」

「模樣很俊，大腳板，不纏小腳！」

他一面回答，一面挑了空水桶向外闖，出門時水桶却猛烈地碰在門框上，兩個

水桶左右搖擺，幾乎把他搖個跟斗。

「你簡直瘋了，老昏君！」

老婦人無可如何，笑着一個極自然的微笑，轉回來。

老頭子挑了水桶，走到街上，他脚步慌張，不想同人招呼，可是村人中却有的已知道長庚來信了，就問道：

「聽說長庚又有信來了？」

「是啊，又有信來了，」他一面回答，一面走。

「信上說些什末？」村人還在打聽。

「說很好，說就要娶媳婦了。」

他急忙走向井邊去，還聽到後面有人說：

「好極了，要吃喜酒啊。」

當他挑了水回家時，看看老婦人正在廚房裏燒火，他心裏一驚，才發覺自己幾

乎忘了一件大事，他悄悄地到堂屋裏一看，果然那封信不在桌面上，他知道長庚的母親已經把那封信放在那個小包裏了。那是一個紅布小包，那裏邊包了十幾封信，自從兒子出門以後，所有來信都在這個小包裏。像珍惜地畝文書一般，他們也同樣珍惜這個小包。一旦有認字的人來了，尤其是當那個親信的外甥來了，老婦人就打開這小包，請人給她唸，給她講，像講故事一樣，她聽了有時笑笑，有時嘆息，有時落下淚來。老頭子輕手輕腳，站在凳子上，把那個小紅包從門龕上取了下來。他打開它，那封信果然就在裏邊。他把那信取出來，又把紅包網好，放在原處。他在那門後費心尋找，終於找到了一個洞，他把那裏的土塊取開一點，把那信藏在裏邊，又把土塊塞好。當他剛好做完這件事時，老婦人進來了。

『你弄甚麼呢？』

『我我我……』他沒有說明白，兀自走出去。

天色暗下來，鷄已進了埕。每天傍晚，老婦人總不忘記看看鷄，並把鷄埕的門杜

起來。今天老頭兒特別慇懃，他到處張羅，看看這裏，望望那裏，他代替了老婦人，把鷄
疇也杜好了。掌燈之後，老婦人喊他吃飯，他却無心吃。一面吃着喝着，老婦人就一再
問及那信中情形，他却只說明天要作多少燒餅，淘多少麥，磨多少麵粉。飯後不久，他
就上床睡了，他剛剛把身子交給土匠，就不能自己地長嘆一聲。老婦人說：

「你今天可真是太疲乏了？」

「是，太疲乏了，還有點頭痛。」他含糊地回答。

稍稍沈默一會，老婦人又忍不住問道：

「長庚將來帶媳婦回家，你應當早給他們弄一間屋子，一間屋子可不是一口
氣能吹成的，這件大事你可曾想過？」

「想過了，」他說，「這些事有我，不用你操心！」

他不耐煩，猛然翻過身去，臉朝向牆壁，不再動，不再言語，連氣也似乎不出了。

這以後，老婦人就一心盼望兒子的喜訊。她更切盼兒子的歸來，並且還帶着一個年輕媳婦，至於孫孫，她並不急切，因為她想，媳婦生孩子，還是來家才好，她可以照顧媳婦生產，不致出毛病。但這又是無可如何的事情，假設要生，就非生不可，絕不能十萬八千里，翻山過海，等到來家生。她想到這裏，不覺笑了笑。她還担心，那個外路女人也許奇裝異服，南腔北調，不慣於這裏的生活，或性情不投，以致婆媳間不能相安。她下了決心，一定要好心待承媳婦，她知道自己能忍耐，自己生來仁慈。她想得很多。她常常同老頭子談這些。但老頭子却並不熱心，常常含含糊糊，彷彿三心二意，胡思亂想。而且，在她眼裏看來，他真是忽然老了十年。她有時聽到他在嘆息，她就問道：

『怎樣啊，你可是不舒服？』

『不，』他回答，『沒有什末不舒服，只是覺得太勞累罷了，稍稍作點事，便腰痛腿軟，喘不出氣來。』

老婦人却又故意嘲笑他：

「你呀，你棉花店裏失火，燒包。兒子快回來了，你老太爺要捋着鬍子享清福啦，偏你又這樣，要死也得等個時辰啊。」

「你你你你……」他照例這樣訥訥一陣，爲了避免再談下去，他走開。他故意去找一些不必要的事情作。缸裏並不缺水，然而他寧願去挑一些。而每當他站在井台上，用長長的井繩拔着沈重的水桶時，他的腿就戰慄起來，他喘着，身子搖搖的，心裏暗暗念道：

「真是老了，站在井口，就好像自己要跌下去似的！」

而每當一雙水桶壓在肩頭時，他覺得兩隻桶好像比從前增大了，走起路來格外沈重，路本是平坦的，而他的脚下却坎坷絆絆，很不穩當。他們的生活過得很緊，地裏的生活須僱短工，小小的生意還須支持。老婦人照常淘麥推磨，他也照常合麵掌爐，可是他却常常忘記爐裏的燒餅應當翻轉，等聞到焦胡的氣味時，他才知道自己剛才是在夢中。

日子過得很快，半年過去，一年又過去。老婦人就常常納悶：『爲甚麼長庚沒有再來信呢？』她想，難道兒子的婚姻不成？即便不成，也該來信。他時常追問老頭子：

『那些打仗的可還在打嗎？』

『不知道，也許還在打吧，』老人回答，『反正他們要打就會打起來的。』

『那麼是因爲戰爭不能通信，你應當去打聽一下。』

『打聽我向誰打聽？』

他不耐煩，不想談這些，他還是走開。

期待中的日子又過了很久，老婦人實在等得不耐了。她彷彿嗅到了什麼不好的氣息，她心裏作惡起來。她不能睡，也不能吃。她時常嘆息，流淚，罵老頭子，怪他不去打聽消息。她越見衰弱，她的兩個眼睛漸漸昏花，她沒有氣力再去工作，他們的小生意就不得不停歇下來，她終於病了，倒了在匠上。她長夜不眠，偶一閉目，却夢見兒子，她做了許多惡夢，她相信她的夢。許多夢只有一個解釋，她對於兒子的歸來是絕望。

了。當兒子第一次出門以後，她也曾夢見兒子，早晨醒來，她第一句話就是：

『我夜裏夢見長庚……』

『夢夢夢，我不聽你的胡說八道！』還不等她說完，他就截斷她的話。

她却不管他聽不聽，還是把自己夢境講出來。如今却不然了，她把她的夢藏起來，她還想：『讓這個老昏君睡在鼓裏吧，這樣還好些！』她不再說話，她一天天消瘦下去，她的生命已到了最後的頃刻，老頭子心裏明白，他知道她的病不是藥石可以爲功的。有一天他忽然從外面跑進來，一進門就喊道：

『長庚到底又來信了。』

他手裏搖着一封信，那是他偷偷地從那個小小紅布包中拿出來的，他還把那封信重又封起來。他不等那病人說話，就急忙自言自語道：

『我要趕快到外甥那裏去，叫他給唸信。你等着，我回來一五一十講給你聽。』他作出歡欣鼓舞的樣子，拿了一封舊信出門去了。出得大門，走出村莊，他才覺

得無可去處。他當然不到外甥那裏去。他順着大路向前走。秋天的原野在他面前顯得特別蕭疎，世界真是空曠極了。他不由自主地向前走去，他來到了自己的田邊，他走向田中去，在那裏有一叢樹，是白楊樹，葉落枝高，只餘很少幾片不落的葉子在風中發出颯颯的聲音。那一叢樹下是一些墳堆，他的祖父母，他的父母，都在這裏長眠。他覺得很疲乏。他頹然地坐在一個墳前，這是他父母的墳。他把頭垂下，抱在兩手裏，深深地嘆息一聲。他又仰起蒼老的面孔，看看藍天，天很高，他向遠方望，望到天邊，他彷彿看定了遠方一個什末東西，他凝眸沈思。他想像那個多森林與野獸的邊界，那裏的一個山坡上，有一個孤零零的墳墓，他想，逢年過節，可有誰祭掃那座荒墳？淒風冷雨，孤魂伴枯骨，好不荒涼……

他想得很多，他心裏沈重極了。看看日影，知道他在這裏已經消磨了頗長的時間，這一段時間是足夠他從外甥的村子裏歸來的。他立起來，手心裏緊握了那封信，他還不忘記把那封了起來的信又拆開，他又踽踽涼涼地走回家去。

他像一個遊魂似地蕩進了大門，他想起他上一次從外甥家看信回來的情形，但一到病人的面前，他就抖擻起精神，並且喘噓着，彷彿走了遠路的樣子，他堆出滿臉笑，搖着信，用高朗的聲音說道：

『外甥把信講得很詳細，他說，長庚媳婦已經生了小孩，是一個又白又胖的小子，正等待爺爺奶奶給孩子取名呢。並說，等孩子大些，就一同回老家來：』

他一面說着，一面望着病人的面孔，他看見病人臉上閃了一個微笑，他正想補充說，『長庚說從前來過幾次信，我們都不曾收到，大概是路上失落了，』還不曾說出，他就看見病人臉上的微笑早已變成了兩滴清淚，她慢慢把眼睛閉起來，永不再睜開。

他在這世界上完全成了孤單的。他的小小的庭院也成了一個摸不到邊際的空洞天地。他現在反倒有點迷糊，究竟兒子是在呢？還是不在呢？對於他自己所說的

那些謊話，他簡直疑惑起來，他不再意識到那是謊話了。當他一個人在屋子裏不知如何安排的時候，他想起了那個紅布包，他打開了那些信，一頁頁地翻弄過去，彷彿他自己也是認字的一般。他想起那一封信，那是被他藏在牆洞裏的。他急忙掏出那土塊，抽出那封信，彈去了那封面上的塵土，鎖起門戶，帶着信到外甥那裏去了。

『給我唸唸這封信！』

他見了外甥，拿出信來，這樣吩咐。

外甥看了那信，覺得愕然，說道：

『舅爺，這不是從前看過的那一封嗎？』

『不管，你只要唸給我聽就是了！』

那外甥無可如何，只好把信攤開來唸道：

『……我是長庚的朋友，我們就像骨肉弟兄一般，……戰爭開始不久，這個地方便被毀了，……他的墳墓埋在豹子山的下邊，墳墓前邊立一個木牌，上書「亡友

滿長庚之墓……」那地方很容易認識，那豹子山後有一座森林……」

回到家裏，他一個人忙碌起來。他在打掃屋子，他把許多零亂破爛的器物都堆到磨房裏，他把自己的衣物都搬到廚房裏。他把那座大屋子裏掃得光光的，連牆壁也都掃了，把比較完整的器物，重又安排起來，他又打掃院落，掃除垃圾。村人們有的來看望他，本是來慰問的意思，但看了他那情形，就不能不問道：

「你老人家是忙些什麼呢？」

他並不停止他的工作，他一面忙着，一面回答：

「長庚和長庚媳婦，還有小娃娃，就要回家來了，我要給他們安排一個房間，叫他們住得滿心滿意。」

小靈魂

小鈴兒坐在井邊石臼上。他貪看着人們在汲水，牲口在飲水，並戀戀於曠野的景色，以及大路上匆忙的行人。

他的脚前放一隻小水桶。他年紀小，井太深，他不能汲水，他很想自己試試，但是外婆不許。由於外婆的託付，每天都有村裏的熟人替他把水汲上來，然後他再提回家去。但他總不肯即刻回家，他願意在井邊多呆一些時候。假如有人問他：『小鈴兒，還不快回去，外婆喊你哩。』他只是望望落日，寂寞地笑笑，却並不答話。

太陽就要落地了，平射的光線把一切都染成了金黃，遍野的田禾自然是金黃的，柳樹榆樹的枝梢也是金黃的，挑水人的担鈎杖上也閃爍着金黃的日色。從村子裏挑着兩隻空桶到井上來的，兩隻木桶很輕快地左右搖擺，担杖鈎與桶提繫急促

地磨擦着，發出快樂的『知鈎知鈎』的聲音。從井上挑了水回家的，兩隻沉重的水桶在肩頭一上一下的顫着，再和以挑水人噓噓地喘氣聲，於是就成了『失荷失荷』的，近於嘆息的聲音。這兩種聲音乃是黃昏進行曲的基調。此外，還有桔槔的唧啞聲，水桶與井壁的碰擊聲，以及從村子裏傳來的門環叮當聲，門戶啓閉聲，女人們的呼喚聲，還有牲口的歡呼聲。那些牲口，尤其是驢子們，確乎是在歡呼的，就如同牠們的主人欣慰於一日的完成一樣，他們就爲了迎接一個睡眠的長夜，而從那粗大的喉嚨中叫出了一天的疲勞。農人們對待他們的牲口，真好像對待他們的客人：天晚了，在牲口們回舍就食之前，須先領它們到井上來飲水，假如那牲口洶氣，對着一桶清水却東張西望毫無取飲的意思，那主人也許就要親切地催促一陣：『你可不是渴呀？勉強喝一點吧，難爲你！』但是那牲口却依然不聽，因爲它也許正被別的牲口誘惑着了。這黃昏的井畔，乃是人畜聚會的地方，井口上有多少隻水桶在爭着上下，有多少個牲口立在主人身邊等待飲水，正如人們要在這場合中交換一些不經意

的言語一樣牲口們遇到了這種場合也不肯放過東家的公牛在向西家的母牛長鳴，張家的叫驢也會大胆地掙脫了主人手裏的韁繩而逕向王家的草驢奔去，爲了爭着飲水，成爲了無所謂的意氣，兩家的牲口也許會鬥起架來，於是兩家的主人便像叱罵自家的孩子一樣，把那無理取鬧的牲口叱罵一陣。

小鈴兒看了這些覺得極其有趣。他對着那些牲口笑笑，彷彿很透澈那些牲口的心思。

村裏的孩子們總愛趁這時候隨了父兄，也隨了自己的牲口，到井邊來看看熱鬧。假如有胆量用自己小手牽一頭小驢，那就再光榮也沒有。假如有力氣代替父兄挑一下水桶，那就更值得誇耀。小鈴兒就頂羨慕這個。他常常想着要同村裏的孩子們認識一下，可是他不能，他的外婆不允許，他自己也不敢，他是從遠方的一個小村子裏來的，他對於這一個龐大的村落感到一些畏懼。

太陽已完全隱沒，四周已一片模糊，井上也漸漸清靜了，有風聲從遠處傳來，他

這才聽到他的外婆在用着絕望的聲音喊他：『小鈴兒，小鈴兒，還不給我回來！』

小鈴兒住在這裏很不自在。他心眼兒裏常常想：媽媽爲什麼讓我來陪伴外婆？他很想家，他想，如果能自己跑回家去就好，可是他不能。他的家去這裏很遠。他自己沒有走過這條路。他從前也很少到外婆家來過。他還記得他的外公。他的外公是一個乾癟癟的小老頭兒，他推一輛獨輪車在街上作生意。他的小車上是花生，麥糖，洋火，洋煙。如今外公死了，那獨輪車就丟在屋角裏，上邊放了一些破爛棉絮。他不知道他的外婆爲什麼忽然瞎了眼睛，但他知道，母親之所以要他來陪伴外婆就是爲了這個。他替外婆引路，替外婆望門，幫助外婆燒飯，還要每天到井上去取水。他從前也曾經喜歡過外婆，現在却不喜歡了，他覺得外婆一點兒也沒有趣味。她終日坐在土坑上，閉着眼睛，彷彿在睡覺，她不大說話，只有時發出一兩聲長長的嘆息。他呢，他可不能這麼老實，他有時想唱個歌兒，那是他在家裏從母親和哥哥那裏學來的，可

是他覺得唱歌也沒有意思，因為沒有人聽他。

他們住的地方太偏僻。他們的屋子在村莊的外面，沒有牆垣，沒有大門，小屋子前面就是一片曠野。他每天所看見的是草地，是田禾，是樹木，是藍天和遠雲，但這些對於他有什麼好處呢？到田間去工作的人們有時從前邊過，但他們都不理他，小孩們也偶爾走過，也同樣不看他一眼，因為他是個『外來戶』。有時他跑到草地上捕捉螞蚱，看螞蟻搬家，但剛剛去了不久，就聽到外婆的喊聲：『小鈴兒，小鈴兒，你在哪裏？你不要亂跑，看叫牲口碰倒！』其實這裏並沒有甚麼牲口，然而外婆一叫，他就只好回去。從前在自己家裏，常常到野外去玩兒，假如聽到母親的呼喚，他也許即刻回去，也許根本就假裝聽不見，故意不回去。但現在呢，現在不知爲什麼，他一點兒也不想使外婆生氣，他完全聽外婆的命令。外婆常常告訴他：『不要亂跑，不要同村子裏孩子們玩，他們欺侮你，打你，用小刀刺破你衣服，你皮肉！』真的嗎？他自己不明白。他對於這裏的孩子們本來就存一分畏懼，他相信他們會歧視他，因他們是一夥兒，而

他却只是一個，而且他的外婆是瞎的，假如外公還在，那就不同了，他感到無助的悲哀，雖然他也說不清他自己的感覺。

他到這裏以後他的母親也曾經來過。母親給他帶來了小衣小褲，給他帶來了雞蛋，紅棗。他也曾經想過：如果母親來了，我就對她說，我要回家，我不願留在這裏。但等到母親真已來了，他却不曾說，他簡直忘記說了，他看見母親在外婆面前哭着，外婆的兩個瞎了的眼睛裏也似乎在暗暗地落淚，他不知道爲什麼，他心裏却很難過，他啞然地呆在門口，雖然母親沒有說明要他依然留在這裏，然而他心裏却彷彿自己堅決地說道：『好吧，我就留在這裏，我永不回家！』他自己好像已經變成了大人，對於盲目的外婆，他知道自己是一個重要的腳色。母親來了，也並不久留匆匆地便又回去了。臨去時還對着小鈴兒說：『小鈴兒，要乖乖地聽外婆說，不要各處亂跑，媽痛你！』而外婆也就趁勢說道：『我就說呀，出去了深一脚淺一脚，井啦灣啦，車啦馬啦，誰知道你會碰出什麼禍來！你萬一有個好歹，我這個外婆可担不起！』其實這是

外婆每天要說的話，尤其每當小鈴兒要到井上去取水的時候，她總是嚴厲地一再囑咐：『不要到井台上去，不要站在井口向下看，不要不要……』

小鈴兒實在很聽話，他哪兒也不去，他只在小屋子前面悵望向田野。他只聽風聲，犬吠聲，蟲聲，大道上的車馬聲，人聲，還有外婆的嘆息聲，而度過他寂寞的日子。然而他不能不於每日黃昏時到村首的井上去取水，而且有時還不止去一次。到井上去汲水，這是他生命中唯一的快樂。他很迷戀那一片景色。那井上黃昏的景色還常常在他夢裏出現，雖然那都很模糊，等睜開眼睛一看便大半忘記了，他夢見彷彿在家鄉，又彷彿是睡在母親身旁，他夢見他自己到井上去汲水，並不再要別人幫忙，他立在井口的邊緣上，望井底深不可測，却一點兒也不害怕，他不費力氣，便把一桶水從井底提出，而且奇怪，他有許多小牛和小驢，他在領它們飲水，他夢見村裏許多小孩，他們在同他玩耍，他們都很愛他，尊重他，彷彿拿他當首領，他們還說『甚麼！讓你

那瞎外婆去她的罷，不必管她，我們儘管到井上來玩兒……」他忽然醒了，他想很高興地告訴：『我夢見——』可是他却不曾告訴，因為睡在他旁邊的不是媽媽，而是瞎外婆。一天過去，等黃昏來臨了，他到了井上，他還又想起了他的夢境，可是村裏的孩子們還是不理他，也對他毫無親近的意思。不過對於自己動手汲水這一件事，像夢裏經驗的一樣，他倒是想大胆地試探一下。他在找一個機會，那就是當村人們還不會到井上去的時候他就先去。他懷着好奇心走到井上，他把水桶且放在一邊，自己先蹲伏在井口的青石台上向下探望：『啊呀！一個小孩！』他發現了奇蹟，他看見井底有一個小孩在向他仰望，他猛然站了起來，却不料迎面正來了外婆的隣人，那人自然也是來這裏汲水，他也知道他的義務，他一面把小鈴兒的小水桶向井底放送，一面又嚴厲斥責道：『你這孩子，你可是要作禍！你蹲在井口可是要跳井？好啊，跳下去管保你回老家，看我不告訴你外婆！』說完了，把嚴厲的臉色一變，却變成了
一個微笑。

一個雨夜。沒有風，雨靜靜地洒在田野上，洒在村莊上。沒有人聲，連犬吠聲也沒有。小鈴兒睡在外婆身旁，他睡得很酣。外婆聽着外面的雨聲，聽着小鈴兒的呼吸聲，終於分不清甚麼聲音，却忽然聽到小鈴兒一陣大笑，『哈哈……』像一個貓頭鷹在森林裏呼叫。她非常驚訝，她幾乎要坐了起來，但過了一會小鈴兒却安靜地睡去，她知道孩子在作夢，却不知道孩子在夢裏遇見什麼。她本來不會睡，經過這一驚，她就更不能入睡了，她也許想起了死去不久的老伴兒，也許想起她貧苦的女兒，也許想起在不久以前她還有一個光明世界，如今却完全喪失了，然而幸虧還有小鈴兒，他雖然小，却正好作了她的觸角……她大概想得很多，她終於感到了困倦，她正要把自己交給睡眠，可是忽然她又被驚起，她聽到小鈴兒又是一陣大笑，『哈哈……』像貓頭鷹在森林裏呼叫，而且緊接着：『來了！來了！』小鈴兒這麼喊着，緊接着，也不管她怎樣叫他的名字，怎樣在暗中胡亂摸索，小鈴兒從床上翻了下來，緊接

着，是穿鞋的聲音，開門的聲音，小脚步在泥地上拍擊的聲音，遠了，聽不清了，只剩下淅淅瀝瀝的雨聲。由於她連續的一陣呼喊，不多時隣人們跑進來，雖然看不見，她却感到屋子裏紅通通的，她知道有人帶來了燈火。人們在亂紛紛地問詢，終於在泥路上尋出了小鈴兒的足跡。雨在人們的斗笠上響着，燈籠在人們的脚下照着，不錯，兩隻小脚印看得相當清楚，一直走到井畔，足印不見了，却只見兩隻濺了新鮮泥土的小鞋子，而且是相當整齊地排列着，像一對小鴨，躺在水光閃閃的青石井台上，那正是小鈴兒的小鞋子……

吃石頭的人

『飢得很，餓得很，餓得很，飢得很。』

老道士站在一個土岡上，三翻四覆地這樣唱着。

是黃昏時候。太陽落了，月亮還未上來。到處是灰暗的顏色。街上人來人往，倉皇的，悠緩的，但都爲這個念念有辭的道士所吸引了。道士有一雙大眼睛，兩個白眼球，在那又瘦又小的三角臉孔上顯得太大了，他每念一陣，便把白眼球轉動一次，那白眼球彷彿愈轉愈大，終於變成了兩片凍結的湖水，多少蒼白的面孔，多少迷茫的眼光，都被他那一雙白眼球攝住了。

『飢得很，餓得很，今年六月裏人吃人。』

他又這樣念着。他舉起了他的手杖，那彎曲如蛇的手杖上繫着幾個鐵環，鐵環

也在暮色中發着光，如許多小蛇在杖上爬行，而且發出鏘琅鏘琅的鳴聲。

『善人請看，貧道破破爛爛，手爛腳爛，爛衣爛褲，就是心子還不爛。』

他放下了手杖，一面念着，一面指着自己的心口。人們的眼光都集中在他的胸部，彷彿要看透他那藏在腔子裏面的心。看不到心，却只看到了手，那是一隻又乾又瘦的手，每一個手指都顯得特別長，像些又細又彎曲的小竹枝。

許多人走到這裏便停下脚步，大家把道士包圍了起來，站在人叢外面的都蹣跚起了脚跟。

『飢得很，餓得很，今年六月裏人吃人。』

他又重複地念着。他把手杖讓給左手，以右手探囊而取出滿把的石子，那些石子或黑或白，或白或圓，或如花生，或如棗子，那些石子在他的手掌上轉動，發出嘩啦啦的聲音。他又把手杖扶在胸前，把右手中的石子傾向左手，石子嘩啦啦一陣響，彷彿在說：『這真是石頭！』老道人用右手檢一顆石子，放在嘴裏，吞了，而且咽了，他臉

上的筋肉在痛苦的扭動，他伸長頸頸，又一再地噎着氣。

『飢得很，餓得很。』第二顆石子又被吞下。

『餓得很，飢得很。』第三顆也吞下了。

第四顆。

第五顆。

觀衆的眼睛都發了呆。有一個女子在抹眼淚。她的手在衣袋裏摸索着，她準備捨施。

『衣爛褲爛，就是心子不爛。』老道士又說，『貧道既不爲金，也不爲銀，就是爲了這一片心。』

他把手裏的石子放回衣袋，又從衣袋裏取出了一個黃色的小包：

『善人，貧道有一句话言奉贈，可以免除你一家的禍星。兩塊錢一包，只爲換你的心誠。外送符咒，不取分文……』

他的話還不曾說完，那女人就已經顫抖着手指把兩張紙幣遞給了道士。緊接着是十幾隻捏着紙幣的髒手。有一個老年人還在暗暗地歎息：『唉，這個年頭！』

老道士一面接錢，一面分送黃紙小包。並一一親切囑咐：

『善人，這黃紙包切勿隨便拆動，須至明晨在佛前燒過早香之後才能開封，裏面的言語是你一家的救星，只許記在心裏，不許向人告訴，告訴了別人就不靈了，這雖然不是千石穀，萬石糧，却可以免除你一家人吃人的災難。外送符咒一張，貼掛大門便了。』

接受了黃包和符咒的人們，有的帶着滿心的感激擠開一條路走了，他們那又黃又瘦的臉上並沒有笑，却是無限的嚴肅。有的人却依然佇立觀望，彷彿還等待更多的奇蹟，因為那個老道又從布袋中抓出了石子，在吞食着，而圈子外面的人還是愈來愈多，想向外擠也頗不容易。

一羣小學生放學回來，看見這樣熱鬧，便死力向裏擠，他們終於擠入了核心，不

久之後觀衆中起了一次騷動，當幾個小學生重又擠出之後才恢復了平靜，才又聽到那個老道士念道：

『飢得很，餓得很，今年六月裏人吃人。』

而幾個小學生也同樣念了起來。他們一面走着，一面爭執：

『奇怪呀，人怎麼會吃石頭？』一個說。

『他餓呀，餓得沒有辦法就只好吃石頭。』另一個回答。

『我不信他會真吃，真吃了一定會死，石頭是硬的，化也化不開，屙也屙不出。』

第三個提出異議。

『不不不，』第四個搶着說，『我聽人家講過一個故事，說古時候的神仙煮石爲糧，煮爛的石頭好吃極了，麵都都的，像栗子。』

『真的嗎？』另一個爭辯，『你總愛說古時候，現在可不是古時候了，古時候人餓了吃石頭，現在人餓了就非米麵不行，草根樹皮也比石頭好，報上說有地方老百

姓……」

他的話還不會說完，另一個就插了嘴：

「若是吃石頭可以充飢，那麼一切問題就都解決了，人人不發愁，天下太平。」

「瞎說八道，」前邊那個被截斷了話的又趕忙接上，「假如石頭也可以充飢，那時候石頭也就得用錢買，也就有人囤積，像現在……」

「我說我說，」另一個又把人家的話截斷了，「我說人吃人可真有其事？怎麼能吃人呢？人肉又不好吃，不比豬肉牛肉。」

「不好吃？」前邊那個被截斷了話的又趕忙接上，「你又不曾吃過人，怎樣知道不好吃！餓得要死的時候什麼都好吃。王老師不是給咱們講過一篇叫做什麼「平常的故事」嗎？那是一個俄國故事，說大家無飯吃，先吃草根樹皮，又吃人家的死人，最後大家就瞪着大眼說：「咱們就互相吃吧！」那故事可怕得很。」

「不錯不錯，我想起來了，」一個說，「王老師還說那就是俄國大革命的原因。」

王老師講了那篇文章以後不久便被學校辭退了。」

「可是，」那個專喜歡打岔的又開了腔，「那個老道士的黃紙包裏是什麼？」這一問卻把大家問倒了，他們爭論的結果是去買來看個明白，買一張嗎？不行，恐怕各包的字都不一樣，那麼就多買錢呢，大家湊，衣袋裏沒有錢的人由別人暫借。他們把錢湊齊了，卻又要各人負各人的責任，因為他們還要從那黃紙包裏的文字賭一賭自己的運氣。結果是他們又以排山倒海之勢衝了回來，擠入了人堆。

「餓得很，餓得很……。」

那老道士正好把一顆石子吞下去。五六隻捏着紙幣的小手都一齊伸了過來。表示驚訝的是那些觀眾，老道士卻依然鎮靜，一一地交付了紙包，還不等遞出符咒，更不會等到囑咐黃紙包如何拆封，一羣小學生就又用力擠了出去。離開了圈子，他們一面走，一面喘着粗氣拆黃紙，接着一陣嘩笑：

「啊呀，」一個說，「我的紙包裏寫的是「米」！」

「我的是「麵」」又一個喊。

「我的是「肉」」

「我的是「鷄」」

他們差不多是在同時喊了出來。只有兩個人還不會出聲。他們兩個的紙包也已拆開了，字迹卻有點模糊，天色本來已經相當暗，結果他們聚攏了起來，大家細心地猜測那些字：

「我這一張上卻不只一個字，第一個好像是個「殺」字，以下的看不清了，」
一個人低聲說，望望大家。

另一個卻又說：

「我看這一張上第一個彷彿是個「打」字，下邊還有幾個字，無論如何也看不出。」

由於這些奇怪字眼在他們的心理上發生了特殊作用，他們之間有暫時的沉

默。

他們肩並肩在沉默中走着。

他們忽然發現有一個人落後了，他正在後邊從路上揀拾甚麼，他正是那個懷疑吃石頭的人。

他急忙趕了上來，他手裏握了一把石子，那些石子有黑的，有白的，有長的，有圓的，有的像花生，有的像棗子。他把石子從左手傾入右手，又從右手傾入左手；石子發出嘩啦嘩啦的聲音。他趕到同伴們的身邊，他忽然從口裏吐出一顆石子，他高興地喊道：

「我就不相信那老道會吃石頭。他是把石頭藏了在舌頭旁邊的。不信，你看我！」

他一面說着，一面又把那顆石子放到嘴裏，而且還故意大聲說話，表示石頭在嘴裏對說話並不妨礙。

「你只吃一顆，當然無妨，老道士卻是一連吞許多顆！」

「那麼我再吃一顆！」

懷疑吃石頭的人一面說着，一面把另一顆石子向嘴裏放，正要伸出大拇指說一句大話，兩顆石子却爭先恐後地一股腦兒搶過了喉嚨，完全咽下去了。

連他們表示不相信的時間也沒有。真正吃了石頭的人就放聲大哭起來。因為他知道吃了石頭會死，除非馬上到醫院去開刀，然而這話談何容易，他們家裏連米都不容易買到，哪裏還有錢割肚子。

他倒在地上，打着滾，哭得連嗓子都嘶啞了，他的同伴們都束手無策，有的人卻還緊緊地搖着那個小小的黃紙包。他們的周圍聚攏了很多人，警察先生也來了，他以爲是車或馬碰傷了小學生，等他問明白之後卻急急地離開了，他要去找那個老道士，他的後邊追隨了很多人。

老道士還在被善人們包圍着，他正在念着：

「飢得很，餓得很，今年六月裏人吃人。」

而又剛要把一顆石子吞下去的時候，他看見那個警察兇兇地向他走來，警察後邊又擁着很多人，他靜了一下，向衆人說：「緣法已盡，」鏘琅一聲舉起了手杖，便揚長走去。然而「善人」們又那裏肯讓他走，有些人還正在羞澀地從口袋裏掏出了紙幣向他遞送，口裏還懇求着：「師父，師父，請你再慈悲一刻吧。」至於那些連一文錢也沒有的人就更無可如何了。

道士在前邊走着，羣衆在後邊追着。後面是警察和另一夥羣衆。

一陣大風旋起來，吹得滿街沙土，迷了人們的眼睛。月亮也上來了，照出遍地的影子，影子搖幌着，模糊而又荒亂，像些幽靈。

水的裁判

連綿雨一直下了多日。現在還在下着，而且下得正急。聽那傾注的雨聲，彷彿在說：不必期待什麼晴霽，雨是永沒有停止的一日。

在急雨中，兩個人默默地在街上前進。除却他們兩個，街上沒有什麼人。

這是一座山城。小小的城寨就建立在一座荒瘠的山坡上。而山下，也就是城邊，便是一道奔流的江水，江的彼岸又是一列荒山。這條江，素常水面寬闊，平明澄澈，時時有運貨帆船和捕魚小舟在水面來往，這城寨中人民也就從這道流水吸取一些利益。但到了雨季來臨的時候便完全變了面貌。兩面山上雨水都向低處匯集，涓滴成溝渠，溝渠灌澗谷，每個澗谷都形成一道河流向江心奔赴，不過幾日工夫，江面已

澎大到無邊無緣，假如不是兩面山崖護持，黃流蕩蕩，恐怕非溢到天邊不可。江水發着虎虎的吼鳴，衝激着兩邊的山，震撼着山上的城，濁浪吞噬着雨柱，飛着，濺着，跌着，翻着，號着，喘着，甚至連那烏暗的天空也受着威脅。濤聲雨聲之中，偶爾還聽到幾聲轟隆的聲音，像是雷，然而不是雷，是城中屋舍垣壁傾倒的聲音。

若在平時，一片黑雲也會打出一陣霹靂，現在却只是下雨，不再打雷，彷彿一個巨人，一朝行動起來，便不再說什末空話了。雨下着，永無停息，江水澎漲着，也永沒有滿足的意思。

在急雨中，兩個人默默地在街上前進。除却他們兩個，街上沒有什麼人。

這兩個人，一個道左，一個道右，彷彿兩無干係。他們既不仰視前路，也不左右顧盼，只是垂頭向前走。

這兩個人，不披簑衣，不戴葦笠，從頭頂到脚底，都浸在水裏。雨水從他們頭髮上

向下流，流在臉上，流在嘴上，他們也從不舉手揩拭。他們就這樣向前走。

忽然轟隆一陣響，好似一聲雷鳴。

在這城寨中的某一個偏僻角落裏，一個小院落中的一間破屋倒了下來。一個老婦人，一個中年女子，在那間倒了的屋子裏揀取一些被壓壞了的東西。一個小孩子在旁邊哭着。有幾個隣人匆匆地跑了過來，用了特別提高的聲音問道：

『怎麼樣，沒有傷着人嗎？』

『幸虧沒有，不過把鍋灶全壓爛了！』那中年婦人答。

雨聲，江聲，把問答的聲音都淹沒了，彷彿那對話的人隔得遙遠遙遠的。

『石頭大哥呢？他不在家嗎？』一個隣人問。

老婦人從泥土中揀出了一個破鍋蓋，她提着那片黑木板在雨中立了一會，憤

憤地答道：

『前世裏作孽的！他從昨天就又到大山家去討那點舊債，大山還是不承認有這筆債，還是那老話，說是既沒有借字，又沒有賬本，他老子都已爛得只剩白骨頭了，還償什麼債！兩個人就又打了一場。今天早晨，石頭剛起床就又出門去了，說不定……』

雨柱在她的斗笠上用力的摔打着，一陣風來，她幾乎栽了一個跟頭，她的話咽住了。

隣人們看看情形，也沒有什麼可以爲力的地方，而且在雨裏是立不住脚的，於是就抱怨着雨，抱怨着沒有乾柴燥火，更抱怨着屋漏，又匆匆地回去了。最後一個隣人還安慰着老婦人道：

『你們也不必收拾那些爛東西了，淋了雨是要病的，石頭大嫂也該管管孩子，你看孩子也在雨裏立着。』

婆媳兩個還在揀拾泥土中那些零碎器物，孩子的啼哭，彷彿並未聽到。那老婦

人，一面淋着雨忙來忙去，一面還自言自語：

『前世作孽的，爲了這幾文錢的鬼債也不知鬧過幾番了，其實這點錢算什麼呢？所爭的只是一個是非黑白，不然，誰還討這些死氣！』

她從泥土中揀出一把菜刀，用力的向石階上一擲，發出噹哪的聲音，她又繼續尋找，並繼續自言自語：

『你老子死了就不還債？那筆債，就差一點兒沒有用尖刀子刻在你老子的骨頭上！沒有借字？沒有賬本？憑良心說話，那筆債是寫在良心上的，這還不行嗎？不講良心，天殺的！』

她的話在雨聲中模糊不清。她的媳婦也不聽她，也不言語，只在那泥土中揀着，拾着。她緊緊地繃了眉峯，忽然從牙縫裏迸出一句話來：

『牆倒屋塌差一點壓死人，這個天！』

她埋怨着，又向哭着的孩子瞪起了眼睛。

雨下着，而且下得正急。兩個人默默地在街上前進。除却他們兩個，街上沒有什麼人。

這是通到江邊的一條大路。這裏的居民比較多些。灰色的房子罩在白茫茫的
雨裏，看不十分清楚。有些大門是閉着的，有些是開着的，然而也只是開了一條縫。偶
爾有一個人影從那開着的門縫裏向外張望一下，或者看一看天空，或者看一看街
的兩端，縐一下眉，或者沮喪地詛咒一聲，就又把頭縮了回去。什麼地方彷彿有用
了死力劈木材的聲音，甚麼地方彷彿有雨水敲打着金屬器皿的聲音，偶爾又好像有
人在撕裂着喉嚨呼喊，責問，咒罵。還彷彿有驢子在槽頭悲鳴的聲音。這一切聲音都
模模糊糊，被江聲雨聲包裹着，壓服着，抑制着，似有似無，似遠似近。只有那轟轟隆隆
墻倒屋塌的聲音，還可以大致辨別是在哪一個方向。

這條街道是用青石板鋪成的，在平時這些石面上滿是灰土，灰土中又到處散擲着草芥，破布，果皮，菜根，和牲畜矢溺。現在却不然了，現在被雨水沖洗得非常潔淨。從街的這一端，到街的另一端，是一片青石，雨水像是一條大瀑布似地，順着街的傾斜面，在青石上瀉過，一直瀉到江心。只要是流着的，不管什麼地方的水，都和那江水同謀，它們要攜手，它們要打成一片，它們要造成一片洪水，它們要淹沒山嶺，毀壞居廬，吞噬人類，而且要恢復到一個洪荒時代。然而，就在這惡意的洪流中，却正有兩個人在默默地前進。他們就踏着這道洪流，踏着這洪流之下的石板，向那洪水的主流走去。他們彷彿是世界上最初的人類，第一個哥哥，和第一個弟弟，那麼寂寞，孤單，嚴肅而又傲岸，在他們以前，沒有父和母，也沒有一頁歷史；雖然他們脚下那些青色石板，那是多年以前從荒山裏採了來的，如今已被人們的步履——這文化發展的軌跡——磨得平滑又光澤，就在那奔流的水下，也還看得見有些美麗的花紋，如啄玉匠在玉石上磨出來的山水蟲鳥與花卉。

雨還是瘋狂的下着。在雨中，在流水中，兩個人默默地在街上前進。除却他們兩個，街上沒有什麼人。

和他們行進的方向相反，在這街的彼端，在山坡上的另一個角落，在一個人家的簷前，一個中年婦人正同一個鄰家女人談着話。那鄰家女人渾身上下淋得透溼，證明她是在雨裏走了不少的路。她用了她那溼漉漉的衣襟，緊緊地兜着一點米。她是到這裏借米來的。她此刻正要辭去。那個中年婦人却彷彿有多少心事要向她吐露，雖然鄰家女人有趕快回去的意思，却無論如何也不好馬上走開。

「你說，天下有這樣的道理？混賬石頭一再來討那空頭債，說是我們那去世的老人當初向他老子借過錢，如今老人都不在了，既沒字據，又沒保人，憑空來訛詐！他還說什麼良心熱心，問問良心是中吃的？還是中嚼的？假如那良心中吃中嚼，我倒要

吃它兩口，嚼它一嘴。這件事已鬧過多少番了，又要到縣裏告，又要到府裏告，到頭來那裏也不敢去告，這就證明他理曲，可是他偏又說這年頭人心已歪到地獄裏去了，連官家也沒有天理可說了，你聽，這算什麼話呢？昨天已來鬧過一通，今天早晨又來到門前鬼叫了一陣，你大山叔竟被他拉走了……如果我們真借過他的，當然要還，可是我們並沒有。」

她一面說着，一面兩個手掌重重地拍了一下，又把那薄薄的嘴唇用力扁了一下，表示她的憤慨。那鄰家女人聽到這裏，心裏立刻暗了一陣，她以為這些話彷彿是為了她的借米而說的，她很想表明一句『將來一定加倍奉還』的話，但是終於未能出口，只好連連打着躬，退了出來，她一面退着，一面訥訥說道：

『大山叔回來，一定要替我說一聲，家裏漏得厲害，孩子們還在等我哩。』
說罷，出了大門，像一個幽靈似地在雨中消逝了。

雨還是下着。在急雨中，兩個人默默地在街上行進。他們就如同被街上那一道洪流冲着向前走似的。除却他們兩個，街上沒有什麼人。

他們走到了街頭，出了城門，也就走到了江邊。在平日，從城門到江邊，還有一段路，還要下一段很高的台階。現在却不然。這座小小的城寨彷彿是一隻攏在岸邊的漁船，那本來顯得頗高大的城門，此刻也就正如那船篷的入口。他們站在那水邊上，就如同站在船舷上。雨淋着，水冲着。他們面對面凝視了一回。他們正如一對兄弟，彷彿在商量如何渡過這一道浩浩蕩蕩的江水。最後，那個年齡稍長，面容顯得蒼老的「哥哥」終於把那個像「弟弟」模樣的人用力拉了一把，兩個人便一齊在泥水中跪了下去。

這兩個人，就彷彿那原始人對着「自然」在禱告一樣，他們各朝不同的方向，把頭深深地向泥水中伏叩。

『如果我沒有良心，訛索債銀，上天不容，我當在這江心淹死。』

對方，那個「弟弟」模樣的，也暗自喃喃了一陣。

他們的禱告被江聲和雨聲接受了去，他們的耳朵裏只聽到水的呼號，他們彼此，就連各人自己，也聽不到喃喃的聲音。然後，他們就手牽着手，默默地向江水走去。他們的目的地是江心，是那江水最兇險的地方。他們要把自己交給那江水去裁判，他們要問問江水，究竟是「你」還是「我」。但他們走不多遠，就一齊爲浪濤所吞沒，連掙扎的影子也不見，就永久不再上來了。

雨下着，而且下得正急。江水發着虎虎的吼鳴，衝激着兩邊的山，震撼着山上的城，濁浪吞噬着雨柱，飛着，濺着，跌着，翻着，號着，喘着，甚至連那烏暗的天空也受着威脅。

雨下着，並沒有停歇的朕兆。街上的水像一道大瀑布。街上沒有行人。江上的波濤在一瞬之間起着萬千變化，那就是一些神聖的文字，那就是石頭和大山的判決書。

沒有太陽的早晨

早晨八點鐘，霧氣非常濃重。

王嫂抱了許多要洗的衣服，從後院裏邁着躊躇的步子拐了出來。她仰起了黝黑色的面孔，向應當有太陽的天空一再張望，她還不自覺地把左手向額前一罩，結果却用力地縐一縐眉頭，心裏想道：老是這樣壞天氣！

她埋下頭，向井邊走去。一隻大公鷄，站在井邊的轆轤架上，正伸着脖頸長啼，一聲尚未啼完，更機警地從轆轤架上張了下來，僅僅逃開了王嫂手中擲來的棒杵，忽左忽右地搖擺着血紅的大冠子，半飛半跑地逃走了，喉嚨中彷彿還繼續着那啼叫的餘音。

『死鷄！你看你叫得多麼開心！』

王嫂一邊罵着，躬腰拾起了棒杵。

她心裏又是鬱悶，又是惱怒，她有一肚子冤氣要發洩。天氣不好，洗衣服自然晒不乾。可是這不要緊，主人家有熨斗，有炭火，衣服要穿，可以慢慢熨乾。不知好歹的大公雞，在轆轤上拉了屎，這雖然使她生氣，可是實在已經慣常。今天她是觸動了另外一件心事：她迎面看見大公雞揚氣地啼着，她心裏就恨恨地想道：『死雞，你該是因爲黃家的雞給了你作了替死鬼才這樣地高興！』

而且，她從黎明時一覺醒來，便被夜裏的夢境糾纏着。

她夢見了狗兒的爸爸，他帶着滿頭滿臉的鮮血，站在她的面前。

『你看，毛老爺到底把我放了，說翡翠鐲子不是我偷的！』

她的淚水不自覺地淌下來了，她的淚流得很暢快。但是她心裏非常別扭，她明明知道狗兒的爸爸是已經死了，爲什末又會回來呢？難道他的死才是一個夢嗎？她心裏好不明白。還不會來得及問他是怎麼回來的，却只聽他說道：

「我還是先去見見老爺和太太吧，應當謝謝老爺和太太的恩典。」

話剛說完，他就要到上房去見老爺，她知道老爺這時候正在燒鴉片，不應當去擾亂，她要一把將他拉住，他却猛然用力把她一推，她被他摔倒在地下，就這樣醒來了，她的眼角上還掛着眼淚。她茫茫然躺在床上，聽着睡在她身旁的狗兒在沉睡中發出來的呼吸聲，看着從窗上透過來的微白，她無論如何再也不能入睡。

她心裏亂得像一團亂麻，她想從中摘出一個頭緒，却愈摘愈亂。她想痛快地哭一陣，可是她又哭不出。她只是瞪着大眼睛，想不出所以然來，地那麼亂想着。

她想，狗兒的爸爸真是死得糊塗。等她得到了消息的時候，一切都已經完了。她看見的只是一口白木棺材，主人家告訴她說，狗兒的爸爸叫老爺生了氣，他要同老爺打架，老爺吩咐僕人們把他打了幾下，他自己就跑到後園裏上了吊。連那白木棺材也不讓她多守一會，就慌慌張張地埋到土裏去了。她想起當天的情形，真是該怨自己，狗兒的爸爸本來說那天不到毛老爺家來的，因為他覺得身體不舒服，心裏老

是亂跳，但她却一再勸他，說主人家請佃戶吃酒，而且還要算賬，說不定還有加租之類的事情，怎麼好意思不親自到場呢？於是他就來了，來了就永不能回去。如今只剩了她一個人在這裏受罪，她此刻越發地覺得，她當時真不該到這裏來作工，更不該接受毛家那五百塊洋錢，因為這些，對於她的婆母，她的狗兒，實在並沒有多少幫助，雖然當時毛家是用這方法來作為對於死者家庭的安慰，實在却是用了來遮掩他們的罪惡。試想，一個人被活活的打死，哪里還會昧得住呢？她不知道已做過了多少惡夢，總是見狗兒的爸爸帶着滿頭滿臉的鮮血來對她說：『主人家那翡翠鐲子到底可並不是我偷的。當日有那麼多佃戶來吃酒，爲什麼却偏偏誣賴我？他們說我會經到上房去過，可是我不會去！』如今有什麼辦法呢，爲了生活，還不得不留在這裏，但她心裏明白這實在對不起死者，尤其是當她看見那一對鮮綠翡翠圈圈還正帶在毛太太那白嫩手腕上的時候。她當年也曾經想到過要到官家去鳴冤，但是人家勸阻她，說毛老爺同官家是一家，他們天天在一塊兒吃酒，打牌，燒鴉片，你還有什

末辦法呢！自然，如今一切都晚了，一切也都完了，狗兒爸爸墳上的草已經長得那麼深了。想到這裏，她的眼裏又滿含了淚水。

天色漸漸明亮起來，她應當起床了，可是覺得很懶，她甚至什麼也不會覺得，她更不會想到起床晚了也許會挨毛太太的責罵。她心裏一片靜止，等她聽到狗兒忽然輾轉了一番而又睡去的時候，她才恢復了意識，她想，是不是應當把狗兒喚醒呢，是不是應當喚他即刻起來呢。媽媽在晚上是不能早睡的，孩子貪戀媽媽，也不睡；早晨天明了，就不能不戀着床頭。她沈吟了一會，她心裏說道：也罷，就讓這可憐的孩子在自己身邊多溫暖一會吧，也許今天下午孩子就應該離開了。孩子很少到城裏來，偶爾來了，就再也不願意回去，他這次已經來住了兩天，再住下去，就難免聽毛太太的邪話，她還記得燒火的李嫂是爲什麼被辭掉的。她不能不想到這位毛太太的厲害。這位毛太太不比毛老爺，她早起晚睡，察前觀後，家裏一針一線一米一粒都逃不過她的眼睛，這毛家的萬貫家業彷彿就在她自己的手指尖上。她又會對下人們甜

言蜜語，又會對下人們作福作威。王嫂心裏真有點怕懼，而她只要一想到她，就立刻看見她那黃臉上一對三角形的眼睛，那眼睛彷彿永在暗中瞧着她，下人們常常說就連老爺也怕這一對三角眼，該不是假的。可是孩子的苦處她知道得更清楚。孩子要靠媽媽，孩子貪口腹，家裏雖然有奶奶照顧，可是奶奶總不如媽媽，而且在家裏所吃的是什麼呢？漫說吃得好壞，包穀白薯能吃得足夠就很不容易，在這裏，雖然媽媽不見得有工夫體貼他，只要他看見媽媽的面孔，聽到媽媽的聲音，就覺得有了靠山，何況他更貪戀在這裏陪同媽媽和其他下人們吃着毛老爺家的白飯。孩子在家裏真太寂寞，如今家裏是連小鷄小狗之類的東西也已無力飼養，孩子怎麼樣玩耍呢？大概就只能呆望着兩間茅屋前那一大片稻田，可是如今田地間青的綠的也已經不是自家所栽種，自從狗兒爸爸冤枉死了之後不久，毛老爺就把田地轉佃給別人了。那末就讓孩子永久留在自己身邊吧，她並不是不會這麼想過，甚至想到叫孩子也在老爺家裏找一份執事，可是孩子還太小，什末也不能作，何況老爺太太是絕對

不肯收留的……她想到這些，簡直就不能再轉動自己的身子，她又木然了一會，時間實在已經不早，只好悄悄地爬起身來，還惟恐驚動了孩子的好睡。當她立在床前，在灰色光線中看清楚了自己孩子的臉面而想到「你真是你爸爸的種子，鼻子嘴唇無一處不同爸爸相似」的時候，她心裏就又陡然地黯了一下。

夢中的情形一直纏繞着她。此刻，她看見那興高彩烈的大公鷄，就拿它當了出氣的對頭。她想起黃家的雛鷄代替了大公鷄而被殺的情形：

毛老爺說要吃鷄。

廚房說只有一隻老公鷄。

老爺說要吃嫩母鷄。

廚師說黃家有，就怕人家不肯賣。

太太聽到了，就截然地說：管他肯賣不肯賣，給我捉來宰。

於是黃家的母鷄便被宰了。

昨天她親眼看見廚師追着趕着地來捉小母雞，她親眼看見那隻小雞被割斷了喉嚨，流了血。血她想起了她的夢境。

黃家是客戶，住在毛老爺家的花園裏。

這花園建築得非常講究，一廳兩廂，陳設極華麗，方方的大院落，滿天遮着樹蔭，花畦，魚缸，石桌，石凳，應有的都有，這本是毛家宴會的地方，如今却變得非常荒涼，魚池涸了，花卉枯了，只是滿地落葉腐草，黃家男子是外省來的教書先生，白天幾乎全不在家，女的帶着一個小女兒管理家事，因為院裏樹多虫多，就養隻小母雞，希望它吃虫下蛋，並給孩子作爲玩物。其初黃家在這裏也住得安穩，日子久了，那女子就由於得知了一件祕密而一再地抱怨丈夫。那洩漏祕密的人就是洗衣服的王嫂。有一天，王嫂悄悄地對黃家女人說：

『黃太太，你可知道那個事——就在那棵梅花樹下呀！』

『梅花樹下什麼事呢，王嫂？』她驚訝地問。

「吊死鬼呀什麼？毛家二小姐就吊死在那裏。難道你還不知道嗎？」

她是不知道的。黃家男子由於貪圖省些房錢，又喜歡這一院子幽靜，就瞞着女人被介紹到了這裏來居住。但祕密既經洩露之後，女人便日夜恐懼，常說夜裏聽到什麼動動靜靜。至於那毛二小姐上吊的原因，則傳說不一，而衆人相信的却是由於婚事，因為那位小姐也頗想學學時髦的「自由亂愛」，可是老爺太太却絕對不准。王嫂於無事時常常到這黃家來閒談，有時也偷偷地用主人剩餘布帛作成小鞋小帽來賣給黃家，得了錢添在工資裏作爲生活的補助，給住在鄉下的婆婆和兒子買點吃的用的。她又常常在黃家女人面前說些主人的是是非非，這黃家女人面前成了她惟一可以洩憤訴苦的地方。

她正把兩手放在轆轤把上，想放開井繩汲水，那轆轤稍稍搖動了一下，却又停止了，因為她又想起了別的事情。她想起太太還未出來，而且天氣這麼壞，她實在也沒有開始洗衣服的興致，就想到黃家女人面前去說說話，她想告訴黃家女人：毛老

爺吃了雞，你要知道好歹，就不必聲張，聲張起來惹亂子，主人家吃客戶的雞是應當的。她還想告訴：有一天毛老爺曾經告訴毛太太，叫毛太太再告訴黃家，千萬不要讓小娃兒們折弄花園裏花木，假如折斷大枝，主人家就死大人，折斷小枝，主人家就死小孩。她還想告訴：有一天毛太太曾對下人說：黃家住在這裏要識趣，吃了井水不必說，却應當自己備一條井繩，毛家的井繩是不准別人家使用的。她還要告訴：她夜裏做了夢，夢見狗兒的爸爸……

可是她剛走到花園門口，剛要舉手打門，却發現黃家的門已在鎖着，她心裏就納悶道：爲什麼一家人竟這樣早就出去了呢？正遲疑間，忽然從正廳那邊傳來了尖利的喊聲：

『賤骨頭，還不給我滾出去！』

王嫂立刻就知道是毛太太的聲音，她想，不知道哪一個下人又惹着她了，她無力地把那隻舉起來敲門的右手放在門環上，她傾耳諦聽：

「我們毛家不是孤兒院，沒有閒飯養活閒人，沒有教養的賤東西，白米細麵地吃着還不算，把一罈子松花都給偷光了。」

王嫂心裏怔了一下，「閒飯養閒人，」難道是——

她心裏驚疑交集，接着就又聽到毛太太提高了嗓子：

「王嫂！王嫂！王嫂！」

她像從夢中醒來，轉身就向內院的旁門走去。走廊下的三合土道路本是又平又滑的，然而她的脚却像踏在崎嶇的山道上，一步高，一步低，她用力矜持着向前走，她聽到了小孩子啾啾的哭聲，那不是別人，正是狗兒，狗兒亂披着衫子，兩手抹着滿是眼屎的眼睛在哭着。孩子有立刻撲向母親懷抱中的趨勢，但是並不敢，因為後邊緊跟着的就是那位怒氣沖沖的毛太太，毛太太那一雙三角眼瞪得大大的，連薄的口唇也在顫抖着了：

「王嫂，王嫂，你要養兒子，就不要在我家，你要在我家，就把兒子送回去，什麼時

辰了，還讓你寶貝兒子在屋頭睡大覺，我們毛家可不興這個！你該知道我平日爲人仁慈，待人寬厚，小娃兒在我家吃幾餐飯倒不在乎，千不該，萬不該，把我四十個松花都偷吃光了，你想想，四十個，吃得光光的，難爲他連蛋殼都不讓見一個！

小狗兒啣啣地哭着，王嫂低着頭，縐着眉，黝黑色的臉孔變成深紫色了。毛太太背後遠遠一個角落裏有四五個男女用人，都在交頭接耳，竊竊私語，有人伸伸舌頭，有人又縐縐眉峯，有一個年青女工在後面用食指向毛太太狠狠地剜了兩下，掄一陣風就馬上走開了。毛太太又繼續喊道：

『這年頭簡直無王無法，沒有我們這些有身份的人家的路了，誰要來吃就吃，誰要來喝就喝。我哪有這麼多閒飯養活閒人。如今什麼不貴？誰家不難？偏偏又不走運，不是官家要糧，就是軍隊要草，縣上新官到任，就派人來，要徵五十石穀子！穀子！穀子！我哪有那麼多穀子！』

王嫂只是沈默着，咬着嘴唇。這沈默使毛太太益發生氣。

「怎麼樣？難道你是木頭，是石頭，是聾子，瞎子，不會出聲的啞子？」

毛太太說罷，轉身要走，却又回過頭來對王嫂說：

「王嫂，你教養的好兒子，好寶貝，我的四十個松花換不出你一句話，我看你千萬可別動你那心肝一指頭！」

她一面說着，還把袖口一掙，翡翠鐲子在她的手腕上閃了一閃。然後用力掄起一陣風走向正廳，旁觀的男女用人都悄悄地躲開了。

王嫂的心裏也隨即爆炸開來。四十個松花，就算四百個，四千個，四萬個吧。她心裏有一股不可遏止的力量要向外湧。但是要湧到什麼地方去呢？站在旁邊的是她的狗兒，她一把將狗兒抓起，把他拖到走廊下邊的土地上，她順手揀起小花圃籬笆下一塊竹片，大紅公鷄嚇得咯咯咯的從花圃中逃開，小狗兒莫明其妙，喊着媽媽叫起來，竹片子落在狗兒屁股上，像連珠炮一樣地響着。

「一指頭！一指頭！你看我可敢動他一指頭！」

小竹片一起一落，愈來愈急，愈來愈用力。王嫂一面打，一面喊：『我叫你再來！我叫你再來！』竹片子斷了，斷成了一截，被丟開了，這才聽到孩子由斷斷續續的哭聲變成了一洩無餘的哀號。

王嫂站在一旁，兩手叉腰，一句話也不說，只是虎虎地喘粗氣。

孩子的哀號漸漸低微，王嫂心裏正感到要輟了下來，心想：『可憐的孩子——』但毛太太却又從正廳裏跳了出來：

『王嫂，王嫂，你不要裝模作樣給我看，我不怕，打出人命我抵償！你要打就真打，我看着你打！』

她的話還未說完，王嫂已經把籬笆牆上一大段竹片拔了下來，重新把狗兒按倒，用力向屁股和大腿上打去。孩子無力地掙扎着，哀號着：

『親媽呀，親媽呀，我的親媽……』

『親媽，我還算是你的親媽？我生了你，我可不能養活你，我今天就要把你打』

死』王嫂一面用力打着，一面這麼喊。

狗兒已聲嘶力竭，號也號不出，掙扎也掙扎不動了。打的人也已打得疲乏，再也沒有力氣打下去了，却還在揚起已經酸痛的胳膊打着，而且還在斷斷續續地喊着：『我叫你再來！我叫你再來！我叫你再來！』大竹片也打斷了，然而還在打，因為在旁門那裏那一雙三角眼還在兇殘地發着光。

通到外院去的走廊上有脚步聲響來。是住在花園裏的黃家回來了。前面是穿着制服的黃先生，後面是黃太太，太太手裏牽着孩子，後面有兩個被僱了來挑行李的伙子，今天是星期日，他們要搬家，此刻是黃先生帶着太太去看了新居回來。因為自從王嫂向黃太太說了那個吊死鬼的祕密，自從昨天毛老爺吃了他們的雛鷄，由於黃太太抱怨不休，黃先生也無可如何，只好聽從了太太，馬上就要搬走。

黃太太一眼看見了王嫂在死力打孩子，本想過去拉一把，却因為看見毛太太在一邊而作罷，她連一眼也不理睬，急急忙忙領着孩子去開花園的門。黃先生由於

要顯出自己的禮貌，就把他的長髮鬚髻的頭向毛太太點了一下，並在那蒼白的臉孔上作了一個苦笑，說道：

『毛太太，您早，請你告訴毛先生，我們今天就要搬走了。』

毛太太那面也把那一雙三角眼稍稍細眯了一下，說道：

『知道了，日後還請過來坐。』

她的聲音有些乾澀，她感到有點局促，不等黃先生再說第二句話，她就扭身回去了。

這時間，王嫂的胳膊早已停止了揮舞，她把斷了的竹片子一擲，頹然地萎坐在孩子身邊，兩手蓋在自己臉上，嗚嗚地哭了起來。

霧氣還是很濃的。大公鷄在井架上長啼。當毛老爺躬着腰身撒拖着睡鞋從屋裏走出來的時候，太陽正好從霧罩後面偶爾露了一下臉，毛老爺的面孔爲陽光所照射，白裏透青，顯得像一個死人。

午飯時間，男女工人們在廚房裏紛紛議論着，他們所談的是王嫂，狗兒，翡翠鐲子，四十個松花，新縣官，官家的徵穀，黃家的雛鷄，黃家的搬家，吊死鬼，和多霧的天氣。『總是不見天日！』他們這麼詛咒着。也就在這時候，王嫂，肩上背着她的小行囊，手裏牽着她的小狗兒，正用了堅實的步伐，突着嘴，鎖着眉，在無邊的曠野上走着。

木馬

孩子要木馬。

爸爸早已答應過給孩子買木馬。說幾時有了錢就去買來。可是直到今天還沒有買。孩子問：爲什麼爸爸還是沒有錢？爸爸沈吟了很久，沒有適當的回答。孩子問得緊，爸爸只好說道：學校裏還沒有發給。於是，孩子也就無話可說。

孩子的小手被捏在爸爸的大手裏。孩子沈默着，顯出一陣迷茫的神氣。雖然年紀小，可是她小心眼裏也彷彿懂了些什末，懂又懂不透，呆了一陣還要問。正要發問，忽然院子裏有人吶喊：

『捉住！捉住！捉住！』

這喊聲引起了一陣擾攘，一陣急劇的脚步聲，許多人影子從門前閃過。

這是一個小學校的後院。蕭老師夫婦都住在這裏。他們生活很窮。蕭太太除在這裏和蕭老師同樣服務外，間日黃昏還要出去教一個家館。其初孩子不讓媽媽去，後來漸漸知道媽媽多得幾個錢可以給自己添點吃的穿的，也就不再拉着媽媽的衣服襟子啼哭了。媽媽不在，爸爸便是孩子的唯一依靠。爸爸必須想種種方法同孩子玩鬧。爸爸須讓孩子騎在背上當馬。爸爸須學狗叫。爸爸須捧住兩手吹一陣「春咕咕」，孩子要木馬，不止一次了，她說曾見張老師家的小弟弟有一個，只要一搖，那木馬就會自己跑起來。爸爸正苦於不知如何應付，幸被外面那一陣吶喊給解救了。

『捉住捉住了什麼？』孩子一陣驚訝，拉着爸爸問。

『走，咱們快去看。』爸爸已經站起來向外走。

『也許是小松鼠吧，捉住小松鼠才好玩。』

孩子也常夢想一個小松鼠。她希望爸爸能給她捉一個。爸爸就只能一再地支吾道：何必呢，小松鼠住在樹上，有樹葉子吃，有樹皮可以咬嚼，吃飽了就睡，吃飽了睡。

足了，就搖着自己的尾巴玩，跳來跳去像飛一般，捉了來它不悶死！孩子每走到茂密的樹蔭下就仰着小臉看，她在向綠葉叢中尋找小松鼠的紅肚皮。

「松鼠也許是，爸爸領你去看看。」

他同孩子高興地跳到院子裏。正遲疑間，就聽到前院裏喊「打」的聲音。他心裏怔了一下，一個工友的招呼就恰好證明了他的猜測：

「蕭老師，前邊捉住一個賊！」

工友說罷，就向前院跑去了。

賊！這聲音在孩子的小心眼裏震了一下。

「爸爸，他說捉住了什麼？」她故意再問一次。

「賊！」爸爸一面回答她，同時却把脚步停住了，他在思索一個問題：應當不應當讓小孩子去看「賊」？」

孩子聽說過「賊」。媽媽有時警告爸爸：「不要各處亂跑，好好看家呀，賊偷了

可怎麼辦！』她不知道賊是什麼東西，更不知道賊是什麼樣子，她有點怕，她不敢打聽。她的想像力不夠創造一個賊的面貌。今天捉住「賊」，她就非去看看不可，她的心在跳着，她牽着爸爸的手向前院裏緊拉，爸爸的脚步顯得太遲緩了。

在禮堂前邊，在升旗桿下邊，聚了一堆人，有老師，有學生，有工友。

小孩子拉着爸爸向人堆裏擠，人們讓出了一個孔隙，方才的一陣吶喊吵鬧，此刻已經完全平息，大家都沉默着，這是一種奇怪的沈默，彷彿沈默本身在壓迫人的神經，又在發出種種考問。這作用在孩子身上，孩子覺得很拘束，很不自在，她讓爸爸把她抱了起來，她用奇異的眼光看看這邊，看看那邊，看看每一個人的臉。她終於把小嘴湊在爸爸耳朵上悄悄地問道：

「爸，賊在哪裏？」

爸爸用手向旗桿下面一指，並低聲告訴她：『就是他。』

孩子順着爸爸的手看過去。她看了很久，終於耐不住問道：

「爸他爲什麼坐在那裏不動？」

爸爸低聲說：「他不能動，他是被繩子細着的，他的兩手就細在旗桿下邊。」

天色漸漸暗下來，電燈忽然亮起來。被縛的人把頭垂得更低些。緊接着就有一個高大的影子閃了進來，他是守大門的工友。他兇猛地來到旗桿下邊，一面伸開了大手掌向那被縛的人的臉上打去，一面吼道：「校長找不到。我就先來他媽一個先斬後奏！太歲頭上動土，你竟偷到老子這裏來。你還當老師，當老師害人子弟，你他媽老師老師，臭狗屎！」

他暫時收回了他的大巴掌，彷彿在向衆人解釋：

「等校長來發落，校長又不在！有什麼發落的？打死算完！是他自己說的，他說他是在東城小學教書的，這年頭當老師的也作起賊來，虧他有臉說得出口，他說他來找人，找人怎麼要擰人家的鎖？（他從口袋裏掏出一把被擰破了的鎖給大家看，接着又放到口袋裏去了。）大天白日的，幸虧有人看見，不然又是我老王的責任！」

他氣得嘴唇抖着，他閉了嘴，咬緊牙，又向那被縛的人打去。那人只是垂了頭，忍着，不出聲。最後有人在人叢中喊道：

「老王，不要再打他了，何必呢？」

同時又有幾個人附和着：

「算了，算了，算了。」

老王有點喘不出氣，憤憤地衝了出去，一邊走，一邊發牢騷：

「不讓打！丟失了東西就不必問我。我老王雖窮，可還不肯作賊！」

孩子緊緊地抱着爸爸的脖子，屏住呼吸，瞪着大眼睛，對爸爸悄聲說：

「爸，我怕，我不敢看，我要回去。」

爸爸抱她走開了，她却又一再地回顧，她又悄悄地對爸爸說：

「可憐！那個人的臉上流了血！」

爸爸連頭也不回，一直把她抱回了自己的屋子。

屋子裏是昏暗的，爸爸頹然地坐在椅子上，孩子仍然在爸爸的懷裏。

沈默。黑暗在沈默中進行。

爸爸輕輕地撫弄着孩子的頭髮。終於又把手掌按到了前額上，手停住了，問道：

「寶寶，你不舒服嗎？告訴爸爸。」

孩子不做聲，春風在院子裏游走，被丟棄的碎紙，在門前發出了綽綽的聲音。停了一會兒，孩子才悽然地問道：

「媽媽爲什麼還不回來呢？」

當爸爸回答她說「媽媽不久就要回來」以後，她却又忽然問道：

「爸，老王爲什麼打那個人？」

「因爲他是賊。」

「他怎麼是賊？」

「因爲他偷東西。」

爸爸覺得有點好笑了。

孩子却很正經，又問道：

『怎麼是偷東西？』

『當人家不在家的時候，拿走人家的東西就是偷。』

『偷了就要挨打嗎？』

『是的，就比如你媽媽給你縫的布妹妹，爸爸給你買的不倒翁，如果有人偷去了……』

『那麼賊也是一個「人」？那「人」字的聲音說得特別重，這倒是出乎意料之外的一個問題了。』

『是的，乖孩子。』

『那麼他也只有一張嘴？』

『是的，孩子。』

「也只有一對眼睛？」

「當然啦。你以為他該是個什麼怪樣子呢？」

孩子不回答。只緊緊地把爸爸抱了一下。停了一回却又問道：

「爸，他爲什麼要偷東西？」

「因爲他家裏很窮啊！」

「他也有家？」

「當然啦，就正像我們有家。」

「那麼他爲什麼窮呢？」

這却把爸爸難住了，無可如何，他只好說道：

「因爲他們沒有東西吃啊。」爸爸自己心裏也笑了，笑這一個欺騙小孩子的

回答。

「那麼沒有東西吃的人很多嗎？」她在爸爸懷裏輾轉了一下。

『很多。』

『可有天上的星星多？』

這是孩子近來新學到的見識。她開始發現了星的存在，她愛星，願意當星斗滿天的晚上聽媽媽講星星的故事，唱星星的歌兒。她正開始學着計算數目，媽媽讓她數星，她數不清。媽媽笑着說：『傻孩子，星太多了，無論誰也數不清的。』於是只要說到很多的數目，孩子就要調皮一下：『那麼可有天上的星星多？』

窮人可有星星多？爸爸不能回答，却拉起了孩子的小手，指着窗洞說：

『別吵別吵！你看一顆大明星正在窗子上向我們閃眼呢。』

孩子看星，不再說話，等了一回却又悽然地問道：

『爲什麼媽媽還不回來呢？』

爸爸回答她說『媽媽不久就要回來』以後，她却又忽然想了起來似地問道：

『你說賊也有家？』

「是的，賊也有家。」爸爸說。

「那麼他家裏有些什麼人呢？」

「有什麼人？那我又怎能知道呢？」爸爸說，「我們是和他不相識的。」

「不，」孩子說，「爸爸知道，爸爸故意不告訴，爸爸有很多事都不告訴。」

聽孩子的聲音，知道孩子有些生氣了。近來孩子常常爲了這個生氣。爸爸和媽媽談話，她細心地聽着，聽不懂就問，問不出底細就撅起小嘴巴。

「好爸爸，你告訴我吧，他家裏有些什麼人？」

爸爸說：「那麼你是要我講故事？」

「是的，爸爸，」孩子說，「你就給我講那個賊的故事。」

「好吧，」爸爸說，「那麼我就講：那個賊家裏有爸爸，也有媽媽，而且他的爸爸媽媽都很老了，爸爸是個白鬍子老頭，媽媽是個白頭髮老婆婆，他們都拄着拐棍走路，他們走起路來一顫一顫的，就好像秋風裏的蘆葦花。」

「停一下講，」孩子忽然打斷了爸爸的話，「爸爸說他們沒有東西吃，那麼這一對老頭老婆婆也沒有東西吃嗎？」

爸爸躊躇了一會，終於說道：

「是的，他們都餓得很厲害呢！」

「那麼他們家裏可有小寶寶？」孩子又問。

「當然啦，他也有小寶寶。好吧，我們就說他有三個，不，就說他有兩個吧，孩子多了他是養不起的。大的是哥哥，今年已經九歲了，小的是妹妹，年紀同你一樣大，也許比你還大一點。」

爸爸的故事這樣編織下去。孩子却拍起手來說：

「啊呀，爸爸，那麼那個哥哥就天天領着妹妹玩啦？」

「不是的，孩子，」爸爸故意不讓她猜到，「哥哥大了，他離開了爸爸媽媽，到另外一個人家作工去了。」

孩子雖然不大懂得「作工」的意義，但她總覺有點黯然，因為她明白那個哥哥一定不願意離開他的爸爸媽媽而到別的人家去，而「作工」也一定是一件不好玩的事。

「那麼那小妹妹就在家裏自己玩？」

「是的，」爸爸說，「她就在家裏同爸爸媽媽淘氣，天天向爸爸要花衣服，向媽媽要糖果，還要哭着鬧着的要一個木馬……」

爸爸的話還不會說完，一隻小手忽然蓋到了爸爸的嘴上。孩子生氣地說：

「啊呀啊呀，講故事嗎，又要說我，我又不淘氣！」

沉默了一會兒，孩子又問道：

「爸爸說他的小寶寶和我一樣？」

「是的，」爸爸說，「和你一樣。」

「那麼她也穿我這樣的衣服？」

「也穿，」爸爸說，「不過很破罷了。」

「那麼她吃飯也有青豆？」

「也許有，也許沒有，」爸爸說，「也許只有三兩顆。」

「那末她可也有好玩的東西？」

「沒有，」爸爸說，「她怎麼會有呢，她媽媽沒有工夫給她縫布妹妹，她爸爸更沒有錢給她買不倒翁，孩子，你竟忘記了，他們原來是沒有東西吃的，他不得已才作賊偷東西。」

「那麼他不愛他的寶寶？」

「怎麼不愛呢，」爸爸說，「雖然沒有東西吃，爸爸也還是愛寶寶。」

「沒有東西吃，他的寶寶可餓得哭起來？」

孩子的聲音顯得很沈鬱。

不等爸爸回答，孩子就改變了開朗的聲調說：

「唔，我知道了，他作賊，他偷了東西可是給他的小寶寶？」

爸爸不知如何回答。孩子又忽然扭動了一下身子，本來是要高聲發問的，結果却故意把聲音壓低了，嗶聲說：

「唔，我想起來了，看門的老王說那個賊也是個老師，他可真是個老師？」

「也許是，」爸爸說，「老王說他自己說出來的。」

「那麼那個賊和爸爸一樣了，爸爸也是老師啊，人家都叫爸爸蕭老師呢。」

「媽媽也是老師啊，」爸爸想不到孩子會作出這樣的結論，想把話題岔開。

「不，爸爸，」孩子說，「我不說媽媽，我是說爸爸，因為那個賊也是個爸爸。」

「媽媽就要回來了，」爸爸故意這樣提一句。

「我知道，」她說，忽然自己偷偷地笑了一聲，這一笑彷彿在掩飾一種特殊的感情，終於把小嘴湊在爸爸耳朵上，切切地問道：「爸爸，你能不能去作賊？爸爸，你可不要去偷東西——」

爸爸緊緊地把孩子抱住，把孩子的小臉貼在自己腮上，那小腮上彷彿燃着火，爸爸感到一陣燙熱。

「爸爸說沒有錢，不能給我買木馬，」她彷彿受了什麼冤枉似地哽咽着說，「我不要木馬了，我什麼也不要，我可不讓爸爸去偷東西，偷了人家會打你，那個賊被看門的老王打得好可憐，他滿臉上是鮮血……」

孩子的話說不下去了。門外邊傳來了腳步聲，腳步聲越來越近，並且聽到了媽媽的招呼：「寶寶，寶寶。」當爸爸正在說「媽媽回來了」的時候，媽媽已經進了屋子，一面熟悉地開了電門，——屋子裏亮了起來，——一面埋怨道：

「這個人屋裏這麼黑，爲什麼不給孩子開燈呢？」

媽媽丟下書包去招呼孩子，孩子從爸爸懷裏脫出來，兩隻小手向着媽媽。在強烈的燈光中，媽媽看見孩子的眼裏滿是淚水，她趕緊把孩子抱到了自己懷裏。孩子却忽然把小嘴湊在媽媽耳朵上，悄聲地說道：

「媽，你告訴爸爸，叫他可別去偷東西，偷了東西要挨打的，我再也不要木馬了！」
媽媽莫名其妙，用力地向爸爸瞪了兩眼。她只猜測爸爸是給孩子講了不愉快的故事。

追隨者

『生活的樣式是有各種各樣的，就像這樣生活了一世的人也該不少吧。』

他拿着一封水漬斑斕的信，用了慨歎的語氣這樣說。

時間是抗戰第二年的暮秋，地點是在大後方小城市中一座古老的廟堂裏。秋風在寬闊的大窗子外陣陣地吹着，芭蕉葉不斷地發出瑟瑟聲，那聲音彷彿是從遠天帶來的似懂非懂的語言。他頹然地坐在一個竹椅裏。他心裏大概正在激動着。他有向任何人一吐爲快的情緒。我默默地望着他，聽着，不發任何疑問或議論。他把那信在我面前搖了一搖，又繼續說下去：

『他叫莫望塵。他是這樣一個人。』

『說起來這已是將近二十年以前的事了。那時候我們一夥同鄉都在北平讀

小學，因為我們在故鄉時大都已很熟識，所以相知頗深。到了大學時代，對於人情世事經驗日多，於是各人都顯示了各人的特色，而這些特色也就特別為這些相知者所編派。在當時，有這樣幾句話在我們中間流行着，就是：「老莫遊忽老張昏，老劉魔道老王拚。」自然，這是四個最有特色的人物。我現在就是要說說這第一位，就是這個號稱為遊遊忽忽的莫望塵。

「他是這樣一個人：

『就以學業而論吧。在大學裏邊，差不多人人都是刻苦上進的。那些每天攜了書本上講堂聽課的人還算平常，最難得的還是那種自由研究的精神，因為大學生讀書不必再靠教員先生督責，他們都對於各人所學的東西有了自發的興趣，人人只怕時間不夠用，那裏還會偷懶呢。只有望塵一個人不然。自然，這是指我們這一夥而言，其實像他這樣人在別處也是有的。他一天到晚只是抱着兩手遊來遊去。假如有人問他：「望塵，你今天要幹什麼？」「我不知道。」他回答。假如你再問他一句：「那

麼你跟我來吧。」這時候他不再回答，就跟着你一同走了。要到什麼地方去呢？那完全聽你隨便，你要到什麼地方都可以，他是不會說一個「不」的。到東安市場嗎？可以到前門嗎？可以。或是到北海公園？也可以。那麼就說是到公園去吧。他緊跟在你後邊，彷彿是一個影子，因為他不說話，而又是一步也不肯落後。你說是在水邊坐下來吧，他就坐下來，你如願意喝茶，他當然不說不喝，自然，假如他自己已經喝了的時候，他也不至於向你索茶的。坐下來喝着茶，自然要談談話的，但是談些什麼呢？即便是一個健談的人，一同他坐到對面也就覺得無話可說了。你可以說：「你看，今天的天晴得真好，藍得真可愛呀。」他將順着你的目光仰起臉來，看一陣，然後說道：「嗯，藍得可愛。」你也許問道：「奇怪，這是那裏吹來一陣花香？」於是他也會把身子轉了幾轉，茫茫然莫知所答，那眼睛裏卻也在回答着你的疑問，彷彿說：「嗯，奇怪。」也許這時候正有一個年青女子從你身邊經過，你自然是看見了的，他也是看見了的，你如說：「望塵，你看這人的身段如何？」這時候他就有點羞澀了，只在臉上顯出一絲

苦笑。這苦笑一瞬間也就消逝了。假如你要他陪你坐一天也可以，假如你願意同他在街上跑一天也可以。但假如是在擁擠的大街上走路，你就必須時常回首顧盼，你也許有時會感到一點兒麻煩，因為他的脚步實在是有點遲慢，但他總不肯離開你的脚踵，萬一他是被一團行人給隔開了，他就會張惶失措起來，他並不願意喊你等他，他只是慌亂地擠着，彷彿就要跌倒，你會擔心他會被人家當作扒手給捉起來。他像一個小樹葉在海波中漂流，漂上來又打下去，打下去又漂上來。他在種種場合中都是如此。他是這樣一個人。

『莫望塵在這一夥人中間的地位是很特殊的。他同任何人都好，但沒有任何一個人和他是最好的朋友。他彷彿是爲了別人的需要而存在的，而這需要又似乎只在於消閒的時候。他是散步的好伴侶。有些人喜歡獨自散步，以爲只有一個人靜靜地遊蕩才有趣，才可以休息精神。但大多數人總喜歡有一個散步的伴侶，這個伴侶又最好是沒有什麼獨自的意見，更不會有什麼喧擾的，就如同你散步時拿一根

手杖，甚至像外國女人出門時喜歡帶一隻馴順的狗。而我們這位望塵兄就是這樣一個人，一個別人散步時的好伴侶。自然，他不會給別人多少好處，但最低限度是無害的，他實在是一個好人。那麼他可需要別人給他什麼好處嗎？就是說他可需要別人的幫助嗎？這却很難說，因為別人對於他的問題既未肯給與誠摯的考慮，那所給與的幫助也自是無足輕重的東西。但是這所謂無足輕重的施與却常是在這位望塵先生的運途中發生了很大的作用。他正如一片羽毛，這片羽毛既可以向東飛也可以向西飛，但偶爾遇到一陣向南吹送的風，它就只好向南飛了，它會一直飛下去，飛下去，除非再遇到另外一陣風，他是不會另外轉一個方向的。然而這陣風與這片羽毛有什麼交情呢？這正是可以慨嘆的地方。我還記得當初入大學的時候，不是當預科畢業的時候，這時大家都在忙着選學系，「我應該入什麼系呀？」莫望塵雖然並未這樣問人，但我們可以看出他的苦悶，看出這問題已在他腦子裏盤旋了多日而不能解決。他那像兩把小掃帚似的眉毛，老是在他那窄狹的額上緊縳着，他的臉

上放着油光——平時他的臉就是這樣的，不過這時更顯得厲害些。而一雙手——那是怎樣的一雙手？蓄着長長的指爪，指爪裏滿藏了泥垢——這一雙手老是搔着他那懶於梳理的短髮。他把各學系的課程表都看過多少遍了，已經到了最後一天，他還是不能決定。於是有人向他說：「望塵，我看你就選了經濟學系吧，好多熟人都選這一系。」自然，他以後就成了經濟學系的一個學生。他就是這樣過着他的大學生活。他是這樣一個人。

「但是他卻並未能完成他的學業，他被另一陣風給吹跑了。」

「這正是所謂大時代的前夕。這是我們這一代人所經受的第一次大風暴，現在，抗戰時代，自然是第二次大風暴了。這風暴是太猛烈了，大凡可以吹動的東西都被吹動了，何況莫望塵這一片羽毛。」

「望塵，我看你也加入吧，我們已經都加入了。」

「加入？那麼我也加入吧。」

「於是他也成了一個革命者。」

「不久以後，又有一陣耳語向他耳邊吹送：

「望塵，丟掉你的經濟學士帽子吧，這時候讀書什麼用？走，跟我們到廣州去！」

這時候他卻遲疑了一回。

「那個耳語者看透了他的心事，於是不等他開口，就先解除了他的疑難：

「望塵，我知道你在想什麼，你又想你那老子爸爸種莊稼不容易，拿血汗錢叫你上大學是盼望你畢業後作官發財，是不是？但革命成功以後……」

「還不等他說完，望塵就搔了一下頭皮說：

「「望塵，那末就跟你去。」

「他自然有了第一次航海的機會。他對着無邊的大海有一個燦然的微笑。他看見蒼蒼者天，茫茫者水，於是也昂然闖視，彷彿自己也已充塞乎霄壤之間了。但看了他的同伴們都在那兒討論着什麼問題，那種激烈情形又使他不能十分瞭解，於

是他又只好俯下頭來，在別人身旁默然呆立。他到了目的地以後，他算是投入了另一個海，這海裏有太多的新人，與太多的新事，他感到有些昏眩了。那情形恰如當他追隨在別人後邊散步時忽然遇到了擁擠不透的人堆一樣，他有點手足失措，有些張惶，而且爲了工作的方便，他的同伴也都陸續分散開了，他在無數新人中自然感到孤獨。那大海雖然爲了增加它的力量而無所不容，但投入者又因了各人的能力之不同而又有各異的浮沉。

「莫同志，你願意幹點什麼工作呢？」
「很久沒有回答。」

「那麼你就幹一點政治工作吧？」

「於是他就做了政治工作。這種工作的性質，就是說他所能負擔的那份工作的分量，那自然可以想像得到的。但很奇怪，到了北伐的軍事開始之後，他卻實際上又抗了槍桿，而且他居然受了傷，這就是說，這個號稱爲遊遊忽忽的老莫也居然爲

命流了他的血。這種經過當然我們可以想像得到，那一定是這樣的：

「莫同志，我看政治工作對於你不甚相宜，而軍事時期作戰重於一切，那末就請你……」

「於是他就上了陣地。」

「他在前線上自然是聽到了前進的號令的，這就正如在學校時有人悄悄告訴他說「同我到東安市場去逛逛吧，」他便追隨了前去一樣，他聽到了「前進」他自己就前進了，而「前進」是多麼有力的一個呼喚啊！世界上本來有多少人都是準備接受任何呼喚的，何況這是爲了革命，而莫望塵又是這樣一個人。

「他的傷勢是相當嚴重的，他自然得到了一次頗長的休息機會。但當他的傷勢痊愈之後，他又繼續追隨了革命的隊伍。他一直追到了北平——這正是舊地重遊，而望塵先生却已完全換了樣子，至少是換了服裝，而且還添了傷疤，總之，他追到了北平，他也追到了革命的成功。這真是很好的事情。」是因爲有我自己一份力量

的緣故，革命才會成功了的。」像這樣的念頭，在望塵心裏大概不會有吧，即使有，大概也不會很清楚，但一個人居然肯丟棄了學業，參加了革命，且已爲革命流了血，這真是未可厚非的事。雖然沒有什麼功勞，苦勞總是有，而且也正如他跟在人後，後面去散步一樣，雖然不一定給人家多少好處，但於人於事均無所害，則是可以斷言的。何況一切大事業的完成，連革命事業也在內，恐怕也絕少不得這樣人。莫望塵實在是一個好人。這時候他的舊同伴大都已離開了他，而他和其他人的結果也都完全兩樣。他沒有像他們一樣在革命中有所爭取，他們是在革命成功之後也獲得了自己的成功。而莫望塵，則是既未撈到一個不小的地位，也未曾撈到一個不大的地位。他還是他。而且革命既已完成，他也就覺得無事可作，他完全落在了空虛中。「那麼我就再去學我的經濟？」這是他自己心裏的聲音，這聲音非常低微，不但別人絕難聽到，他自己也不會十分聽清。而且事實也不可能，因爲那時候一切都在混亂中，大學教育也不例外，就在望塵空無所歸的時候，那大學還毫無開門的消息。「那末

我們就回本省去作點事吧。」這個聲音相當宏亮，而且立刻發生了力量，因為這聲音是發自別人的口中。他回到了省城，而且有機會坐在一個非常富麗的會客室中。

「莫先生，你想在哪一方面幫忙呢？」曾經留學二年而又回來參加了革命的某官長這樣問他。

「……」

「那麼就請到××縣去作指導委員吧。」於是他到了××縣。他的工作還是屬於革命工作。但不到一月，他就不得不自己告退了。因為他在這裏是站在指導者的地位上，雖然有上峯的指令訓令之類可以遵循，但實際的事情却絕不是幾紙公令可以概括的，而最多的事情是必須由他自己的心聲去吩咐別人，這就是說大多數的事情是必須自己處理的，何況在這一切尙未就緒的時候，何況中國社會上舊有習俗依然如故，多少事情必須先打過最困難的人事關係才能作得過去，而偏偏這一切都不是望塵之所長，他凡事都是只準備聽人呼喚的。他是這樣一個人。

「他又一次坐在那長官的會客室裏，而且不止一次，二次……」

「怎末樣再換一種工作試試吧？」那長官問。

「……」

「好吧，那末就請到×縣去作教育科長吧。」

「於是他作了×縣的教育科長。這自然是一件比較容易的工作，因為這裏的事情比較能循規蹈矩，也可以說是比較和他性情相近。但困難還是依然存在的，他在似乎稍稍安心也漸漸頹廢的情緒中苦撐了三個月，便又不得不自己告退了。而從此以後，那位官長的會客室便不再爲他而開門，而生活的門路也在他面前關閉了起來。」我是大學生，而且我革過命，而且我還爲革命流了血，難道你……」像這樣的忿懣之詞，總不會出諸望塵之口吧？然而不然，他是否在心裏恨了那位長官固不可知，但他的行動卻表現得很清楚——你覺得有點奇怪，是不是？——不久以後，他就跑到了南京，他居然向政府去告發了那位官長，而且既發宣言，又登啓事，詞嚴

義正地歷數那位官長的劣跡敗政，其中自然少不了「任用私人，排斥異己」之類的條款，當人們在宣言上和報端啓事中見到「莫望塵」三個字時都覺得驚訝了，雖然他的名字總是列在許多人的後邊，像他跟在人家後面散步一樣。他這一次可以說是十分勇敢了，然而這勇敢卻十分可惜。這省份中一部份人物正在進行着一個反對某長官的運動，其性質實爲兩種地方勢力之爭，那運動中的首腦人物就專門羅致在某長官勢力之下不得伸展的人們來參加這一運動，「來，跟我幹掉他！」望塵之所以有如此勇敢的行動，就因爲他的耳膜曾經被這種呼喚所震動的緣故。他就是這樣一個人。

「他們這個運動自然是失敗了的。在莫望塵個人說來，這失敗對於他再也不會有什末犧牲，因爲他實在已無可犧牲了，他早已犧牲了他的一切——也許他本來就毫無所有——可惜正當此時，他那盼兒子坐官發財最殷切的老爸爸卻在疾病與憂愁中犧牲了生命。望塵這時候實在已無事可作，而且一切事情作過之後也

和並未作過一樣。他的舊朋友中本來還有人可以援他一把，然而當人們偶爾想到他的時候，便只是搖搖頭，或者嘆息道：「老莫遊忽老張昏，老莫嗎嘿嘿……」也就不再有任何下文。他個人呢，其實也無所謂心灰意冷，也可以說他根本就沒有什末心和意。他只得回到家裏去料理他父親的喪事。喪事之後，就在那一份薄薄的遺產上面安分守己過日子。然而比較起他那作為老農的父親來，他實在不懂得怎樣耕種或收穫，更不知道怎樣盤算天長日久的生計。他的幾畝薄田也只有日漸荒蕪。他自己也正如一株孤單的小草，而且又經了嚴霜與冷露。在鄉村中遮門當戶過日子，其中人事來往糾紛也不下於作一個縣指導員或教育科長，而尤其不可當的還是鄉下人的眼色與嘴巴，他們動不動地就指着他的脊梁說道：

「也難怪啦，他大學堂沒有畢住業，洋翰林的頂戴沒摸得着啊！」
「或者說：

「「嗚嗚，他不是已經隔過了命的嗎……」」

「世界在進行着。整個世界就像旋在永不停息的颶風中一樣，在滾着，翻着，向前輾着，人們都在這旋風中忙亂着，爲了公，爲了私，爲了大事業，也爲了小糾紛，你想，在這情形中誰還再想到一棵小草呢？自然，誰也不再想到莫望塵，多少年他在人們的遺忘中，在沈沒中……」

他講到這裏，忽然想起來似地看了看他的手表，他霍地站了起來，打了一個呵欠，又用右手把夾在左手裏的那封信拍了一下，用比較急促的調子說道：

「你看，這算一種什末生活方式！你不能不說他是一個好人吧，但是他……他沒有自己，他一切事情都不是意識着作的，他凡事不求瞭解，他只是追隨，他正如一個影子，不過他作了許多人的影子，他預備接受任何呼喚，只要那個呼喚有偶然的機會送到他的耳朵裏，然而，這就是我所要說的，他既可以接受善的呼喚，也可以接受惡的呼喚，你知道，世界上惡的呼喚是很多的，對於像望塵這樣人就尤其顯見得多……他大概有些追隨得疲倦了吧，他已不再追隨，他已經沉沒了……」

他停了一回，馬上就要走開，卻又站定了腳根說下去：

『假如再有一個極其震耳的聲音去呼喚他，他也許還可以起來，也許還可以跟着那呼喚走去吧，像跟着一個朋友去散步一樣……你明白我的意思，我是說抗戰這一個大呼喚。這自然是一個天經地義的呼喚，人人都應當聽從的，這是我們這一代人所經受的第二次大風暴。假如他聽到了這呼喚，他該怎樣呢？他還該幹些什麼呢？他總該起來吧，然而他永遠不能起來了，他永遠沉沒下去了，從前是沉沒在人間，現在是沉沒在塵土裏，他死了，在抗戰剛一開始的時候……就在這封信裏，這是一個在故鄉打游擊的朋友的來信，而他就是那個老王，那個「老劉魔道老王拚」的老王，他拚得利害，他在信上說：「我以為莫望塵會被敵人漢奸拉過去的——你以為他不會嗎？」不料他卻被閻王拉過去了。」這封信走了將近半年，今天才到……』

他的長衫旋起了一陣輕風，他走了。

我並沒有移動。我依然坐着。我沈在茫然的思索中。

太陽已經斜過來了，從寬闊的窗子上照進來，照在地上，照成一個長方形，白白的，亮亮的，像一面鏡子，而窗外的芭蕉正好把一個葉影投在這鏡子裏，窗外的芭蕉在風裏瑟瑟地響着，這鏡子裏的葉影則在無聲的搖着，搖着……

我自然是想到這樣一個人，他叫莫望塵，但他還可以叫種種不同的名字。我在想像中看見許多個莫望塵的耳朵；又看見許多嘴巴，那些嘴巴有的在大聲疾呼，也有的切切耳語……

我又想到他，就是剛才告訴我那一席話的那位先生，他的高大的身影剛在我的門前消逝，他和莫望塵絕無相似之處，正如他說：『生活的樣式是有各種各樣的，』而他的生活就正是另一種式樣，我無論如何不會想像出有一天他也將沉沒下去，他不會像莫望塵那樣。他永在意識着走他的路，然而他那高大的身軀上又滿是創痕，然而那些創痕上又滿是光輝……

地面上那片日光的鏡子越來越斜，漸漸地變成了一個發光的尖劈，芭蕉的葉影也已經不見了。

廢墟中

早晨，天色還朦朦朧朧的，大家就被一個女人的哭號聲驚醒了，在那尖細的號哭聲中，還有一個男子的詬罵聲。那男子的聲音是非常粗暴的，只偶爾聽出一些鄙野的咒罵，卻聽不清他究竟是在吵些什麼。

這個內院裏一共住了五家，其中有在政府機關作事的，有在學校作教員的，祇有一家是商人太太，她的男人在外埠經營一份買賣，長年不在家中，她自己卻有三個小孩子帶在身邊。這些人家，尤其那個商人太太，自然也難免發生一些無謂的齟齬，卻也從未吵鬧得這麼兇惡過，而且這吵鬧的聲音又並非大家平素聽熟了的那些聲音。等到人們都已或先或後地起得床來，那哭號吵鬧的聲音也就停止了，大家這才明白，而且都很驚訝：原來二門外邊那兩間小小的棚子已經有了一男一女在

住着。問是什麼人允許他們來住的呢？他們回答說是房東太太。並說，昨天夜晚，他們到得太晚，他們來到的時候內院裏的人們都已經熄燈入睡了。

這所住宅座落在一條比較僻靜的街道上。這一帶並沒有宏偉的建築，也沒有什麼國家政府的任何機關，然而這地方已屢次受過敵機的轟炸。這一帶已幾乎大半成了廢墟。距離最後一次轟炸雖然已有兩三個月光景，可是這一帶房子也依然不會有人修理，那意思彷彿在說：反正敵人的殘暴是不會終止的，那麼就讓它來炸吧，看它可能夠把我們炸得屈服。許多天來，天空是晴朗得一絲雲影也不見，而這一帶地方就用了它的破屋爛牆焦土瓦礫對照着那一碧如洗的藍天。而人民，原來是在這地方安居樂業的人們，也安然生活在這裏，依然在這些傾頹了的門楣之下出出入入，依然在原地的垃圾塵芥之中來來往往，大家都在按部就班作着自己日常應作的事情。

這一所房子一共有內外兩個院落。外院很小，祇有兩間很矮很狹的小棚子，那

棚子上本來是有瓦片蓋着的，但現在卻已祇剩着很少的幾片了。下面是既沒有窗扇，也沒有門戶，而地面上又非常潮溼，因為裏邊很久沒有人進去過，地上，牆上，已生了厚厚的一層青苔，從那裏發散着一股濃重的霉氣。棚子外面是一個很小的天井，裏面橫七豎八地堆着破木板，斷椽棟，瓦片，碎磚，最多的還是從垣牆上倒塌下來的泥土。大門雖然還保持了一個傾斜的架子，作着一道內外的界限，但兩扇門板早已倒下來了，實在等於沒有門戶一樣。外院與內院之間有一道二門，那二門的門板也不見了。幸好內院的房子還相當完整，除卻窗上碎了玻璃，簷角少了獸頭之外，在這一帶還可以算是最好的房子。這裏的房東是一個五十來歲的老太婆，她因為害怕警報早已遷住到鄉下，她偶爾也上城裏來一次，但不到半天，頂多一天，她就又倉倉促促地走開。人們很想請她老人家把外面的垣牆和大門修理一下，但是大家就沒有機會同她見面，而且這又不是一家人的事，所以幾個月來這件事也就一直擱置着。

現在外面院裏既已有人住着，這一方面可以叫人放心，因為這無異於來了爲大家看門應戶的人；但另一方面也難免令人擔心，因為那新來的客戶還不能叫人十分相信，雖然他們是由於房東太太的允許而來的。他們第一天早晨就把大家從夢中驚醒了，而那兩個人的樣子，像乞丐，也有點令人厭惡。

那男子是一個木匠，這從他所帶的那一套工具就可以知道，至於女的，應該沒有疑問，當然是木匠太太。

木匠的身體相當高大，粗手笨腳，褲身上下祇穿一條短褲，而那一條短褲也已是千瘡百孔了。他的胸前生着一片烏黑的茸毛，鼻子紅紅的，該是因爲歡喜喝酒的原故，他的後腦上有一個瘡疤，放着一條亮光，那彷彿是由於刀刺而造成的結果。女人樣子相當小巧，穿一身淺藍布褲褂，頭髮短短的，有一雙不大能夠張得開的眼睛，一隻眼睛裏還有一片蘿白花似的白翳把瞳孔遮着。她樣子顯得很卑瑣，很怯懦。第一天早晨她就在新居中挨了木匠的毆打，但沒有人關心那毆打的原因是什麼。

這樣，他們夫婦兩個就在人們的既放心又担心的情形中居住下來了。

其初，人們還在懷疑，像那樣的兩間小棚子怎麼能夠居住，但不到一天工夫，那木匠就把兩間小棚子完全改觀了。這一天祇看見他夫婦倆忙碌着，那木匠不住地爬高下低，那女人也不住地來往搬運，他們揀拾了各處的廢瓦來蓋好了棚頂，又用院子裏堆積的木板釘好了牆壁，在木匠的一片叱喝聲，吩咐聲，以及斧頭的錘擊聲響中，兩間小棚子居然變成了一座相當的嚴密的小屋。到了第二天，人們就看見那門口的當面牆壁上已經掛起了一張畫着摩登女子的舊畫，那畫下邊掛了酒瓶，小筐，破便帽，而牆角下邊就擺了木匠的工具箱，人們可以想像那裏邊一切都是井井有條的樣子。

第三天又有一個很高大的泥水窩在那個很窄小的院子裏出現了，這個大泥窩簡直妨礙着人們出入的道路，人們出來進去時總難免有些不如意的感覺。但那個木匠卻不曾注意到這些，他們一直在忙着打掃院子裏的污穢骯髒東西。從此以

後，這木匠就總是忙着，他正如一隻預備雛卵的老鳥，在銜泥銜草，辛辛苦苦地整理自己的巢穴。自然，這一切工作都是他的女人幫助他的，人們一天到晚就聽到他在斥喝，在吩咐，甚至極其兇惡的咒罵。

『給老子搬磚啊，快點！』

於是他的女人就給他搬磚。那些磚頭瓦塊是散擲在各處的，有的已經埋在土裏，那女人就用了一個破爛筐子到各處去揀拾，拾了來就遞給他。他光着發光的黑膀子踞在一段破牆上，拿一把瓦刀，在砍着舊土，擺着磚塊，太陽像火箭一般射着他的脊梁和腦袋，他的禿了一半的前額上在淋漓着汗珠。

『給老子運泥呀，快點！』

於是他的女人就給他運泥。他昨天浸好了的那一個大泥窩，今天已經搗開了，他兩腿插在深泥中，用了一把鋤頭前後左右地搗着，又要添水又要攪草，他帶着兩腿稀泥來回跑着，他弄得那個小院子裏到處是泥是水，叫人們走起來極不方便，可

是人們此刻也知道沒有理由可以抱怨了。那女人用一個木頭匣子滿盛了泥漿來回地送着，雖然還有心愛惜自己的衣服，但是早已弄得拖泥帶水了。

『快點！快點！我把你老娘，你是死的嗎？』

那木匠不斷的這麼催促着。顯然，木匠自己是絲毫沒有疲倦的樣子。他一天簡直沒有休息，一直忙到下半天才吃過一次冷飯，他捧着一大盃紅米粗飯，一面吃着，一面各處巡視着，他大概想道：如果能夠馬上把一切修妥就好了。但事實上是不能的，無論多麼心急，無論他一個人能用十個人的力，無論他如何吵他的女人，打他的女人，但他要作的事情確不是一天兩天就可以完成的。敵人的飛機在一分鐘內可以毀滅一切，你一個人兩隻手在一天之內能作多少呢。他總在罵着：

『我把你老娘！你炸嗎，我到那裏你炸到那裏，我看你再炸！』

他罵一句，就用力抹一下泥巴，用瓦刀在泥上打得拍拍地響着。就這樣，三天五天，他終於把一面斷牆頽垣完全修復了，他又用破木板修起了兩扇大門，門上釘了

關梢，從今以後早晚回家的人們便必須叩門叫門，而應門的照例就是那木匠女人。又過幾天，那兩間小棚子的門板也安起來了，他們的簡單的鍋灶也在那簷下排造起來了。而且，整個的外院，無處不弄得乾乾淨淨，整整齊齊，人們已幾乎想不出從前這地方原是什麼樣子。就這樣，這木匠夫婦就在這裏住了下去。人們也漸漸同他熟習起來，或出或入，有時也互相招呼一下。人們看了這情形，口裏雖然不說，但那把讚美的眼光向整潔嚴密的小院子一再掃視的神氣，木匠自己自然也看得出來，當他喝過了酒，高興了，手裏拿一個已經將近空了的瓶子，醉醺醺地大聲說道：

『我就是愛乾淨，愛整齊，到什麼地方都是一樣。』

是不久之後的一天黃昏，內院裏的人家大都正在吃飯，忽然又傳來了那女人的哭號聲，因為那哭聲實在太可怕了，隨着那撲撲的打擊聲，那女人彷彿就要立刻死去似的，哀號着，因此，正在吃飯的人們也難免縐一縐眉頭，但也只止於縐一縐眉頭而已，誰也不會去管這些閒事，反正木匠打女人是常事，他彷彿一天不打女人便

不能度過一日似地，總是打她。有一次是下雨的夜裏，他又打了他的女人，女人受苦不過，就跑到街上倚着牆角哭到半夜，雖然人們聽得清清楚楚，可是到底也沒人理睬。此刻，人們也許還一面吃着飯一面在說：『唉呀，這個女人！』那個女人卻已一面哭着一面跑到內院來了，而且哭得更厲害了些。

『莫哭莫哭，可是爲了什麼呢？』

女人們看不下去了，便走出來圍住她，問她，有的人手裏還端着飯盃。

然而她只是哭，她並不答話。

正在大家無可如何的時候，那木匠卻帶着強烈的燒酒氣味猛然闖來了，他先請大家讓開一下，然後一手捉了女人的胳膊就拖了起來，而且還故意放低了聲音，訥訥地罵着：

『我把你老娘，你在外邊哭還不夠，又跑到這裏來擾亂人家！』

他恨恨地在女人屁股上踢了一腳，又罵道：

「不要到這裏來給我丟臉，看先生太太們連飯都吃不下了！」

於是像一陣旋風一般，一口氣把女人拖了出去。

這一次很出乎人們的意料之外，人們以為也許還要更厲害地打一次吧，可是那個女人回去之後却啞然無聲了。以後還是由好事的太太們打聽了出來，說是這些天來木匠用廢棄的木材作了幾條板凳，他吩咐他的老婆到市上去賣，有人說是因為她不肯去而挨打，也有人說是她去倒是去過了，卻又賣得價值太低，等等，雖然大家亂講，却沒有人能夠確實明白那事情的真象。但是有一點却是大家確實知道的，就是那木匠生活之極端困難一事，他東西賣不掉是不能吃飯的。他很想找一件經常的工作，但因爲到此不久，還沒有能夠找到。

一半由於要幫忙木匠的生活，一半也由於要使那木匠老婆少挨幾次打，住在內院裏的教員太太把那女人介紹到外面一個人家去作了女傭。

「王師，我叫你的女人去給人家幫工，你可願意？」

那教員太太在徵求木匠的同意。

『怎麼還不願意，全憑太太給說好話啦！』木匠笑着說。

『那麼你……』

教員太太的意思是，要趁此向木匠勸說一番，但是還不等說出，那木匠就一面謝了介紹人，一面向他的女人大聲訓斥道：

『我把你老娘，你去吧，去了，要好好地幹，別枉費人家的好心！』

那女人並不說話，就自己默默地整飭了一下，隨着那介紹人去了。但她去了不過三天，却又帶着一副冤枉的臉相，蹣跚地回來了。

『幹不成？』木匠手裏提一隻空布袋，冷冷地問着。

『不，人家說……』

『人家說什麼？』他早把布袋扔開了。

『人家說我偷——』

女人極不好意思地這樣回答，還不等她說完一個「偷」字，木匠的大手掌卻早已拍的一聲打到了女人的腮上，他氣得兩眼冒火，罵了又打，打了又罵着：

「偷偷偷！你可是賊？你真偷過？我把你老娘！」

那女人並不反抗，只是坐在地下哭着，一直哭到沒有力量再哭。

木匠本來是提了布袋要去買米的，此刻却氣得渾身顫抖，跑到屋裏去捉來了空酒瓶又跑出去了。

但是過了幾日，不料和這相似的事件又發生在木匠自己身上。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

商人太太的小孩子拿一把小刀到外院去玩耍，那小刀忽然不見了，那小孩的母親就嚷着小孩去找回那把小刀。但是到哪裏去找呢？小孩子的記性是很壞的，他自己忘得一點影子也沒有了，那作母親的逼得太甚，那小孩就忽然心機一動，說道：

「木匠那裏。」

商人太太自然是惱怒了起來，她一邊罵着，一邊跑向木匠那裏去：

『我們的刀子！我們的刀子爲什麼昧起不給？』

那木匠其初莫明其妙，後來聽明白了，這才忽然大叫起來：

『什麼刀子？我偷你的刀子？老子是賊？』

他從自己工具筐中拿出一把刀子，那是一把頗長的刀子，那樣子與小孩丟失的一把確有點相似。他把刀子用力一擲，正好擲到女人的腳邊，嚷道：

『這是你的？你說，你說呀！』

他看商人太太不再說話，索性連自己的工具箱也傾出來了，那裏邊斧子，鑿子，錯子，釘子……丁丁當當傾了一地。

『不是，不是，不過有點像！』商人太太無可如何地說。

『賊！老子可是賊！你說有點像，我說你像個婊子，你可是我把你老娘！』

那女人一聽到罵她，也就反攻了上來：

「你怎麼開口罵人？」

「罵人！」木匠說，「說人家是賊不是罵人？老子窮，老子可有骨頭。刀子是你的，拿去，拿去謀殺你的漢子！」

他看那女人不再分辯，走遠了，才又恨恨地說道：

「若不是看你是個女人！」

他用力地向手心裏唾了一口唾沫。

這時候，他的女人給他打酒回來了，他什麼話也不說，一個人捉住瓶子就灌起來。酒喝完了，胡亂吃過飯，又把自己老婆臭罵一頓，趁着月色清明，就在小院子裏作起木工來，他一直作到半夜，作到月亮走過了小小的庭院。

他的工作漸漸多起來，他有時必須趕做，因為到明天他要到市上去賣，或到人家裏去送貨。

他背了貨物出去，回來時換來滿心歡喜，他會給他的女人買些吃的或零用的

東西回來。他有時顯得非常和善，像個小孩。

住在後院裏的一共有五六個小孩，這些小孩一天到晚在一塊玩耍。不知爲什麼，這些三天來孩子們學會了這麼一個歌謠：

『木匠、木匠，

屙屎在床上，

他媽說喊狗來舔，

他爹說留着作黃醬。』

小孩們一唱一和地唱着，尤其是當他們看見木匠的時候。他們彷彿並不怕那木匠，雖然他們也曾經見過那木匠如何兇暴。

小孩子們從哪裏學來了這隻歌謠呢？有人甚至擔心，就警告自己小孩說：

『不要這末唱吧，木匠要打的！』

可是小孩們總是不聽從，你越禁止他，他越高興唱。

有一次木匠正在喝着燒酒，孩子們又這麼唱着來了，木匠聽了，把酒瓶一放，瞪了大眼便跑了過來，他捉住了一個最大的孩子，那小孩幾乎要哭了出來，其餘的小孩都嚇得連吵帶叫地跑開了，但木匠忽然變了滿臉笑容，笑得鼻子更紅起來，他一隻手捉着孩子的胳膊，一隻手伸到自己的短褲口袋裏摸索着，說道：

『你再唱再唱，我摸出小刀來割你的舌頭！』他的手猛然從口袋裏伸出來了，卻是滿滿一把花生米，他把花生米放在小孩子的衣袋裏，笑着，把小孩放開了。這一來，那些嚇得跑開了的小孩反而又擁了過來，他把他下酒的花生米都分散完了，他對他們說：

『以後不要這麼唱了，再唱就打來，我教你們唱吧。』

於是他拖開長腔，而且裝作小孩樣子唱道：

「鐵匠，鐵匠，

廁屎床上……」

到了五月前後，這地方的雨季來到了，連接不斷地下起雨來，叫人感到非常煩惱。在這討厭的雨天中，木匠因為沒有多少工作，便只有以打自己的老婆作為工作。人們每天聽他在打老婆，每天聽到那女人哭號，那女人的哭聲成了這小環境中生活裏邊的一個調子，使得大家都受到不安與煩躁的傳染。

有一天，忽然小孩子們跑進來喊着說：

「快去看，快去看，木匠女人脫了褲子了！」

於是好奇的女人們都擁了過去。事後人們才知道，那個女人簡直是瘋了，她脫下自己的衣服，撕裂自己的衣服，用灰土揉搓着自己的頭髮，她一回哭，一回笑，她說

着莫明其妙的胡話，正在這樣鬧得最兇的時候，本來正在吵着罵着的木匠，却忽然變得非常哀傷，他居然跪下了，跪在了自己女人面前，低聲柔氣地說道：

『媽，你老人家要什末東西呢？請說吧。』

那女人就用了一個老太婆的聲氣說：

『我什麼也不要，我只要你這個老婆的命。』

木匠說：

『媽，你不要怪她，你怪我吧，我很久不給你老人家上墳了，你老人家的墳在咱們老家，隔得那麼遠……』

『我不要你上墳，我只要你老婆去服侍我……』那女人又裝着老人的聲音說。

原來是木匠母親的靈魂在借了他女人的口來說話，他跪着，甚至流着淚，訴說着，哀求着，一直等到自己的女人復了原。此後一連數日，他很和善，他愛惜他的女人，

他給他女人好東西吃，安慰她，不再刺激她。而且，他終於能夠到外邊一個木工廠裏給人家做工作了。

他走開之後，他的女人就在寂寞中過着安靜日子，連整個的院子都覺得冷落。大約經過了五六天的樣子，她忽然自己打扮了起來，她穿了一套比較新鮮的衣服，這是她從來不曾穿過的，而且換了一雙半舊的刺花鞋子，這是木匠從故貨攤上給她買來的，她把自己的頭臉也梳洗過了，急急匆匆地正要出門，這時候恰好內院裏那個商人太太出來了，她就站了下來，像忽然遇見了一個親人似地，一把捉住了商人太太的胳膊，訴說道：

『你知道，太太，』她把嘴伸得長長的，幾乎能觸了商人太太的耳朵，而那一隻有白翳的眼睛就彷彿故意用力張大了些，『他出去了，他說他是去木廠作工，他騙人，我知道他是到什麼地方去，他一定是去找他的婊子去了，找那些爛屎去了！』

當木匠在家的時候，她是不大說話的，現在她像得到了解放似地，也不管對象

是誰，就把自己的心事全盤托了出來。

「唉，太太，他去看他的婊子，他要丟掉我，他從前已經有七個婊子了，七個呀，太太，你說這算什麼人，他已經有七個了。他把錢都花在那些臭屎身上，他不管我，他又天天喝酒。」

她停了一回，本來還要說下去的，但是她被自己的眼淚咽住了，她揭起自己的藍布衣襟揩着眼淚，她的嘴唇顫抖着。那商人太太本來是要出門去的，現在却也無法立刻走開，她繃了繃眉頭問道：

「那麼你今天要到哪裏去呢？」

「我，我……」她囁囁着，「我要去看我的女兒。」

商人太太覺得驚愕了，她從前就不曾聽說她有什麼女兒，等到再問到她的女兒在什麼地方時，她就更發哭得不能自制地說：

「我的女兒才九歲，可是現在已經出家了，她現在在尼姑庵裏。」

於是她繼續解釋，說這完全是木匠的主張，木匠說他給她的女兒算過命，算命先生說這小女孩子必須出家，不然就不會長命，且不利父母，她自己什麼主意也沒有，就聽從木匠把自己心肝送走了，她此刻正要到尼姑庵裏去看女兒，並說要把自己的苦處對自己女兒訴訴，可是又怕人家不讓見面，那庵裏的規矩是很嚴的，既已出家的人，雖然只是一個小小的女孩，也不准再會見自己的親人，說是怕惹起了凡心。她說着說着又哭起來，看看時間不能耽擱，就又急急匆匆地說：

『我本來是有家的，我的當家的開座金店，也開過鞋店，我上邊還有翁翁婆婆，可是他把我弄成這個樣子，我要再回去也不行了，我不久就要生娃娃了！』

她毫不顧忌地把自己衣襟揭了起來，叫那商人太太看她的肚皮，那商人太太就低下頭去瞧了一陣，接着就緝了緝眉頭，而且在嘴唇上匝匝地作出一種聲音，表示無限憐惜的樣子。

『也許再過三四月就要生了，』她又自己說明着，『可是他已經說過，他說：「假

如是男的，你給我養大起來，假如是女的，就立刻給我放在冷水盆裏淹死，我不要！我真怕生，我又怕他給我打掉，他天天那麼打我！」

她說完了，又稍稍躊躇了一會，才無可如何地走了出去。

「那麼那個出家的女兒可是他的？」商人太太還想這麼追問一句，但終於不好意思說出口來。她本來也是要到門去的，此刻却又變了主意，她回到了後院，很快地就把她所得的消息傳遍了，她說：

「原來這一個是第八個了，她還要生娃娃，生個屁！肚子連鼓也不鼓。」

但是也就在這一天傍晚，木匠突然回來了，他背着他的工具箱，箱子裏還有幾個白紙包包，不知是給自己的女人買來了什麼好東西，他很高興地跨進了大門，看見自己的屋門是鎖着的，正在疑惑，而他的女人也走了進來。他自然是非常生氣，他兇惡地追問他的女人，問她曾經到那裏去過，女人卻堅持不說，只是突着嘴呆着，沈默着，但這沈默是不會太久的，不過幾分鐘工夫就聽見她又大聲哭號起來，她又挨

了打。

至於木匠爲什麼忽然又從工廠裏回來了呢？據他自己說，是因爲近日時局緊急萬分，老板說恐怕敵人就要攻過來了，他們要疏散到別處去，總之，也是自己倒楣，就不得不回來了。

工廠的疏散消息是否真實，這沒有人會知道，不過這幾天的戰事緊張却是事實。其初，大家以爲此時正在雨季，敵人是會進攻的，不料因爲其他戰場上的變化，這一方面也受了影響，雖然我們自己的軍隊不斷地開上去，但可怕的謠言總是不斷地傳過來，這城市中已經是不可一日的樣子了，這幾天來，大街小巷，到處都是搬家的車子，挑子，就是這裏後院的人家也已經在變動中，有幾家已經搬走了，那個在外埠經商的漢子回來了，他說那地方已經接近前線，已經被敵人炸得片瓦不留，後院裏除去這商人一家，還只有一個在政府供職的小官，他因爲沒有上峯的命令，是不敢走開的，不過也已經把家眷送到別處去了。

『老子不走，老子不願意走，老子等着。』

木匠看見家家慌張的情形，時常這樣自言自語，他無處可走，他不但走，而且還在工作着，他在計劃着把小院子外面那一片空地變成一片菜園，那地方從前是一座房子，經過轟炸後就只剩了一堆土，他在掘着，平着，平着又掘着，有幾天工夫，那裏就成了一片寬闊的平地，他到外面去弄了又嫩又青的菜秧來，冒着雨，他在那片平地上栽種着，他把一片廢墟播殖一片生命。他的女人在幫着他。雨水本來是充足的，可是偶爾天晴，他還須挑水來灌溉。

在這些時候，那個政府的小官吏是非常無聊的，他公餘之暇，有時還來同木匠打個招呼，彷彿這時候的木匠成了他可以依存的伴侶：

『王師，你不跑？』

『我向那裏跑？』木匠一面插着青嫩的菜苗，一面答。

『鬼子來了怎麼辦？』他又故意打訕着問。

『來了，來他媽，來了就幹上，幹不成再滾開！』

『可是你還種菜，種菜給誰吃？』

『給誰吃，給我吃。你老要吃當然請。』

『鬼子要吃怎麼辦？』

『他要吃？我就連根拔下來丟到毛廁坑裏，他吃他媽屎！』

那小官吏聽着笑起來了，可是木匠並不笑，他板着臉。

時局的緊張是有增無已的，人們都在嚷着『來了，來了，』可是到底敵人未曾來，敵人被我們的軍隊打回去了，據說敵人的進攻只是一個姿勢，只是立意牽制我們的反攻。敵人沒有來，然而敵人的炸彈却來了。

是一天正午的時候，天空是半陰半晴的，預行警報發出之後不久，緊急警報就響了。這幾天來雖也發過幾次預行警報，但不久也就解除，木匠他們是非等到緊急警報不跑的。這一天正午以前，木匠正在忙着整理青菜，他吩咐他的女人去挑水灌

溉，然而女人的脚步是非常遲緩的，因此他又吵了老婆，罵了老婆，最後還是打了起來。

「我把你老娘，老子今天就要你死，死死……」

他第三個「死」字剛剛說完，忽高忽低的警報就響了起來，他急忙放下鏟子就要跑，但是他的女人却只是坐在牆下哭着，絲毫沒有要跑的意思，而且敵機的聲音越來越近了，她一聽飛機聲音就嚇得渾身顫慄，簡直再也動不得。木匠又切着牙齒罵了一句，却出人意外地用力把她背了起來，跨開大步就向城缺口跑去了，而且還嚷着：

「我把你老娘，打是打，鬧是鬧，我可不能眼看你活活地叫鬼子炸死！」

他們剛隨着許多人跑出城去，就聽到後面炸彈的爆炸聲，一連爆炸多次，敵機才倉皇遑去。這時候他正抱着他的女人躲在一個土洞裏，女人的臉嚇得毫無顏色，他却望着天空罵道：

「你媽的飛了。」

當他又隨着好多人回來時，路上已經有好多處走不通了，炸彈落在他們那街道旁邊，周圍的房子又震燬了不少。木匠的小棚子沒有倒下來，却被旁邊倒下來的大房子壓壞了一角，大門也倒了，垣牆也斷了，一片青青的菜苗被一層瓦礫土塊蓋住了。

以後戰局漸漸穩定下來，這城市又漸漸恢復了原來的狀態。不到一兩月工夫，原來住在這裏後院的人們又轉了回來。但他們回來所見的並不是一片廢墟，却是到處乾乾淨淨，齊齊整整，而小院子旁邊那一片小菜園已是充滿了葱葱蘼蘼的綠意，叫大家想到：當人們只把恐懼與荒涼留給這世界時，茄子，辣椒，尤其是雲荳，却寂寞地茁發起來，豐茂起來了。

歡喜團

當他正走過王科長的門口時，他聽到科長家的大門裏傳出來一連串譁笑聲和奔跑着的脚步聲，那是一個大人同一個小孩子的聲音。他猛然回頭，正好看到王科長從大門裏跑出來，後面就緊跟着科長的小姐。而特別吸引他注意的，却是科長的耳鬢間簪了一朵鮮紅的山茶花。一朵鮮紅的山茶科長是四十幾歲的人了，黑頭髮裏已經有了不少的銀絲。今天卻簪起紅花來了。

科長顯得很慌亂的樣子，喘着粗氣，笑着，幾乎興奮得說不出話來：

『啊，周先生，請家裏坐——小孩子鬧着過新年，一定要給我插花，你看，我把花插上了，她却又追趕着向我要！』

接着又是一陣譁笑。

科長的小姐大概已有五六歲的樣子。她聽了爸爸同周先生講話，才暫時拉着爸爸的衣角安靜了一下，但剛等爸爸講完一句話，就又撕着鬧着的喊道：

「爸爸，給我花！爸爸，給我花！」

科長無可如何，彷彿已沒有精力可以鬧下去了，便索性斜着身子蹲了下來，用着講和的口氣說道：

「好好好，你自己插的，你自取已吧！」

小孩子伸手把紅花捋了下來，並趁勢兩手抱住了爸爸的頸子，爸爸猛然一起身，就讓小孩子懸在自己頸子上抱起來了，而且還笑着作出要去吻她的姿勢，小孩子就故意把小臉躲閃着。小孩子的臉上今天塗了很多胭脂又加上剛才的大笑，那小臉蛋也紅得像山茶花一樣了。

周先生不好意思即刻走開，他似乎被那一幕情景吸引住了，等到科長重又說了一句「您不來家坐？」並作了要回家的表情時，周先生才道了「再見，」轉過身

又走上自己的路。

周先生是教育界出身的，在抗戰以前，他在教育界服務很久。抗戰以來，因為種種變化，由於有意的或不得已的一些原因，他脫離了教育界，轉入了一個半官半私的機關作事，他雖然只是作一名科員，但由於人們知道他的學問和經歷，上上下下可以說都對他相當尊敬，而他的爲人又是那麼和善，那麼穩重，雖然多少有些憂鬱，但也還無傷於對人處世，他現在已經能安於這樣生活了，不再像他最初轉到這個機關來時那麼覺得難以適應，他現在已經覺得做公務員和作教員沒有多大分別，他想，無論作什麼職業，只要認真作事就行。他現在連書本也不再翻弄，就是偶爾把帶在身邊的幾本舊書翻開來看看，已經覺得看不下去，彷彿那已經成了另一個世界裏的東西。他有些時候——這大概是公事之餘，或陰雨連綿的時候——也再再用書本喚起過去那種優美和平而又多少有點傷感的情調來，但是已經不可能了。他在辦公室裏所聽的所談的都是關於軍事和政治的事情，大部分還是關於物價

飛漲的問題，回到家裏就只聽女人的抱怨，不是說少柴無米，就要說缺針短線，再就是小孩子吵着要東要西。這樣的生活他已經過了很久，他已經完全變成另一個人了。

今天是舊歷的除日，機關上並不放假，可是上司們大都早已回去，他也並不是不可以早退，但他爲人謹慎，總不願落人一點兒折耗，還是等下班鈴響了之後他才退出來，雖然那下班鈴確也早搖了二十分鐘。他每天回家必須經過王科長家的門口，往日，他還常有機會同科長並肩而行，他等於把科長送到門口，照例互道了『再見』以後自己才再回家去。今天就不然了，今天科長早已回來，不然，他也不會看到科長同小姐奪花的那一幕了。

那一幕叫他有很多感觸。

他一面慢慢地向前走着，一面又默默地思索。他向着落日的方向走去。迎面的天空有幾道紅霞，而他的眼裏却仍在閃耀着科長頭上那一朵茶花。他想，一個作父

親的能夠同自己的小孩玩得那麼快樂，真是令人羨慕。他想，他的科長一定很痛愛他的小孩，而科長的小孩也一定很喜歡他的爸爸。他想，人本來應當如此。但是再想想自己呢？他心裏覺得非常黯淡。他也不是不愛他的孩子，但是他總不能贏得小孩子的歡喜。他有時想，唉，小孩子這種東西，大概還是非常唯物主義的，你只要常常買東西給她，她也就喜歡你了。但他又覺得也不盡然，大約自己的小孩之不喜歡自己，恐怕還是因爲自己態度不好。自己的脾氣越來越壞了，自己近來常常在家裏發作性子，有時甚至對於小孩加以斥打，這樣子對待小孩那怎麼能行呢。至於生活的痛苦，那當然是千真萬確的事實，不過這受苦的也不獨他自己。他忽然想起另一件事，他不記得這是不是從前在一篇外國人的小說中讀到過的了，且不管它，反正世界上總少不了這類事：

『有這麼一個人，他在家裏同女人嘔了氣，跑了，他跑到極繁華的街頭，他不知道他是去幹什麼，他只是無心地走着，他忽然看到一個與他自己相仿的男子正領

了一個與他自己的小孩相仿的孩子在討飯，那大人不好意思開口向人乞求，連手也不好意思在人家面前伸出來，却只叫那孩子把一隻小手掌伸在面前，那小手非常污穢，五個小指頭似伸非伸，拳拳曲曲，叫人覺得可憐，那小孩也不說什麼，却只是默默地含着眼淚……看到這情形，他站住了，他心裏很沉重，他的脚步也更沉重了，他目送着那一對父子漸漸地消逝在車水馬龍之中，他才又轉身回家，他回到家裏什麼話也不說，卻急忙抱起自己的孩子不斷地親吻起來，他心裏想：「我們幸而還能夠免於饑寒！」他的特別和悅的顏色叫他的妻子也感動了……」

周先生想到這裏也不自覺地笑了一笑，但這笑的影子立刻又消逝了。他想了很多，他還想起，他在一個朋友家裏，看到那個作父親的朋友用手掌輕輕撫弄着小孩子的柔髮，那小孩就默默地笑着，這本來是極其平常的事，可是他當時也深深地感動了，彷彿自己連這個也作不到。想着想着，他幾乎走錯了路，他幾乎走上了回家的路。今天他並不直接回家，他本來是預定了要去買東西的。

爲了過年，他要給小孩買一件東西，他要給小孩買一個歡喜團。

抗戰以來，他就不會安安穩穩地過過一次年，其中有三個年都是在奔波中度過，說也奇怪，爲什麼每次遷徙都是在過年的時候呢？另一個並不是在遷徙中，可是又偏偏遇着空襲，彷彿敵人也在故意不讓過年的樣子。其實過年不過年也沒有什麼，不過人總是難得忘情於這些故事。今天又是年節了，他就不能不想到這些，而且從前是一個人，現在，自己的女人小孩從戰區逃了出來，自己是有家的人了，女人孩子總是要過年的，當他的家鄉將近淪陷的時候，他就堅決地對他女人說：『你們還是在家裏等着吧，不必逃難，我看不到半年工夫就可把敵人打退，那時候我就可以回來了。』於是他就自己離開了家鄉，不料輾轉遠行，以至於今，這真是絕未想到的結果。一方面由於他的催促，一方面也由於女人自己的心願，女人把故鄉一點家私或典或賣，不懼危難，不畏辛苦，居然帶着孩子跑了出來。他常常想，女人孩子這一次奔波真是不容易呀，今番既然來了，真應當好好待承她們才是。然而不行，他作不到。

自從有了家，他的脾氣反倒更壞了。就單以小孩而論，他是常想到要給孩子一些歡喜的，可是他無可如何，他忙得很，他難得常同小孩在一塊。他偶爾也帶着女人孩子到大街上走一趟，意思是去散散心，高興一下，可是恰恰相反，從大街回來之後照例是大不愉快。走在街上，倒處都是誘惑，什麼吃的用的好看的好玩的，都在給人以勾引，而同時又無不擺出拒人於千里之外的樣子。女人雖然不說，只是那站在人家店舖門前，摸摸這個，拿拿那個，那種趑趄不前難捨難離的樣子就叫人難耐，而小孩子可就十分天真，見狗要狗，見貓要貓，像指頭肚兒大小的一個橡皮老鼠還定價三十元，那如何能行呢。因為這樣，他索性也不帶他們上街了。可是今天是過年呵，一年只有一個年，而這又是他們團聚的一年，他想無論如何應當給小孩一些歡喜。他考慮了很久，他想應當買點什麼東西呢？既要價錢低廉，又要樣子好看，又好吃，又經久……那末就買個「歡喜團」吧，他喜歡這個名字，他早已同女人商量好，說他今天下午下班以後去買一個歡喜團來給自己的孩子。

他走出了王科長那條很長的巷子，又往左轉，又往右轉，他走到了城門，猛然抬頭，他看見橫掛在城門上一條紅紅綠綠的布標語：『春節節約獻金……』那標語在風裏飄飄搖搖，發出潑潑的聲音。出了城門，便是一條大街，這街上很擁擠，大都是爭着買年貨的。他心裏很忙，他無心於觀察別的事物，他只一心去尋找那些賣歡喜團的。他急於要趕回家去，因為天色已經相當晚了，他的女人也許正在家裏等他，並且哄着孩子說：『不要鬧，不要鬧，今天過年，爸爸給你買歡喜團。』而且他們也許已經出來迎過他多少次，可是都不會迎着，孩子也許不耐煩了，按照往日下班的情形，這時候早已是在家裏用晚飯的時間。他急急匆匆地在人縫裏擠着，他轉入一個小巷，於是花花綠綠，滿街都是賣歡喜團的。有好多大人孩子在那裏爭着揀着。有人一下揀了四五個，而且都是頂大的，每一個都比人頭還大，而且每個上邊都紮着紅紙穗子，那些紙穗子爲微風所吹，就在那些米粒上刷刷地響着。他想：我只買一個，我也不要這末大的。於是他並不到那些生意最多的攤子上去，他選了一個比較冷僻的

貨攤他要在那裏不受任何人注意地揀選一個。那個攤子只有兩籐筐歡喜團，每筐裏不過十幾個。他揀着，太大的不要，太大了，小孩子不容易拿起，而且太貴。太小的也不要，那顏色就不美麗，而且太小了，孩子也不大歡喜。必須稍稍大一點兒，叫她一手拿不穩，兩手正好捧着。於是他揀了一個像袖子一樣大的歡喜團，他滿含了歡喜擠出了巷子，走出了大街，重又踏入了一片廣場。這是公園的旁邊，落日的餘暉照在蒼鬱的綠樹上，一片綠，一片青翠。這與北方過年的樣子太不相同了，在北方，過年的時候正是冰雪載道的季節，天天刮老北風，漫天地間沒有一點青綠，樹是枯的，麥苗埋在雪裏，大概只有從遠方弄來紮天燈用的那一把松枝是唯一的一點綠意了，而這裏呢，這裏雖在隆冬而天氣溫和，而且滿目蔥蘢。而且這裏有這麼大的歡喜團。北方也有歡喜團，也是用米作的，也是塗了種種顏色，但那是太小的，僅僅像小橘子那麼大。不過……

他這一想可想遠了。和眼前的景物作爲對照，他想起了北方的原野。他想起一

片沙漠上刮着呼呼的老北風，把黃沙揚得彌天漫地，把人們的眼睛都迷住了，可是人們並不怕，人們在趕一次最熱鬧的廟會。他想起那會場上的情形。他想起那會場上賣歡喜團的情形。這地方的歡喜團是用蔑筐裝了來賣，這實在不好看。在自己的家鄉可就不然了，那裏賣歡喜團的是把歡喜團連絡搖墜地懸在一個圓圓的架子上，那架子被舉在一根長竿上，那正如一把傘，一頂華蓋，也正如團團一樹紅綠果子。那些五顏六色的歡喜團在風裏搖擺着，每一個上都吹上了黃沙，可是上邊也還滿是歡喜，無論大人孩子，總都用笑臉望着。小孩子們尤其喜歡買來玩，玩夠了，就把它吃掉。於是，一段兒時的記憶又在他心裏復活了，他記起他小時候曾經在大會上買過一串歡喜團，他本來是想把它吃掉的，可是他的父親不讓他吃。『這是看着玩兒的，不准吃！』於是他就不敢吃。於是只把那歡喜團懸在樑上，懸了十天，半月，幾月過去了。還是不讓動，看着那些新鮮華麗的圓球蒙上了厚厚的一層黑灰，心裏真是抑鬱極了。他的父親的脾氣就是這樣子的。他的父親是一個農人，終年辛苦過日子，逢

年過節，正是人們滿心窩裏一包歡喜的時候，他却總不喜歡，他總在過年過節的時候發作脾氣，他總得把女人孩子們弄得暗吞着淚水過那一年一度的歡喜日子。老年人的那種心情，當然作小孩子的不能懂得，現在自己是懂得了，也就覺得十分可哀了，而且自己又已經作了父親。他一面在廣場上走着，看看連太陽的餘暉也沒有，一片綠樹變成了暗沈沈的黑綠色；一面想道：自己的這點憂鬱性子恐怕也就是從父親那裏傳來的吧。『我不要像父親那樣子！』他堅決地在心裏說了這麼一句，『我要叫小孩子歡喜一陣，』他一再地這麼想着，急急地走去。

他轉入自己的巷口，他想，她們該來接他了吧。但是沒有。他走到門口，他想，她們該在門口等着了吧，可是也沒有。他本來想把歡喜團藏在背後，一看見自己的小孩時就驟然舉出來給她一陣驚喜，然後就可以看見小孩子用兩隻小手捧一個大歡喜團哈哈地大笑。他還又一次地想起了王科長和小孩子爭着戴花的那個景象。他走進了大門，走向屋門，早已聽見小孩子在屋裏咯咯地笑着，但當他一進屋門時那

笑聲就停止了，而他自己也突然呆住了，在五支燭的電燈光下，他看見他的女人正在擺弄着一個很大的歡喜團，那正是最大的那一種，那正是比人頭還大的那一種。他的女人正在那裏用剪子在歡喜團上鑽着，大概是要把它鑽一個孔洞，然後再把它拴起來，懸起來。小孩子站在椅子上，見爸爸來了，不但不歡喜，反倒把臉沉下去，因為小孩子已經看見爸爸的臉色是不對的了，而女人呢，本來也是笑着的，此刻卻只能假裝着苦笑，她看見了丈夫手中的歡喜團，那是一個小的，她心裏想，兩個歡喜團反倒弄得歡喜了，還不等他開口，她就先解釋道：

『是孩子鬧得厲害。正好門口有挑了來賣的，就買了一個！』
他不做聲。

『不必做出那種怪樣子。是嫌多花了你的錢不是！』
他還是不做聲。

他心裏想：倒不一定在乎那點錢，不過……

他手中的歡喜團不知放到哪裏才好，孩子不來搶，他也不好放下。

他繃了眉頭，彷彿要發作，但是他又忍住了。

到底還是女人。她看看男的那樣子，於是故意裝着笑臉，對孩子說道：

「乖，還不快向爸爸搶過來，你有兩個歡喜團了。」

但是小孩子仍舊不去搶，她反倒說：

「我不要爸爸的，爸爸不乖，他買一個小的。我不要小的。」

女人無可如何，假裝着笑臉到男人手中去取那個歡喜團，小孩見母親把自己
的大歡喜團放下了，便連忙跑了過來，彷彿惟恐別人搶了去。

周先生的嘴唇顫抖着，在用力忍耐，但當女人裝着笑臉到他手中去搶歡喜團
時，他卻不自覺地用力抗拒了一下，女人的身子稍稍一傾倒，恰好碰到一張不穩當
的小茶几，那茶几一搖，把一個茶盃跌在水門汀的地面上，碎了，小孩子見爸爸媽媽
是打架的樣子，哇的一聲哭了出來，剛要用小手去摸掉自己的眼淚，嘩啦，那個比人

頭大的歡喜團落在桌子上，又急忙打了幾個滾就摔倒地上，也粉碎了。作母親的正
要過來招呼孩子，明明是已經拿到了手的那另一個歡喜團却還認爲是死死地捏
在丈夫手裏，一撒手，那個像柚子般大的歡喜團也掉在地下，連轉也不轉一下，就粉
碎了，原來裏邊是空空的。周先生由於孩子的哭聲才驚醒了過來，他茫然於方才他
是在一種什麼情形中，以及自己是作了什麼。在歸途中所想過的一切，又在他的心
裏以最大的速度重演了一遍。而且緊隨着那兩個歡喜團幾乎在同時間所發出的
爆裂聲，他心裏也爆裂了一下：

『全世界都打爛了，你看……』

他忽然想起了這麼一句。這是昨天在辦公室裏聽到的一句話。那時王科長不
知在同誰吵嘴，彷彿在訓斥別人似地，大喝道：『全世界都打爛了，你看……』以下
就不記得了。當時大家正在談論日本和希特拉的互爲呼應，並說到英蘇以及東太
平洋各戰場都非常吃緊等等。不知爲什麼這句話却又忽然反響到他心裏來。他看

見小孩子哭個不止，作母親的也在眼睫毛邊忍着未落下的淚珠，他覺得很悔，他頹然坐下來，他想說些什麼，却什麼也說不出，他羞於啓齒，他只好自己裝着苦笑，用無神的眼睛注視着已經完全打碎了的歡喜團，他想：

『這東西真像個地球儀，那麼圓圓的，上邊花花麗麗，綠的自然像海水，黃的就是山脈，而尤以紅的爲最多，最鮮，那該是鮮……』

他的眼睛彷彿有點模糊，他看着那一塊一塊的紅色彷彿是流動起來了。

九七，一九四二，昆明。

附記：歡喜團一名米花團。

子午橋

最初是先從報紙上得到了故鄉淪陷的消息。我心裏想道：從今以後，家鄉不會再有什麼信寄給我了。多少年來本已很少和家庭通信的，抗戰以來，大概正因為戰爭才使人們太關心於自家骨肉的生死安危，我那弟弟就不斷地給我寫信，無論我流轉到什麼地方，我的背後總會有家信追趕着。現在家鄉既已落在敵人手裏，誰知道我的家裏人都已遭了什麼命運呢，越是到了最急於要知道消息的時候，也就恰好是最不容易再得到消息的時候。因此，我有許多天的愁悶。但一切事情又多出乎意料之外，隔不到兩三個月工夫我那弟弟的信卻又來了，那信上並沒有寫明發信地址，細看郵戳，那發信的郵局却是距我們村子很遠的一個小小村寨。他在那信中很簡單而又極含糊地寫道：『……我們的家鄉雖然已經有了許多變化，然而一

切都還相當「平安」當然，有很多人是不在了，都死了，尤其是李炳然……」

李炳然，李炳然是誰呢？這名字是這樣生疏，却又有點兒親切，真彷彿昨天夜裏的一個夢境，似有似無，似乎記得，又似乎毫無邊際，這使我不能自己地沈落在思索之中。說來奇怪，當一個人想起久別的故鄉時，與其說先想起來的是那裏的人們，卻還不如說是那裏的種種景色。可是當我想起了那裏的景色時也就想起李炳然來了。譬如此刻，我就先想起了我們那一片綠野，一片桃林，我甚至還記得我們村首那一棵老態龍鍾的大槐樹，當然，現在那棵樹也許早已不存在了，早已變作了柴薪，然而在我的記憶中，却還是在那枯老的樹幹上滿伸着青枝綠葉，還有那幾條大道，那為大車的輪子軋得深深的車轍，雖然那地方大半的時間是乾旱的，因此車轍中常是深可尺餘的黃沙，但我却總記起當夏雨時行的季節，滿了雨水的車轍就變成了小河，還有，那道旁的野草，在我的記憶中也還是青翠而柔軟，我又記起在村莊中間的一片廣場，要一件一件記起來真是數不清說不盡，因為那廣場上曾發生過無數

有趣的故事，而這些地方也都有一個李炳然的影子。我記起我們的小學校，那是建築在一個高臺上面的，在那裏，既可以從北面看到我家的炊煙，又可以從南面看到我家的田園，我記起幾座破廟，我記起子午橋，子午橋對了，對了，我看見那橋上站着一個人——他就是李炳然。

那麼還是先讓我沿着這座橋走下去吧，我要先說說這座橋。這是一座橋，可是哪裏有什麼橋呢？在遠古的時代這地方也許曾有過一座大橋，也許這座橋還有一段很神祕的歷史，但是我們却不得而知，我們的長輩們不會對我們談到這些。從我們作小孩子的時候起，那裏就只是一片稍稍傾斜的平地。這片平地恰好位置在我們村莊的中間，把這村莊分成了橋東橋西兩個部分。從這片平坡向南去，是一個大水塘，每逢下大雨的時候，從各處匯集來的雨水都流經這地方而注入那水塘中去。「子午橋」只是一個空空的名字吧了，這裏並沒有橋。不過這座沒有形體的橋在村人的意識中卻有着根深蒂固的作用。這座橋在無形中幾乎變成一道不可逾越

的國界。這村莊中任何公事私事無不以這座子午橋作爲界限：『橋東怎麼樣啦？』
『橋西又怎樣？』人們總是這樣說。我還清清楚楚地記得，我在兒童時代就對於這座橋懷着一種恐怖，對於橋東的小孩，當然，他們之對於我也是一樣，都是用不同的眼光看待，總覺得對方不順自己的眼，不稱自己的心，因此，我個人就很少涉足於橋東，除非偶爾隨了大人或許多小孩一同去。

在一般人們心中，這橋東橋西的界限是分得非常清楚的。就是我們的小學校裏，大家也因此而分成了兩個壁壘。

清明節一過，各處的秋千架都已拆掉。我們雖然只放了三天假，却已經完全把心魂跑野了，因此上學的第一天大家都極不舒服。上課的時間自然也都無心聽講，上完了課，於是許多人都擁到李炳然的桌子周圍閒談起來。

這正是桃花盛開的時候，從南面一列大窗子望出去，眼底就是遍地桃花。因爲

在上課的時候我們的先生曾講到了桃花，而此刻，我們大家也就正在談着關於桃花的事情。我的先生曾指着窗外說：『我看，多美呀，簡直是一片紅海。』紅海，什麼是紅海呢？我們都莫明其妙，我們都不曾見過海，只知道海是一大片水罷了，却不知道爲什麼說桃花就是紅海。

『今年的桃花可真密，俺爹說，只要這幾天不刮大黃風，俺家的桃能掛五萬，』李炳然很得意地說。

經他這一提，話題就完全落在了桃子的收成上。於是有人說，他爹說他家的桃今年能收三萬，有人說他家的桃子今年能收兩萬。這村子裏的居民，差不多家家都有桃園，但出桃最多的恐怕要數李炳然家了。據說，這村子裏的第一片桃樹就是他家的先人種植的，自從有了他家那一片桃園，人家看到這事極有利益，於是家家做效，鄰寧願把種五穀的田地種起桃樹來，這一帶的田地本是很宜於種桃子的，而桃林的下邊也還未嘗不可以仍舊種些豆子花生之類。

李炳然聽了許多同學的報告，依然沒有一家的估計能超過他家的「五萬斤桃子」！他望着窗外無邊的桃花，表現出一些無可如何的喜悅。他心裏正在說：「看嗎，咱們這莊子裏的桃要數俺家的最多喇！」話還不會出口，就聽到他背後一個孩子插嘴道：

「五萬！五萬還算多嗎？俺爺爺說俺家的今年能出八萬呢。」

李炳然一聽這話就很不自在，他跳了起來，一看是橋東的王長庚，他已經不能忍耐，何況王長庚又正在那裏寫着大字。今天是春假後第一天上課，誰曾開始習練大字？他向四周一看，真是一個用功的學生也沒有，大家都是三三兩兩的閒談着，而李炳然又是這閒話的中心，爲什麼你王長庚就能寫字！

「裝模裝樣！裝好學生！你家的桃子若是出八萬，俺家的就得八十萬！好小子，你橋東……」

「誰裝模裝樣？橋東怎麼樣？」王長庚並不服氣，把筆一擡就站了起來。他的滿濡了

墨汁的毛筆正好摔在自己的白紙上，在那白紙中心印上了一大朵墨花。於是大家都哄笑了起來，甚至有些小孩都拍起手來，這當然是惡意的，一方面高興王長庚把自己的白紙弄髒了是活該，一方面也是爲李炳然助助威風。李炳然一看在他周圍的大都是橋西的伙伴，他彷彿要爲了對得起伙伴們的鼓舞，就大聲嚷道：

『什麼橋東嗎？橋東沒有好人家，男盜女娼。出八萬桃？你媽出八萬桃毛倒好。別裝蒜，前些天刮了三天老北風，橋東的桃馬都刮壞了，還他媽長桃！』

他把左手向桌面上一拍，猛然坐了下去，他桌面上那個裝墨水的小磁蛤蟆也隨着跳了兩跳。

說起來那倒真是一件事實，兩月以前，正是桃馬開始膨脹的時候，忽然刮了幾天很冷的北風，雖然沒有降雪，但這比冬天下大雪可怕得多。冬天下雪，反倒可以使桃樹溫暖，惟獨春初刮冷風最有害於桃花。雖然說只是隔了一個村子，那村子東北方面的桃花確受了傷，而西南方面的則並無大損。這當然是村人們近來常常談到

的話題。

王長庚本來是有些膽怯的，今次却也並不服氣，他氣得連自己的白紙也撕碎了，揉作了一個團，像投一個石子似地，用了過大的力氣投向屋角的字紙簍去，但事不湊巧，那字紙球却恰好落到李炳然的桌子上，差一點兒不曾打到李炳然的頭。

『怎樣，要打嗎？』

李炳然一面說着，早已站在凳子上舉起了拳頭，還不等王長庚招架，那握得緊緊的拳頭早已打到了王長庚的臉上，王長庚再沒有勇氣抵抗，哇的一聲哭了起來。看熱鬧的人們最初只是惡意地譁笑，現在一聽王長庚哇的一聲哭了起來，於是都一哄而散，各人都回到自己的位子，忍着興奮，裝作用心讀書的樣子。有的人還暗暗嘟囔着：

『媽的，橋東，橋東才好，二狗子到橋西來打秋千調戲人家媳婦，叫人家打了個臭死！』

「橋東啊，連個秋千也紮不好，到咱們橋西去丟屎臉！」

「今年鬧元宵的時候挨打還磨挨夠，想想吧，狗改了不吃屎！」

人們俯在自己桌子上這麼嘟囔着，把多年的陳賬都翻騰出來了。單就鬧元宵說，這已經有過無數次，每年橋東橋西總難免打一次架，而每年過去，每年也仍舊大家一齊鬧元宵，去年是抬着神樓子先去橋東散燈，今年應當先散到橋西去了，可是橋東的人偏說去年是先去了橋西的，今年應當先去橋東。於是開始爭執起來，結果把神樓子也摔了，燒了，大家打成一團，畢竟誰勝誰敗也弄不清楚。我們的農民就是這樣子的，是那麼容易結仇，又那麼容易和好，事過了也不再提起，但誰也不能担保明年不再仇恨，不再鬥毆。現在這些小孩子們又提起來，自然還是在爲李炳然助威，因爲說這話的都是橋西的小孩，而他們都是佩服李炳然的。

李炳然見王長庚哭起來，不但不退縮，反倒更兇了些，接着一拳又打下去，這一拳正中在王長庚的鼻子上，並且罵道：

「弱種是好漢不許哭，咱們好好地打一個！」

他剛說完了這話，還未及反身，我們的先生就抄着一條戒尺進來了。先生來到並不吩咐，掄起戒尺就向李炳然身上打去，戒尺落在李炳然背上像殺進肉裏去而又抽了出來似的撲撲地響着，那聲音每響一次，我們的心都緊縮一次，彷彿那是打在我們自己的身上一樣，我們都把頭俯下去，一點聲音也不敢出。屋子裏靜極了，除了那撲撲的戒尺聲外，只有先生的呼呼喘氣聲可以聽到。我們甚至可以聽到窗外田野中的吡牛聲，車輪聲，簷前的鳥叫聲，以及村裏女人的呼喚聲，但是我們聽不到李炳然的聲音，他在咬着牙齒忍受，他不辯駁，也不抵抗。至於王長庚，我們以爲此刻先生來了，他也許更要大哭起來的，可是他未曾再哭。大概先生也覺得不能再打了，這才呼呼地喘着粗氣，把戒尺噹啷向地下一擲，仍舊回到了自己的房間去。

這時候，我們自然都回過頭來了，沒有看見別的，卻只見一個橋東大孩子名叫張發遠的從外面走了進來，他還故意用兩手一再地結着腰帶，彷彿像剛從便所中

回來的樣子。屋子裏還是寂靜的，大家都不敢有所表示，只看見李炳然咬牙瞪眼地坐在位子上，眼上可並不見一滴淚珠。

一直到我們放學回家的時候，我們不曾聽到李炳然說一句話。出了校門，於是橋東橋西的學生很自然地分成了兩夥，李炳然拉住了許多自己的伙伴恨恨地低聲說道：

『要制服老子是比登天還難的，咱們還是走着瞧吧，張發遠那小子去告了狀……』

第二天早晨上學的時候，一切都和平日一樣，昨天的事彷彿不曾留下一點影子。李炳然雖然挨了先生的戒尺，但他的家裏人彷彿並不知道，他一定不肯告訴給家裏人。他照常到學校來了。一連兩堂課上完了，李炳然才從自己的書包裏取出了一個黃鮮鮮的糕餅，他把那方方的糕餅放在自己桌面上，然後就用一把裁紙刀切成了許多小塊。這時候，許多雙小眼睛都注視到他的桌面上來了。看吧，這是多麼稀

罕的東西呀！平常素日，也有人喜歡從家裏偷了吃的東西來分給朋友，不管那只是一塊米麵餅，或只是一塊醃蘿白，只要是拿到學校裏來了，只要是用小刀把它剖割得整整齊齊的了，那就是一個天大的誘惑，吃得到的是無上光榮，吃不到的當然就懷恨在心，認爲這是那個分東西的人和他爲仇，何況今天李炳然要分的又是那麼好看的糕餅！有許多窮家孩子，是根本不會見過這種東西的，已經在口饑得咽唾液了，有幾個小孩已經搭搭訕訕地跑到李炳然跟前，仰着笑臉問道：『李炳然，你可給俺點吃？』李炳然就笑笑，看看是自己歡喜的人，就笑着說：『就給，給兩塊，』看看是自己平素不喜歡的，就故意變了臉說：『鬼孫，滾你媽的吧！』有些人還故意望着王長庚的臉嘲笑道：『等着吧，人家還要請你的客哩。』王長庚自然並不做聲，只是很難爲情地俯下頭去。李炳然開始分送他的糕餅了，分完了，大家這才知道，今天凡是橋西的同伴都有一份，凡是橋東的一個也得不到。

到了下午上學的時候，張發遠也照樣作了一次，他從家裏帶來了落花生，一人

分一個，凡橋東的學生都有份，橋西的自然都沒有。可是等先生來上課的時候就發現了地上的花生皮，當先生問到是什麼人帶來了落花生的時候，大家就猛然聽到有人報告道：『是張發遠！』站起來作報告的不是別人，卻正是李炳然。那結果是張發遠受三天值日生的處罰，三天以內他負責教室內的清潔。可是三天以內這教室內就不會有一次清潔過，只要先生不在屋裏，就必須累得張發遠以及他的一幫朋友們一再地到處揀拾字紙，打掃垃圾，假如不拾不掃，就必定有無數小嘴在喋喋責罵，一面罵着，一面就故意向地面棄擲骯髒東西。而最後居然有一個橋西的小孩說，當張發遠打掃他的桌子下面時，把他的一管鉛筆偷去了。那小孩自然是去告了狀，等先生來搜查時又恰好從張發遠的抽屜裏搜了出來，張發遠不但挨了二十戒尺，還被記了兩個大過。

是這事情不久以後的一個禮拜六晚上。雖然表面上大家還都在燈下溫書，但忽然傳來消息，說是我們就要開戰了，這真是又令人興奮又叫人害怕的消息。這到

底是怎麼回事呢？這戰要怎麼開法呢？在什麼地方打呢？每人的書本都攤開在面前，但並沒有人去翻弄書葉，雖然每人口裏還在高聲地哼着書，而且還故意特別把聲音提高了些。間或又聽見有人沙聲說：『要開戰，那怎麼還不下戰表？』等一回又聽說戰表已經下了，說是等下完了燈書就動手揍人，橋東橋西都要出馬，誰不到場的就是弱種。其初聽說那戰場就是子午橋上，以後又聽說不在那裏了，改在橋南的水塘旁邊。一會說又改了，說是怕大人們看見，乾脆把戰場搬到土地廟外邊。那裏是曠野，不會被人覺察，而且那地方歷來是個戰場，那裏會活活地打死過人，還曾經有年青女人在那廟門上吊死過。等一回又說大夥都發過誓了，誰也不准走漏風聲，誰若走漏了風聲，就不是人造的，連他的祖宗百代都不是人，可是又有人說不能用祖宗百代來發誓，因為橋西的人家完全姓李，都是一個祖宗的血脈。最後又忽然傳來一個消息，說凡是十歲以下的不准參戰，於是十歲以下的小孩們反而失望起來。種的消息在傳播着。但是這些消息怎樣傳播開的呢？大家都安坐在位子上，連李炳然、

張發遠、王長庚他們都沒有什麼變動，各人的書都擺在面前，而且每人都用力地高聲朗誦着，聽起來就像一剎那也不停歇的暴雨，什麼事情也沒有，可是什麼事情也都來了，都在書聲中傳遍了，醞釀成熟了，真正的暴風雨就要到來了。我們的心都縮得緊緊的，不住地跳着，既怕那時刻的到來，又希望那時刻快些來到。而這個時刻也就很快地來到了。隨着下課鈴聲，大家都陸續離開了學校，出了校門，人們並不一齊直奔戰場，大家都默默地散開來，就彷彿各人依然要回家就寢似的。我想問問李炳然，但我還不會開口，我實在因為太緊張，開不得口了，李炳然已經倉倉忙忙地把我送到了門口，替我叫開門，把我推到門裏，大門也就像每天晚間一樣，隨着我的脚步，叮叮東東地關閉起來，而且鎖起來了。李炳然是每晚送我回家的，但今天晚上却叫我很不高興，雖然我也是十歲以下的孩子，不叫我去參加這一次戰爭也是極不甘心的。但是有什麼辦法呢？我不能開門，更不能告訴任何人。我睜着一雙大眼臥在床

上，却無論如何也不能入睡。

第二天是星期日。雖然是星期日，鄉村的小學校却還是照常開門的，而且不准無故缺席。我早晨醒得很早，急急忙忙地到了學校。學校裏非常冷靜，已經到校的也只有幾個年齡較小的孩子。一直等到很晚，才又到了一部分人。大家都裝作無事的樣子，可是明明有些帶了傷的，看到那幾個大學生臉上的傷痕，我只是默默地，不能說任何話。這一天，李炳然不會來，聽說他傷得很利害，他當時和王長庚擰作了一團，後來王長庚跑掉了，他就在後邊追。天色是烏黑的，那地方道路又極其不平，他一脚跌在很深的車轍裏，把腿摔壞了，是否摔斷了骨斷，此刻尙無法知道。王長庚也傷得最重，他的頭上被打了幾個洞，張發遠則只是打落了一個門牙，其他因受傷而未到校的還不少。等到教室的空氣漸漸鬆動起來了，於是橋東的和橋西的談着，橋西的和橋西的談着，又不時地互相送着奇異的眼色。此刻大家所談的是關於昨夜開戰時所用的武器。他們說李炳然的武器有許多種，他手裏提一根木棒，這木棒是他早已埋伏在戰場旁邊的，所以他剛剛跑到戰場，雖然天黑，他卻只一伸手就把那大木

棒從土裏抓了出來，他還有袖箭，他的袖箭射得很穩，他平日常常在他家的後園子裏練習，能夠在百步以外打中一棵榆樹。

『袖箭？袖箭夜裏可不好用，還是灰瓶厲害！』

『灰瓶？什麼灰瓶？』有人驚訝地問。

『就是裝在瓦瓶裏的石灰，原是打土匪用的，土匪來到樓下，樓上就撒開石灰瓶，石灰能迷瞎了土匪的眼！』

『是誰用了灰瓶呢？』另一個問。

『就是劉天遂那個小子！』

『聽說牛全福還用了飛鏢呢。』

這些消息都給我們無限誘惑，我深深悔恨李炳然不讓我去參加這一次戰爭，但後來又聽說李炳然的眼睛被灰瓶迷瞎了的時候，我心裏覺得說不出的難受。

這一天我們都在極嚴肅的空氣中度過。我們看見先生的屋子裏出出進進有

好多人，這裏邊有莊長，街長，還有很多學生的家長，李炳然的父親也來過幾次。我們不知道他們在幹些什麼事情，我心裏非常沉重，甚至回到家裏吃飯的時候，我連一句話也未能說出。我的家裏人卻早已知道了，母親說：『你這東西，幸虧昨夜磨去，去了也就叫人家打成爛泥了。』

過了幾天，同學們差不多都到校了，連張發遠也來到了，他的缺了一個門牙的相貌顯得特別難看，他成了我們取笑的材料，苦得他天天緊閉着口唇，不敢輕易啓齒。王長庚不會來，李炳然也不會來，他們是永不再來了。以後我看到李炳然，他的創傷已經好了，他說我們的先生還勸他到校，只要他能改過。

『我改他媽鳥過！』他把眼一瞪，這麼說，『要制服老子是比登天還難的，咱們還是走着瞧吧！』

他一面說着，一面切了切牙齒。此後，我們還從他的口裏聽到一些消息。有一個消息很快地就在我們同學中間傳開來，說我們的先生要『飲酒（引咎）辭職』了。

我們對這件事都不大白。辭職爲什麼還要『飲酒』呢？可是等到臨放暑假的時候，他們果然是飲了一次酒，其中有莊長，橋東橋西的長者，還有幾個學生家長，李炳然的父親也到了場。我們的先生坐了首席，他們大家陪着，他們大大地飲了一次酒，有幾個人居然醉了，可是結果我們的先生並未辭職，聽說他下半年仍舊回來。這自然使我們非常喜歡，因爲他是我們橋西的親戚。

我們的桃園和李炳然的桃園是相鄰的，放假以後，我和李炳然便可以天天在桃園裏見面了。

在我們小孩子眼裏看來，桃子成熟的季節，比較桃花盛開的季節是更爲可愛的。不管先生給我們講了多少關於桃花的美麗，卻總不如桃子的香甜之更爲實在。桃子熟了，遍野都是桃香。早晨起來，樹葉草尖上都閃着晶晶亮的露，一夜之內，桃子又添了不少顏色，我們就揀那最大的顏色最美的，自己先嘗一個，經過露溼的桃子，真是清爽極了。早飯以後，各家桃篷裏便熱鬧了起來，老媽媽小姑娘在篷子前面紡

棉花，作針線，男人們就爬高下低，選摘那成熟好了的桃子挑到市上去賣，從遠方挑了擔子來買桃的人在各處走動着，不憚煩瑣地講着價錢。有多少大車工東工東地響着，載了滿車的桃子運到河口去裝船。像秋天是收穫的季節一樣，這桃季也是收穫的日子。

這時候，我和李炳然是日日不離的伴侶，他比我大過五七歲，可是他比我知道的事情真多。他給我講桃王的故事。他說，誰家的桃園裏有了桃王，這園裏的桃子便永久不會摘盡。這桃王是一個最大的桃子，它不生在那樹枝，却生在樹樞杈上，它永被許多繁茂的綠葉掩護着，它也永遠是青青的，永不紅，也永不熟。假如自己桃園裏發現了桃王，就千萬別叫人家看見，因為一經人家看見，這桃王便不見了，這一園的桃子也就完了。

『你家的園裏可有桃王？』我很迫切地問。

『當然，每年都有，』他肯定地回答。

『那麼……』

我知道問也無用，也就只好作罷了。我還在私心裏想道：萬一我家的桃裏有桃王就好了，但無論如何也不能讓李炳然知道。

他又每每學着大人的樣子，在桃林裏走來走去，看每一棵樹上掛桃多少，從一棵樹上摘下幾片桃葉代表一宗數目，最後再把這些葉子總算起來，很有把握地告訴道：

『我猜透了，這個園裏一共能出一萬二千桃。』

我看了他那把一束桃葉夾在手虎口裏數着算着沉思默想着的自得情形，我心裏不自覺地感到佩服起來。

我常常到他自己的篷子裏去玩。他已經敢獨自睡在柵子裏作守夜人了。我却不行，每到夜晚，我便不敢再留在這充滿了可怕傳說的野地裏。我看見他的篷子周圍插了一些短短的桃枝，還栽上了許多鴿子的翎毛，我早已聽說過這些東西的用

處，看了這些東西我就感到很不自在。

『你看，就是那邊那座墳，那是一個跳井淹死的小媳婦，夜裏常常出來。』

他又告訴我，夜裏在外邊常常聽到有人哭着叫他的名字：『炳子，來呀！炳子，來呀！……』這樣子叫他，可是他不能答應，萬一答應一聲，他的靈魂兒就被那個屈死鬼拉去作了替代。

我聽了這話渾身感到一震。我真想問問他可曾看見過鬼物的樣子，但還不等我問，他就先向我說了：

『我不怕，我在篷子外面插了這些桃枝和翎子，這些東西是可以避邪的。鴿子翎要純黑的，不許有一點雜毛，桃樹枝要朝着西南生長的，要在半夜裏先拜了北斗，再去折來……』

我們的日子過得很快活，許多橋西的小孩都常常在這裏聚會。

是一天的下午，我們五六個伙伴正在作着「打鞋排」的遊戲。當大家爭得最

厲害的時候，李炳然忽然怔住了，他怔了一會，不說一句話，提了一隻破鞋子便跑開去。他跑到了一家的桃園裏，我們正在驚訝於不知道他在幹什麼，忽然聽到一陣用力撲擊聲和一個孩子的哭叫聲從那蔭蔽着的樹叢裏傳來，而且從那哭叫聲我們也猜到那挨了打的是什麼人。一直等到李炳然又提了鞋子跑回來時，那個孩子還在哭着叫着。

『可是李興那小子？』我們問。

『不是他是個球！』他憤憤地回答，同時把那一隻鞋子又丟回到「鞋排」上，『我早就看見那裏的樹枝在搖動，跑去一看，果然他在偷桃。真他媽混賬，他看着自己的桃子，却趁空偷人家的桃子，怪不得那小子今天不和咱們一塊兒玩，那個賊！那個奸細！』

李興是奸細，我們都沒有忘記，也大概正是爲了這個，我們才不大喜歡同他一塊兒玩。當我們橋西和橋東尚未下戰表的時候，他就先向橋東的牛全福漏了口風，

牛全福是他的親表哥，他又爲了贏得人家一個小銅板而一口氣喝完了四十杓子「真涼水」，結果是大病一場。我們都瞧不起他。

從今以後，我們一連三天都不曾看見李興的影子。但第四天他就又來了，他是同他的叔叔一塊兒來的，他尾在他叔叔後面，顯得非常生怯，我們不理他，也不知道他們到這裏來的目的，只看出他叔叔的臉上滿裝了生氣的樣子。他叔叔來到就用力捉起了李炳然的胳膊，厲聲地說道：

「炳子，我已經同你爹說過，以後要再打架，我就揍死你。聽見嗎？不准打架，要好地在一塊兒玩！」

炳子瞪着眼並不作聲。我們多少雙小眼睛都用卑夷的眼光注射着那叔叔兩個。

最後李興的叔叔又說了幾句訓斥的話，沉默了一回，才又不好意思地對着李興說道：「你怎樣？你可願意同他們玩？不明天來？好，那麼你明天就來好了。他不敢打

你。」李興顯出無限寂寞的樣子，又尾在他叔叔後邊走了。他們走出不多遠，李炳然便恨恨地罵道：

『你媽賊奸細，窮種！找你叔叔來虎人呀。要制服老子，是比登天還難的，咱們還是走着瞧吧。』

第二天我們一伙又聚了，在李炳然的園邊上。我們並不預備作任何遊戲，只由於李炳然在我們耳朵上嘟嚕了一陣，我們便開始工作起來。我們先在道旁的平地上，用小刀挖了一行深坑，等李炳然把每個坑都察看過之後，說道：

『好！咱們大家來屙吧！』

於是每個坑裏都屙上屎尿。然後又在坑上面掩上了樹枝，樹枝上覆上了乾土。那情形看起來與平地並無異樣，除非我們自己，別人是不会看出我們的詭計的。這時候，李興就果然畏畏縮縮地走來了。但是也許很出乎他的意料之外，我們不但不拒絕他，反倒很誠懇地歡迎他，我們在同他商量着作種種遊戲。最後我們決定了，我

們要賽跑，誰能跑在最前邊就贏桃子吃。李興自然是答應的，他一見我們那種興奮的樣子，早把過去一切都忘記了，他只在一心想吃桃子。我們站好了一排，分開間隔，各人拉好了開步跑的姿勢，而李興的起碼地點却是由我們安排定了的。我們誰都不笑，不表示一點驚異。尤其是李炳然，他非常沉着，彷彿一切事情都和他毫不相干，他只是參加在我們中間罷了。『一，二，三！』起碼的口號喊了，而一陣震動原野的笑聲也爆發了起來，我們都笑得前仰後合，有的人笑得在地下打起滾來，有的人笑得流出淚來，李炳然兩手叉在腰間，切着牙齒，他却一點也不露出笑意，他對着那個沾了滿身尿尿的李興喝道：

『你賊！你奸細！你哭！不准哭！不准出聲！不准回家告狀，回家說一句話老子就揍死你！』

他一手叉腰，一手握緊了拳頭，那拳頭在李興的鼻子尖上幌了幾幌。李興果然不敢出聲，只是用自己汗髒的手指抹着滿臉的淚水，然後默默地走開了。

這一天下午，李炳然就不會同我們在一塊玩耍。等我們到他的篷子裏去看時，卻見他正在那裏用一塊石頭磨着他的長鎗。他的篷子裏本來有一支紅纓槍的，可是已鏽得不像樣子，他此刻正在用力磨着，他說他要磨得它耀眼正光。

『今天夜裏我不想睡覺，』他說：『我要防備報仇，我知道李興的叔叔是不會甘休的。我不怕鬼，我也不怕人。桃枝鳥翎是防鬼的，要防備仇人就必須用刀用槍。要白刀子進，紅刀子出，就這樣——』

他拿起他那已經磨亮了的長槍，向着又紅又大的落日作了一個衝擊的姿勢。暮色漸濃，四望有白茫茫的煙霧籠罩着，一陣風來，吹得高粱葉子刷刷作響，有蟬鳴的聲音，有螻蝻長吟的聲音。我們却都沉默着。

就在這一年裏，我離開了家鄉。一直等到「九一八」事變以後，我才由北方又回去一次。那時候李炳然已經是三十幾歲的人了，他作了丈夫，作了父親，他成了一

個家庭的支持者。因爲連年荒亂，他的家產也衰落了。不但他家，那村莊中人民都是在困苦中生活着。當我一闖入我那故鄉的境界時，最使我驚訝的就是那裏的桃樹已大都不見了。這真是一個太大的變化。我當然看見了李炳然。他那高大魁偉的樣子顯得非常蒼勁，他在衆人叢中擠進來同我見面，還惟恐我不能立刻認識他，他忽然又有點兒羞怯的神色。當我興奮地伸手給他時，我所握到的手掌却使我非常驚訝，那隻粗大的手掌上却只剩了無名指和小指，我當時不會問他，却只在驚訝之餘又感到了一些憂傷，正如當我看到那一片原野上不見了那些桃樹時的感覺一樣。以後我才知道，這是幾年前，他率領着鄉勇們和土匪作戰的時候，因爲自己的槍爆炸了的結果。那時候他把鄉勇們都分派到各個路口，而他自己則兩手各拿一支短槍獨立在子午橋的中央，直到自己受傷時還在奮力地和匪人戰鬥着，而匪人也終於無可如何地退去了。人們，連老年人也一樣，都在讚嘆着他的勇敢與謀略。他幾年來替莊子裏作了不少事業。他領導着建設了公倉，開鑿了許多灌田的公井，他用

種種方法領導大家和天災人禍抵抗。他還把小學校重新修建過，班次擴充了，設備也充實了，現在是這一區的模範學校。可是他自從那一次因為橋東橋西的戰爭被學校開除，他就不曾再入過學校。他很有志氣，他自己很用功，他關心一切事，又肯負責任。我自己在外邊住了多年，白手歸來，在這個老同窗面前却感到了不少慚愧。我們有很多次親切的談話，我們還偶然談到過去，談到我們的小學生活，談到我們的桃園生活，談到我們幼年伴侶的種種遭遇，他們有的已經因病或其他不幸而去世了，我們言下不勝感嘆。但我們比較起回敘往事，卻還是更多地談到了當前的事情。他希望知道的事情太多了，我簡直不能夠滿足他的希望，他向我打聽「九·一八」事變的經過，他很憤慨，他說出他的感想，他說：

『日本人要制服咱們中國是比登天還難的，只要咱們大家一心破死破活地和他拚上！』

他伸出了他那殘缺的手掌在面前用力地搖擻又搖擻。

現在，現在是一九四二，去「九·一八」已經有十一個年頭，我們的抗戰已經有了六個年頭。這些年來我不會回到家鄉，故鄉的許多人在我的記憶中已經有些模糊了，就連李炳然也是一樣。而今天，我却在萬里之外要記起這個人的一點一滴。我一再地讀着我那弟弟的來信：『我們的家鄉雖然已經有過許多變化，然而一切還都相當「平安」，當然，有很多人是不在了，都死了，尤其是李炳然，他也死了，可是他死得很好……』

『他死得很好！』他怎麼死得很好呢？我相信，大概就因為李炳然，敵人決不會容易地就征服了我們那一片鄉土。

我的眼前彷彿又看見那一隻殘缺的手掌在用力地搖擺，我想像他那魁梧的身影猶立在子午橋上，我的耳邊還似乎聽到他在咆哮：

『要制服老子是比登天還難的，咱們還是走着瞧吧……』

八七，一九四一，昆明。

後記

抗戰期間，曾在桂林的工作社印過一個短篇小說集，書名「歡喜團」。這本書出版不久，桂林即淪入敵手，因之除已經發出的若干冊外，其餘大部分都燬於炮火。爲了保存那本書的一點痕迹，於是選取了其中的四篇，略加修改，附在這個新集的後面。這裏一共是十三個短篇，雖然把它們放在一起，但它們的並不完全一致却是很顯然的，因爲它們是在很長的時間內偶然被留了下來的東西。

三十五年二月二日，昆明。